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二本　第二分

目　錄

支脂之三部古讀攷……………………………………林語堂

鈔本甲乙事案跋……………………………………朱希祖

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陳寅恪

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徐中舒

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王靜如

中國古音(切韻)之系統及其演變……………………高本漢著 王靜如譯

聽寫倒英文……………………………………………趙元任

殷墟沿革………………………………………………董作賓

甲骨年表………………………………………………董作賓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刊印

本刊附白

(一) 本刊爲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物之一，此外之單刊，專刊，史料集等，另行發刊之。

(二) 本刊每四分爲一本，每本約有五百單葉。每本完時附以目錄，檢題，及每篇之英文或法文提要；其原以外國文箸作者，附以漢文提要。

(三) 本刊原爲本所同人發刊其論箸之用，但國內外同業此學者願以其箸作投登時，本所當敬謹斟酌之。所外人之稿件，如經刊登，當酌送些須之工作費，以償補其爲此所費之雜費。至於獎金及出版規則，另由中央研究院詳定之。

(四) 每文加印單册五十份由作者有之。如作者願多加印單册時，至遲須於最後次校稿時聲明，並自任其費用。

(五) 凡以稿本交來者，編輯部只決定其刊入集刊與否，不爲排列次序。故本集刊各文之次序，均以交到編輯部之先後爲定。

本刊又白

本刊第一本第二分在北平京華印書局刊印延期，以致在第二本第一分出版時，第一本三四兩分尚未出版。同人至爲抱歉！玆已頻催承印人速印，不久當可出版。年來國內需要較多技術之印刷事業已甚感困難，而敝所刊物製版刻字較多，尤不能如期印就。現業已付印而延期出版者十數件，此應請讀者鑒原者也！

本所集刊編輯部

支脂之三部古讀攷

林語堂

五支六脂七之，法言切韻分得甚當，自唐初功令定爲同用，遂失其傳，至杜甫作近體詩五支仍獨用，尚守六朝家法。[illegible]六書音均表，發[illegible]古韻三部界限應分，合之皆爲一部，脂微齊皆灰爲一部，支佳[illegible]之咍[illegible]通用，但之[illegible]不通，算爲古韻學一大發明。[illegible]此，戴氏反復詳審數年，[illegible]序六書音均表，[illegible]大快事歟？ 但是[illegible]三部古讀之分，[illegible]音的差異，也未能求其奧妙。 段氏[illegible]有見乎？ 抑同古家之一守？ [illegible]支韻必獨用，「萬中不一誤乎？」 [illegible]得聞而死，豈非大幸也？ 此書作於嘉慶壬申七月，[illegible]，十月段氏爲江書作序，仍未見有何對於三部古讀分別的討論。 過三年，段氏卒，此後音韻家對於三部古讀，仍然不得其解。 至近人如陶闓甫直認古韻與今韻不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實是無可如何（見切韻考）。

一• 支脂之古分三部發明的歷史

支脂之古代分用發明之功屬於段氏，但是差不多同時獨立發明的有王念孫。 據段氏序聲類表，其發明時期是在一七六七年（丁亥）。 惟序江晉三書，謂在丙戌，丁亥間，即一七六六至六七。 一七六九年與正戴東原於都門，戴未敢遂信。 後四年，一七七三年（癸巳）十月，戴氏遺書與段說，『大著辨別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眞蒸之不相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攷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是戴氏攷訂此說在此年。

王念孫分韻，精於戴孔段三家，而未有專書行世，考其發明支脂之三部之分，當

在一七七六至一七八〇年間，約後段氏十年。 段氏書刻於一七七六年四月，而王氏見段書在一七八〇年後。 王念孫與江晉三書（一八二一年）說：『年二十三（當係三十二之誤）入都會試，得江（永）氏古韻標準，始知顧氏分十部，猶有罅漏，旋里後，取三百五篇，反覆尋繹，始知江氏之書，仍有未盡。 輒以己意，重加編次，分古韻爲二十一部，未敢出以示人。 及服官後，始得亡友段君若膺所撰六書音均表，見其分支脂之爲三，眞諄爲二，尤侯爲二，皆與鄙見若合符節……』。 按王引之作石臞府君行狀（見高郵王氏遺書），『歲在乙未（一七七五）年三十二，試禮部中式……改爲翰林院庶吉士……旣而乞假旋里，以著述爲事，當謝絕人事，獨居湖濱精舍，窮搜博采者，四載有餘，年三十七入都……』。 行狀所言與致江氏書所言相符，所謂旋里後至再入部其中四載，一七七六至一七八〇年間，當爲王氏考訂二十一部時。 到再後九年（一七八九）段玉裁以事入都，兩人始得會面，討論古音，王氏所見，有段氏所未見者，尤其是關於入聲分配，段氏從與不從各半。

此外同時考訂古韻分部者有二位。 一爲孔廣森，孔氏成書在聲類表後（一七七七後），但是已看過段氏的書。 一爲江有誥，他來得晚，可以說是集顧江戴段孔五家的大成，但是於一八一二年見段之前，只看見段書，未看見戴孔的書。 巧在他所見的大概都與王念孫所攷相同，極爲精確，使王氏引爲海內知己，段氏也稱他說『閉戶造車，出而合轍』。 現將與此事發明相關事略及其年月臚列於下。

一七六六——一六七年	段發明三部之分。
一七六九年	段將此說就正戴氏。
一七七三年春	戴考訂三部之分，與段所見相符。
一七七三年十月	戴遺書與段承認古分三部。
一七七六年四月	刻六書音均表。
一七七六年春	戴遺書與段詳論古韻，改七類爲九類。
一七七七年正月	戴序音均表
一七七七年五月	戴著聲類表
一七七六至八〇年	王考訂廿一部，獨立發明三部之分，
一七八〇年後	王始見段書。

一七八九年八月　段見王於京師。

一七九二年　段見孔氏詩聲類。

一八一二年三月　江作書與段，討論音均表得失。

一八一二年七月　段復書與江。

一八一二年九月　江見段於蘇州枝園。

一八二一年　王見江著詩經韻讀，作書討論。

（按葛其仁一八五二年撰江晉三先生傳謂江氏分支脂之爲三『嗣得段茂堂先生六書音均表持論多合，益自信』，如此則江氏三部之分，也是獨立發明，以江氏之精審及三部用韻之分明論，當是可有的事。而且江氏長嗣鴻善爲葛氏門下，所言當是事實，惟江氏自述文字中，未有直接證據。）

二・　過去音韻家對於三部音讀的推測

段氏發明支脂之分爲三，至晚年仍自恨不得其解，上文已經說過。但是段氏指出一條線索是對的。六書音均表一，『第一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分用說』說『古七之字，多轉入於尤韻中，而五支六脂則無有，此三部分別之大概也。』段氏以之咍爲第一部，列蕭部，尤部前，而以脂次之，以支次脂，又以歌次支，是本各部音轉的痕跡，由音轉關係再去推本音性質，是最自然最合理的原則，只可惜段氏發音之學（那時所謂『等韻』）未精，所以雖然已經走上正道，仍舊未能發其底蘊。段氏一七七五年十月與戴東原書說『之咍音與蕭尤近，亦與蒸近，脂微齊皆灰音與諄文元寒近，支佳與歌戈近，實韻理分劈之大端』。算是段氏已經窺見門牆，略有幾分感覺此數部音理，特發音知識不足以應之。結果，他仍是認之部爲 i（伊）音，並讀轉入尤部之字爲 i，如『尤讀怡，牛讀疑，丘讀欺』，（見『古十七部本音說』），殊不知既然讀伊音，何以用韻上不能與脂韻字相押，這個道理是說不通的。

其餘如孔廣森江有誥也是這樣讀法。如孔氏詩聲類，『陰聲五下』『丘』字注『古讀若欺』，『裘』引顧炎武說『古音渠之反』，『有』字下注『古讀若矣』『久』字下注『古讀若已』……江有誥詩經韻讀亦主相同，如關雎篇三章『左右采之』采注『此止反』，『琴瑟友之』，友注『音以』；摽有梅，『梅』字注『謨丕反』；綠衣三章『俾無訧兮』訧注『音怡』；終風二章『終風且霾，惠然肯來』霾注『謨丕反』，

來注「音釐」；匏有苦葉四章「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否注「方以反」，友注「音以」……這與段氏是一樣不通的。因為他們脂之也是讀伊音，既然同音，自然用韻上不能分開。用韻上分開「至千萬中無一誤」自然應該假定讀音不同了。

三• 之咍部的音轉

之咍每與尤幽通轉，而支脂與尤幽絕少相通，故[illegible]認為這是三部分別的所在，這自然是推測支脂之三部古讀分別所必注意下手之處。所以要考究之咍的古讀，首要件，須能滿意的解釋這部與尤幽通轉的關係。如[illegible]
思，媒，絲，[illegible]，[illegible]……偕，尸，師，[illegible]，及支部[illegible]
祇[illegible]，就可以窺[illegible]

此外要注意之咍部中[illegible]古音，本來有點奇奇，此外還有轉入尤部，脂部，侯部的字[illegible]

汶，[illegible]，[illegible]，右 苕蕭二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二章　[illegible]

牛，[illegible] [illegible]二章　[illegible]

[illegible]，思，來 子衿二章　[illegible]之脂[illegible]

子，否，否，友 匏有苦葉四章　[illegible]之尤尤尤)

[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 北[illegible]二章　(之之之侯)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賓之初筵四章　(尤之尤)

駓，騏，伾，期，才 [illegible]二章　(脂之脂之咍　按駓伾二字脂韻段氏認為古本音，故不言脂之「合韻」。

這種奇異的合韻（本音不本音，現不必論）是我們推求此部音讀的最好機會。但是有一樣，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的，就是之部隱隱顯出有u「烏」音的成份了。

第三項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聲母與各韻的連帶關係，這是凡考古音者所必注意，而中國音韻家所未能注意的一種方法。其實若依聲母給他們分析起來，這些凌雜的合韻已井井有條了。茲將三百篇中古之咍部相韻之字，悉數依其聲母及其後來轉入他韻的部屬，依次分列於左（入聲字不列入，說見後）：

切韻韻母 \ 聲母	韻母	脣音 p p' b'	m	送氣 h	舌尖舌葉音 t t' d' l / ts ts' dz' s / nj 等	舌後音 k k' g' / ng	無聲母
之	不圓脣(之)			熙嬉僖	治貍恥李里裏 理鯉之蚩時塒 詩絲茲鶿止沚 趾祉齒特時俟 涘似始祀汜史 使子耔士仕梓 寺嗣思試事字 譏織棧	其期騏淇祺棊 萁欺姬紀芑杞 屺起忌諆	飴貽已苢矣以 異意
脂	圓脣(脂)	駓伾秠否	備	洧鮪		龜	
咍	不圓脣(咍)	倍		海	臺萊殆怠來 能才偲宰采 在載塞		
灰	圓脣(灰)	坏鋂梅痗	佩背配	誨			
尤		罘紑婦負	否富			丘俅裘牛玖 久疚舊	尤訧郵有友 右又侑洧
侯		畝母					
附註		受脣音母影響轉入圓脣(合口)韻。又有背韻霾薶埋三字		可圓脣可不圓脣	惟有不圓脣之之咍無轉入脂灰字並無尤韻字	咍灰均無。有尤韻。	咍灰並無。有尤韻。

根據以上的表，我們可以發見幾層道理：

（1）此部中明明有兩種可以互相通押的韻母，卽之咍。 其屬脣音聲母的變入脂灰。 （清朝音韻家分古音爲部，此分部意義，僅可以指同部之數韻可以同用互押，並不是說凡古同部之數韻，只有同一讀法；例如脂微齊皆灰同部，只算此五韻韻尾相同之程度，如 ei, wei, ai, uai 足以使他們相協無礙。） 所以 p p' 等有脂灰而無之咍，t t' ts ts' 等有之咍而無脂灰，惟 h 音圓脣不圓脣的韻母並有。

（2）k k' 等及無聲母字，本部沒有入咍灰韻的。 怪韻有『戒』一字，但是怪古入聲，故不在此例。

（3）轉入尤韻的是 p p' k k' 等聲母字及無聲母字，t t' ts ts' 等沒有轉入尤部字。

（4）m 母字並有入侯部的。 （母字詩中十七見皆在此部惟蝃蝀與崇朝其雨之雨字（魚韻）韻，當係孔氏所謂方音。 本音在此部無疑。） 有了這些整齊的事實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探討這部字的音讀了。

四． 之古讀 ü，咍古讀 eü 說

凡要假定這部字的古讀的必須顧到三件事。 （1）本部字必可韻尾相協，音韻至諧，才可以解釋他們同部互押的理由。 （2）本部字後來音轉不同的，必須解釋其不同的原因。 （3）本部字必與支脂部韻尾相差頗遠，所以不能與此兩部字互通。

依這些條理推測，可以決定之部古不讀伊音。

（1）單憑 i 音是不會產出尤 iu 音，如『丘，裘，有，友』等字，假定由k'i, g'i, i 變入k'iu, g'iu, iu，於音理上是不甚合的，雖然非絕對不可能。 必定『丘，裘，有，友』的古本音，已含有圓脣烏 u 音成份。

（2）假定伊音，更不足以解釋之咍與侯魚模等合韻的關係。 段氏所認爲合韻的有『膴』『呶』『茂』『造』等字（上表不列入），卽使假定這些是方音，似乎也難相信之部讀伊音，而與這些字合韻。 （例如緜三章以『膴，飴，謀，龜，時，茲』合韻。）

（3）之部若讀伊音，似不應與脂部絕不相通（上表所列『駓，伾』等脂部字是由脣音聲母影響而轉入脂部的，所以不算。） 脂微齊皆灰五韻明明有『伊』爲尾音（詳見下第六節），所以可以斷定之部不是伊音；若是伊音，便應與脂部相通，不應隔

閡如是。

（4）更難解釋的是咍灰韻字本音在此部者與脂微齊皆灰的字不相通協。 如果此部咍灰原尾音爲伊，何以不與脂部之脂微齊皆灰通，而反與尤侯魚等韻相近？ 這是說不過去的。 假定，之爲短伊，咍爲長伊，由長 i 漸變入哀音（ii 入 ei 入 εi 入 ai），其中程序也必經過與脂部等韻相同而可以通協的音。 兩部既然用韻判然若有鴻溝，自然很難相信之咍古讀伊了。 這是我對於這解釋推想的結果。

因此我相信之部古讀 ü 音（今官話『於』『居』『玉』之元音）。 這是由他與尤部關係看出最自然的釋解。 ü 音本是圓唇的 i，又可以說是唇如 u 音舌如 i 音，含有 i,u 兩音的要素，又是極易分離轉變的音，所以轉入尤音，是最自然的事。

至於咍韻，初看似乎是一種難點，細想實是之讀 ü 音最好的左證。 德文凡eu的結合，今讀oi 音卽廣東『來』字之韻母（精密的講ɔe），原出於古音之 iu 。例 neue『新』，中古德文作 niuwe ； treu（忠，誠），中古德文作 triuwe, getriuwe ; teuer 物貴之『貴』，中古德文作 tiure 。 這個中古德文的 iu原出於古德文之 iu，及長 u iu ou 等之變音 Umlaut，在古代（約一〇〇〇年）已讀成北京的 ü 音，中古時多半寫爲iu，也有寫爲 û 及 ui，都是要表示長 ü 音的意思(見 Braune: Althochdeutsche Grammatik)，也有的板本寫爲 eu eü 二種。 這個長 ü 音（可以寫爲üü）後來轉變爲 ui 爲 oi 爲oe，而成今日之音。 這正與咍韻的字，今念爲 ai 而古近尤音相彷彿。 廣東音念『來』爲 loi 不爲 lai（與德文 leute 之 leu吻合），與德文 iu > üü > ui > oi > oe 相合。

上邊我已說過之咍部內明明有兩種韻母，之咍古音雖然可以同部合用，但是音讀必不相同，所以 t t' 等母字旣有之韻的『治，里，蚩，…』又有咍部的『臺，來，才…』，p, p' 等母字旣有入脂韻的『丕，備，秠』又有入灰韻的『梅，背，佩』。 這個之咍的分別，我們容易看出咍音比較是複音性而長，之音比較是單音性而短的。 所以假定之音是短的單音 ü，咍音當在 üü iü eü 之間，這些精細的分別，現在無從斷定，且古音中也必不能一致，大概方音中三種音都有，而依我意見看他演變與之部別，似乎應假定近 eü，而不近 üü 。 固然如德由 üü 入ui 入oi 入 oe是可以的，但是我想：——

由 eü 入 öü 入 oi 入ai

是更有可能性的。 這個音變道理極其淺易，就是 e 受 ü 圓唇的影響而變圓唇入 ö (

ə 卽 ɐ 之圓脣音 ，後來韻末自身失圓脣勢而成 i（ü 是圓脣的 i），所以成 oi，再由 oi 入 ai。

現在官話區域「學」「覺」等字有 üe io 兩種讀法，其轉變關係也是同樣音理，若給他顚倒先後，就成 eü oi 的轉變的例，足以解釋咍音古讀 eü 今讀 oi ai 的音理。

現在我們對於之咍部的音轉可以了然而無疑了。

（一）在 k, k', g' ng 等母：之韻的 ɪ 失圓脣勢入 i（例如其欺杞），而咍部的 eü 保存轉入 iəu（例如丘裘牛）。

（二）無聲母的字：同 k k' 等母字（例如以異貽及尤有郵）。

（三）t t' ts s 等母字：之韻同其他字入 i（例如治止寺）而咍韻之 eü 一律入 oi 入 ai（例如來志苦）。

（四）p p' b' m 等母字：之部的 ɪ 因爲脣音關係未全失，或入 wi（卽入脂，例如 p'wi 騃佐）或入 iu（卽入尤，例如 piu 否負婦）。咍（圓脣成灰）部的 eü 音也受脣音影響由 pwoü > pwəi > pwai，（卽入灰，例如佩背配）。

（五）在 h 音母字：因爲 h 是最中立性的聲母，圓脣音不圓脣並存。

關於第（4）項 p p' 等脣音，這些音保存合口圓脣勢，有很明的證據，所以這些字入脂入尤入灰是很容易了解的。pwi. piu 因此也不免有游移莫定之勢。其在尤部，後來因爲同這關係，悉數連其中的 i 音遺失，所以現在「謀，紑，婦，負，否，富」等字都全失 i 音了。其實不僅本部轉入尤部的字如此，尤部全部凡 p p' b' m 母的字都如此。廣韻尤部縛謀切有「浮，𦐉，桴，枹，涪，罦，罳……」等二十四字，莫浮切有「謀，鴾，䊈，眸，侔，䏬，𢓜……」等二十四字都是相同。所以 m 母並有轉入侯韻的「母畝」二字，並不足怪，如此則古「母」字當讀

miə > miə > miəu → məu。

我們若將此部的音轉做一個表，就有以下的結果。也許這幾條音轉，未必條條無誤，不過照我們現此所知的根據，依音理推想，似應如此。但是之咍之讀 ü, eü，似已不成問題了。

	之 (ü)	咍 (eü)
脣音以 p 代表	pü { pwi (脂) / piu > piəu > pou (尤)	peü > pwəi > pwɒi > pwai (灰)
h 音	hü { hi (之) / hwi (脂)	heü { həi > hai (咍) / hwəi > hwai (灰)
舌頭音以 t 代表	tü > ti (之)	teü > təi > tai (咍)
舌後音以 k 代表	kü > ki (之)	keü > kiəu (尤)
無聲母	ü > i (之)	eü > iəu (尤)

這樣解釋，不但之脂所以不合用的緣故可以明白，就是之咍本部字的互韻，也可以得其會通之理。例如：

（桑扈）：牛 ngeü，哉 tseü。

（子衿）：佩 peü，思 sü，來 leü。

（匏有苦葉）：子 tsü，否 pü，否 pü，友 eü

（北山）：杞 kü，子 tsü，事 sü，母 mü

五· 駁珂羅倔倫之部收 g 音說

之部讀 ü 音，其理由已如上述。概括言之，因之部多轉入尤侯而與脂部隔閡，故知之部必不讀 i 音，而讀 ü 音。前年左右恰巧有三位國學家同時獨立倡爲之部讀入聲說，各有專篇發表。一爲胡適之先生於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二月間所著「寄夏劍丞先生書」，及「入聲攷」（登「新月」第一卷第二號）。一爲瑞典 Karlgren 一九二八正月所著「古代漢語的問題」"Problems of Archaic Chinese" 登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ober, 1928）。一爲德國 Walter Simon 一九二七所著，「關於古代漢語語末輔音的考證」"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 發於柏林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Bd. XXX. 1927 Abt. I）。胡適之先生主張「之聲在古時，大概也多是入聲，當收爲「弋」部，其韻母爲 K」。

西門氏主張之部古收γ音（即g之摩擦音）。 珂羅倔倫主張之部古收g音（關於此g音的性，珂氏言不能明確攷訂，惟知其非k，因普通之部與職德用韻分開）。 這些新說，容在『入聲攷跋』詳細討論。 現只將珂羅倔倫關於之部一部的話討論一下，因爲珂先生立說最詳，而西門氏與胡先生所持理由大致與珂先生相同。

承認之部古讀珂先生所假定的-g音一說，約有五點困難。

（1） 珂先生此說所根據最重要理由在於借此可以解釋支脂之三部的不同。 珂先生明白承認在詩經用韻及諧聲偏旁的證據，關於此點，都不足使此說成立，珂先生自己就不大敢相信，只因尚有支脂之三部古讀區別未詳，若假定之部收-g音，疑團可釋，遂斷然認爲必如此方可以解明三部分用的理由。“I confess that even after finding all these suggestive Shi-king rimes, I hesitated to draw the conclusion………that all the words in the tables on p. 800（之咍部）above had really an Arch. -g. But my hesitation had to give way in face of a very curious and important discovery”（此發明指與職德合韻者皆之咍部字，而無一脂部字）。

但是這論理上是不相干的。 之讀-g固然可以解釋其與脂部的不同，但是不能因此便認爲必如此方能解釋此項的不同。 珂先生最明白這條道理的。 他批評西門氏時就已說過，“The mere possibility of explaining the phonetics and the Shi-king rimes in question is not the same as proof,” p. 795。 因爲假定之讀ɨ音，也是一樣可以解釋這三部分用的疑竇的。

（2） 詩經之咍部字與入聲字合韻的證據是不能成立的。

試取六書音均表第一部而檢閱其中入聲字與之咍平上去相押者約二十條，其中多半是去聲字如『戒，備，祀，意，富，晦，異，載』尤其是在入聲一段中，所以很難據爲之咍平上悉讀-g音的證據，即上聲一段中的五條例：如小宛以『克，富，又』韻，生民以『字翼』韻，蕩以『式止，晦』韻，崧高以『事式』韻，潛以『鮪鯉祀福』韻，也很難說不是方音中應有的現象。 有幾個字迭次與入聲字韻，如『來，戒，載，富，祀』等字，我們不能不假定他們古讀入聲（如『來』字迭次與『棘，牧，伏，服，亟』等字韻），但是不得因此便認爲凡與『來』字韻的字都讀入聲（這是珂氏曾經指出西門氏方法上的缺點），更不得因此認爲之咍全部字是收-g音。 我們

只能說之咍部有與職德屋通轉的痕跡而已。

（3）由諧聲偏旁觀察，也是很少收-g的痕跡，如之咍部中平聲上聲从之，从㠯，从絲，从其，从臣，从里，从才，从茲，从來，从思，从不，从龜，从某，从母，从尤，从郵，从丘，从牛，从止，从喜，从己，从巳，从史，从有，从耳，从子，从仕，从梓，从在，从音，从久，从婦，从負的字十成之九都沒有入聲或收-g音的痕跡，只有『有，里，不』尚有些微線索可尋。　若是之咍讀-g，轉變痕跡似乎不應悉數湮沒。　珂先生也是認爲這一項証據是很薄弱的（見原文第八〇五頁）。

（4）更大的困難就是以-g解釋，音韻並不諧協，如珂先生假定：

基 kjig，采 ts'ăg，媒 muăg，龜 kjwig

久 kiəg，來 lăg，福 piuk

高 kâg，包 pag，溝 kug。

以 ăg, ig, iuk 互押，是不和諧的。　更難說明的，如『來』之 lăg 何以與孩之 kiug 韻，而反不能與第二部珂先生所假定的肴豪韻中的 -âg -ag 字互押？

詩經中入聲字用韻本有區別，並不是凡同收 k 音者便可同韻，凡同收 -t 音者便可同部，所以將 -g 加上之咍部的韻尾，仍舊不足以解釋之咍部中極複雜的韻母所以同用的緣故（見以上第三節）。

（5）-g的假定，於音調的音理上也有極大的難關。　若是之咍部讀收-g音，就此部平上聲的區別幾乎無法解明。　字頭的音母（initial voiced consonants）使字的發音降低成爲濁音，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珂氏從前假定『例，試』等字收-g音，也相信此-g音足使聲調轉低，而成去聲。　我的個人觀察，在英文中（德文收音 d g 盡變氣母故不能舉例）收 b d g 的音倒是使韻母上升，然後略降，如 card, bird, dog 等字，若將 card 與 cart 比較，bird 與 Bert 比較可以容易看出這收 g 音字音調的升勢。　但是是升是降，現且不管，若是之咍古盡讀收 g，則此部的字聲調應該一律，即使 g 失掉之後，這聲調也應該保存着，如有變動，也是一律的變動，不應有如毛詩用韻平上這樣顯然的分別。　我想這五層難關中，此層是最難打破的。　因此我覺得很難相信之咍部讀收 g 音。

六、脂部古讀收 -i, -e 音說

古脂微齊皆灰五韻同部。這五韻在隋代的讀法，經珂羅倔倫氏考訂，大致已相差不遠。茲將此五韻及支部關係之五韻列表於下，以便參看：

脂　部

	開口	合口
脂	i	ʷie
微	ẹi	ʷẹi
齊	iɛi	——
皆	ai	ʷai
灰	——	uɑi

支部歌部

	開口	合口
支	ie	ʷi
佳	ai	——
歌	ɑ	——
戈	——	uɑ
麻	a	ʷa

關於脂部字，有幾點應注意的。

第一，脂部在古用韻中，絕無與入聲字通協的痕跡。段氏以至祭泰月……承脂是錯誤的，這現在已成定讞，不必細述。脂部決不會讀收-t 音。

第二，脂部字古用韻與之部字不相通。

第三，脂部上聲與支部上聲（紙韻）通。支部上聲悉數入脂部上聲，而僅有「哆，侈，椅，跪，猗，牠」等字入歌部。支部自身無上聲。支脂平聲不可通。

第四，脂部自身平上聲截然分野，惟「讒，疾，罪，卷」偶有與平聲韻，「衣，偕，哀」偶有與上聲韻的。

第五，脂戈上聲可通。「火」在詩經四見，均入脂部上聲。

第六，脂佳也可通。「柴」字詩經一見，車攻韻「佽」。

第七，在屈原方音脂部可與歌麻通。九歌東君「駕龍輈兮乘雷」句以下以「雷，蛇，懷，歸」合韻。遠遊「祝融戒而還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下以「歌，夷，蛇，飛，徊」合韻。

第八，脂部可與眞先對轉，及與殷魂對轉，甚且與元仙對轉。詳見下。

從以上種種，我們看得十分清楚，脂部主要音必是 e 音。不但是從隋代脂微齊

皆灰的讀音可以推出，就是單以他與支部歌部通的痕跡，已經可決定是 e 音無疑了。原來我們要明白支部古讀 ia（合聲）及 a（英文短 a 音，合什[illegible]音。若以這 a 轉到 i 的過程，簡單的說有這一[illegible]的四[illegible]：

i — e — [illegible]

這是逃不出的[illegible]即舌前[illegible]元音[illegible]的轉變，其 e 尚可分開[illegible]二種[illegible]由[illegible]入 e 入 i，或竟由 e 入 i，是[illegible]史上最常見的事實。[illegible]若我們把[illegible]支[illegible]，[illegible]e，之韻 i，後來一字僅於 i，是最合理最自然的一個[illegible]，只因之部[illegible]入尤[illegible]使我不敢相信之就是讀 i。[illegible]是脂支[illegible]通，除非[illegible]這是舌前元音的轉[illegible]e 的轉變）決無別種說得通[illegible]音，決不會與支[illegible]生[illegible]關係[illegible]先把 a 音[illegible]前[illegible]入[illegible]e[illegible]轉入 e，也[illegible]韻[illegible]。

支部上[illegible]部合[illegible]，[illegible]我想這[illegible]，本可[illegible]合韻[illegible]，[illegible]，所以支[illegible]本身沒有上聲[illegible]見六書音均表[illegible]，切韻[illegible]支[illegible]有三種不同的來[illegible]：

（一）與歌部合韻的由[illegible]。

（二）由支部[illegible]的由[illegible]惟上聲在古代[illegible]入[illegible]。

（三）上聲[illegible]入[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

由微齊皆灰的與脂合[illegible]，我們也可以看出這脂部的音讀[illegible]e 音的一種。支齊最近，可見齊合有[illegible]e 音[illegible]字兼入支齊二韻，大凡从是，从氏，从[illegible]，从[illegible]，从此，之字多[illegible]入於支齊韻，又如詩板六章[illegible]篪，圭，攜[illegible]韻，是支齊合韻之[illegible]，這大概因為兩韻都同有 i 音的緣故。所以我們可以認定齊為支脂兩部中轉變的樞紐，因齊近支，所以知道他是含有開 e 音，又因為齊脂合韻，間接而推知脂部近 e 音。至於皆灰合韻此部，他們韻尾收 i 收 e，我們無從斷定，據發音學者通經驗，此類尾音 i，皆多介乎 i e 之間，或作 ai uai，或作 ae uae無大關係。微齊脂在切韻都是收 i 音。我想這在平上必有不同，其在平聲收音近 i，在上聲收音近 e。研究過北京音的人，都知道『非，肥』與『匪，斐』元音不同，在平聲為 ei，在

上去爲əe，『憂尤』與『有又』不同，在平聲爲iu，在上去爲iəu，含有極開的ə音，幾乎如英文短u音。其餘如『灰，回，悔，會』『抛，匏，跑，炮』等之別，也是與此例相符的。

因此我想脂部在平聲稍斂近i，在上聲稍侈近e。這可以使我們明白支脂平聲絕不可通，而上聲可通的理由。

再證之以脂部字與眞先文欣魂等陰陽對轉的條理，也是得到同樣的結果。『齊人言殷（欣）如衣（微）』，春秋『辰陵』（眞），公羊作『夷陵』（脂），漢律『婦告威姑』，『威姑』（微）即『君姑』（文），枚乘七發『西施』（齊）作『先施』（先），他們以『敦，遺，摧』（魂脂灰）合韻，柔邑以『焞，雷，威』（魂灰微）合韻，無將大車以『疷，塵』（脂眞）合韻，都是此部陽聲與陰聲對轉之證。大凡微與文欣最近，齊與先最近，脂與眞最近。若依他們在隋唐的音讀相對，也是相符的：

眞 iən 入脂 i

先 iän 入齊 iäi

文欣 iən, jən 入微 əi

論理似乎可以假定眞失n入脂，脂當讀爲i音，文欣失n入微，微當讀爲əi əi，但是這i音的性質，終究難於確定。齊人言殷聲如衣，讀衣爲i固然可以，但是讀殷爲帶鼻音的開e，也未嘗不可以。證以法文這種音的轉變，倒是鼻音開e，而不是鼻音i，長音如feinte, quinze，短音如plein, vin, bien，都是很開的e音。所以從這一點很難決定脂是i是e，因爲兩說都是說得通的。

七・ 支古讀ia, iă, ie音說

支韻古讀是毫無疑問的。支韻字依詩經用韻分別，有或合歌戈麻，或合佳，或合脂微齊皆灰，所以有三種的古讀，後來轉變併合爲一，同讀ie，於切韻自成一韻，正如支脂之三韻後來也歸併同用。素來古韻家分支佳爲一部，歌戈麻爲一部，實則考以三百篇，支韻字大部分與歌戈麻合，並非與佳合。不但如此，若照字數算起來，這歌戈麻部中，支歌字數正不相上下，支歌合韻的例，到處皆是，實不如稱此部爲支歌部妥當（戈是歌的合口，麻韻字數不多）。我們可依他們的合韻分此支韻的字爲三類如下：

(1) 與歌戈麻韻的：皮陂彼蛇池馳施杝義議儀檥離縭罹爲吹哆侈宜猗錡椅掎罷羆隨隋詈靡差

(2) 與佳齊韻的：支枝伎祇疷提斯虒觽卑知雌

(3) 與脂微齊皆灰韻：坻砥爾濔瀰邇泚訿燬

這三類的字用韻上是截然分開的，就是他們諧聲偏旁，也是顯然迥別的。

第一類的字讀ia是沒有問題，因爲他們古與歌戈麻韻。 歌部古讀a（啊）音，音韻家無異辭（參見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書後一文），所以支一定讀ia，由ia轉入ie，再由ie轉入現代的i ia音（官話『記』及『知』的韻音）。

還有兩三種很好的證據，可以證明這說的不錯。 第一，假定支音爲ia，支佳合韻也就容易解說。 佳今音讀ia，在用韻別於歌，當是a，（後分化爲ai），假定這部的支字讀ia，也就可以明白他們當日合韻佳的緣故，及後日與歌部脂部的支韻字合併的情形。 同樣的脂部中的支韻字（上聲）也可以假定爲ie。 所以這 ia ia ie 是互相聯貫的，後來同轉入ie入i很明白的。 若假定歌部讀 o 不讀 a ，而把支韻讀io，則其轉變當近ia，難與佳部脂部字合。

還有一樣，从皮从義从也从多从奇从罷从麻等（以上第一類）偏旁的字，在今日官話有 i a o 等不同讀法，借此也可以得着確當的解釋。（珂羅倔倫曾論到這層）。我們隨便舉幾個淺顯的例：

皮聲：皮彼披（i）玻波玻頗（o）

也聲：池地馳（i）他（a）拖（o）

多聲：多（o）侈移宜（i）

罷聲：罷（a）羆（i）

麻聲：麻（a）縻糜靡（i）

垂聲：睡陲（i）唾（o）

奇聲：騎綺（i）犄（o）

委聲：矮（i）委（o）

而且如『義』从我得聲，『奇』从可得聲，這在今日，諧聲形跡已經隱晦了。 然而這些字在古詩，不但明明合韻（卽支歌合韻），就是諧聲及通借的痕跡也是十分顯然

的，決不是偶然的事。如詩以「綠竹猗猗」與「如切如磋」韻，「有斐君子」與「終不可諼兮」韻，毛詩正義引漢外黃令高彪碑以「猗儺」為「阿儺」。詩「九十其儀」與「其新孔嘉」韻，而隸釋引張表碑「參參者儀」以「儀」為「我」，方伯碑「蓼義之師」[illegible]。若依支 ia 讀 a 解釋，這些話都[illegible]可以明白了。[illegible]後來[illegible]轉入[illegible]，[illegible]歌[illegible]麻韻，不轉仍為 a，所以今日[illegible]風馬牛不相及[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這些[illegible]度[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而[illegible]為 [illegible]，[illegible]韻[illegible]，[illegible] kia [illegible]我韻[illegible]而[illegible]韻[illegible]，[illegible]自然度[illegible]支[illegible]之[illegible]，支部[illegible]不與歌支麻合韻[illegible]一[illegible]度[illegible]中也沒有[illegible]音痕跡。

這樣[illegible]韻[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如[illegible]從[illegible]疏[illegible]古人[illegible]讀[illegible]是疏也[illegible]疏[illegible]所謂同音[illegible]，[illegible]度門[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明之，故[illegible]無故也[illegible]為「無也[illegible]」[illegible]無也[illegible]為「無他[illegible]」。我們[illegible]也[illegible]，與「他」音的關係[illegible]，[illegible]為 sia，也較容易[illegible]施[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解為「邪」，及[illegible]旋[illegible]作「斜」的[illegible]，[illegible]施，[illegible]及「拖」度門[illegible] thea [illegible]，也[illegible]得[illegible]，也從此可以說明。

第二類字[illegible]段氏第十六部支佳同用，古音[illegible]，但若這部字凡韻與歌部別。這部字詩經材料本極少，[illegible]入聲麥昔錫[illegible]的痕跡，如藝韻[illegible]「帝」「摘」字可以決定是入聲，但是「支，枝，伎，[illegible]，祇，提，箎，斯，觽，卑，雌」等字及齊韻之[illegible]，[illegible]韻是與入聲的麥昔錫分開，（雖有人斯合韻「易，知，祇」，葛屨合韻「提，辟，揥，刺」）似乎不能與麥昔錫混為一部。

第三類與脂部合韻的字（紙韻），共九字，皆上聲，當讀為 ie，與齊韻音最近，已於上文第六節討論，茲不贅。

十九，十月，廿三。

鈔本甲乙事案跋

附文秉事略

朱希祖

鈔本甲乙事案殘本二卷，文秉撰。書中弘字末缺筆，避清高宗諱，而清宣宗甯字諱不避，蓋係乾嘉間鈔本。舊為江陰繆氏所藏，有荃孫及雲輪閣朱文長方印二，（案繆荃孫藝風堂藏書續記，甲乙事案二卷，舊鈔本，無撰人名氏，分甲申乙酉年爲上下冊。即此二卷題文秉撰者，非繆氏藏本，固已顯然。）又有□氏藏書之印白文方印一。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其首甲乙事案小序，末題竺塢遺民文秉書於考槃之南雲庵，仿朱子綱目之例，記事之後，有發明以闡書法；又仿管窺之意，存其說以備考核。所謂甲乙者，蓋記崇禎十七年甲申至弘光元年乙酉事耳。

案近年坊間有排印本聖安本紀六卷，其文全與此書同，題崑山遺民亭林氏顧炎武撰，道光活字本，荊駝逸史內亦有聖安本紀六卷，與排印本同，惟題名上無遺民二字而已。故此六卷本聖安本紀，實即文秉所撰甲乙事案，作僞者改其名爲顧炎武聖安本紀；而不知顧炎武自有聖安皇帝本紀二卷，刻於明季稗史彙編。其書仿正史之本紀體，與此編年之綱目體，迥不相同！康熙時溫睿臨撰南疆逸史，所引書名，有顧氏之聖安本紀，亦有文氏之甲乙事案，故此二書，皆非僞作。惟甲乙事案列爲禁書，傳鈔者恐干禁令，故易其名爲聖安本紀，此等改目，蓋爲避禍計，或爲貿利計，則不可得而知矣。茲將六卷本聖安本紀與甲乙事案對校，其作僞改易之跡，顯而易見者，列舉於下：

一. 六卷本聖安本紀序與甲乙事案序，完全相同；惟序末竺塢遺民文秉書於考槃之南雲庵十四字，易爲崑山遺民亭林氏顧炎武撰。（荊駝逸史本無遺民二字。）案文秉所作烈皇小識八卷，刻於明季稗史彙編，其序文末，亦題竹（案當作竺）塢遺民文秉書於考槃之茭石亭。又其序文句調詞例，亦與甲乙事案序文相類，與顧氏之文絕不相同！

一. 甲乙事案序云：『予自遭仲氏之難，列在官府者，幸荷寬政；而託在至戚

者，反羅密網，予竄數日，屏迹深山，啖風茹霜，莫可訴語，窮愁無聊之餘，漫檢破簏，偶存弘光事略一册，見其黜陟淆亢，黑白倒置。』案明史文震孟傳，『震孟二子，秉，乘。乘遭國變，死於難。』同治蘇州府志文震孟傳，『乘字應符，隱山中，有讎其與吳江吳易通者，逮至官，乘不辨，就死。』汞嘉寶文點墓誌銘云：『處士長洲文君點以疾卒於郊西之竺塢。』點爲秉之子，秉避竺塢遺民以此。蓋與其弟乘同隱山中，其弟死難，秉仍居山中，故云『遭仲氏之難，屏跡深山，莫可訴語』也。其弟死難，蓋爲至戚所訐，故云『託在至戚者，反羅密網』也。若顧炎武，雖於弘光元年七月遭崑城之難，生母折臂，二弟皆殉；然其家於崇禎十七年十二月，已遷居常熟，崑山破後九日，常熟城破，其母乃不食死，九月，至嘉定，至明年十二月，始遷居，欲往閩中，赴職方之職。見由陽徐嘉顧亭林詩譜，未嘗屏跡深山，歷啖風茹霜之苦境也。然則此序爲文秉作，無疑義矣。至改弘光事略爲聖安事略，不過欲爲聖安本紀作張本耳。

一．甲乙事案『崇禎十七年六月丙寅，予故大學士文某等謚』。又云：『禮部尚書顧錫疇請飭故輔臣體仁文忠之謚，謂其體仁所擯抑正人，宜謚，文某文肅，羅喻義文介，姚希孟文毅』。而聖安本紀改文某爲文震孟，秉爲震孟長子，故避家諱而稱某；作僞者改易以名，此尚是其精審處。聖安本紀『弘光元年六月辛卯，薙髮令下。壬辰，在籍少詹事徐汧死之。中書文震亨時寓陽城，聞令，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絕粒六日而死，遺筆有「僅保一髮以見祖宗於地下」之句』。此節紀事，殘本甲乙事案已缺，震亨爲震孟弟，秉之叔父也，似亦宜避諱，或敬缺末筆，今此鈔本不全，已無從證吾說之是非矣。南疆逸史文震亨傳，蓋即采甲乙事案而成，以秉之記載家事，必較他人詳確，秉親見遺筆，故云「有『僅保一髮以見祖宗於地下』之句，』在他人記之，恐不能如此詳盡，此亦可證明是書之爲文秉撰也。

以上三事，均足證六卷本聖安本紀，即爲甲乙事案所改竄，而聖安皇帝本紀二卷刻於明季稗史彙編者，持以與南疆逸史聖安帝紀略對校，十同七八，足徵溫氏紀略，即采顧氏本紀而作，稗史本似非僞書明矣！亭林文集有與戴耘野書，言『昔年有纂錄南

紀時事一本，』蓋卽此二卷本之聖安本紀也。吳縣朱記榮刻亭林全集，中有聖安記事三卷，亦卽此二卷本聖安本紀所改名，然則六卷本聖安本紀，實卽爲甲乙事案之足本。同治蘇州府志藝文類，文秉甲乙事案一卷，繆荃孫藏書記，甲乙事案二卷，此鈔本甲乙事案三卷，皆非足本。而足本六卷，僅賴僞託顧氏之書以傳，是亦可謂幸存至矣！

六卷本聖安本紀，與二卷本聖安皇帝本紀，前賢皆以爲顧炎武撰，無有疑之者，雲李慈銘博覽南明史籍，精於鑒裁，然於此二書，亦無分別，其日記云：

聖安本紀六卷，崑山顧炎武著，聖安者，隆武帝上弘光尊號也。用大書分注法，又有發明，前有亭林自序，較明季稗史本爲多，蓋別一本？（孟學齋日記乙集下。

聖安本紀，以崇禎十七年四月史可法等誓師勤王起，至乙酉十一月魯監國上弘光帝謚曰赧皇帝，太子謚曰悼皇帝，潞王常淓謚曰閔王，止。其書有附錄，有發明。據亭林自序，謂是書作於與崑山葉氏構難避居之時，意在深誅馬劉之奸，故倣紫陽綱目，斤斤以書法爲主；又倣之作發明。不特與本紀之名不相應副，而踵春秋胡傳之陋，拾尹起莘輩之唾，頗近無謂；且動引經傳以譏二奸，亦迂而不切。固由寧人少年所爲，猶不脫明人學究氣也。惟紀事差爲詳備，行文亦爽健可取，其譏史公等勤王之舉太緩，爲不急君父之仇，譏張有譽不力辭中旨計相之擢，皆責備之名言。（孟學齋日記乙集下。

李氏言「亭林自序謂是書作於與崑山葉氏構難避居之時，」其言亦爲臆測無據！考張穆年譜『順治九年，世僕陸恩叛投里豪葉方恆。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擒叛奴陸恩，數其罪，沈諸水。叛黨復投葉氏，訟之官，移獄松江。十三年春，獄解，回崑山。三月，本生母何太儒人卒，閏五月，至鍾山舊居，獄解，葉氏遣刺客擊之，傷首。十四年春，自金陵仍返崑山，避難北遊，留連山東，十五年，始入都。』然則所言羅密網者，顧氏無有焉。惟文秉之弟乘，爲吳易所牽連，始可謂之罹密網。且顧氏於此時，往來金陵崑山間，亦未嘗屏跡深山也。李氏又謂此書係寧人少年所作，考顧氏避葉氏之難，已四十四歲，不得謂爲少年，其時著述，已斐然可觀，決不

至以本紀之名，而作綱目之體。 不特顧氏無此體裁，卽文氏亦不至爲名不副實之書也。 蓋作僞者不顧體要，漫然以事案之名，易爲本紀耳。 事案而爲綱目體，又有發明，如斷獄判案之作，始可謂之名副其實矣！

附文秉事略

文秉，字蓀符，（見先撥志始自序）大學士震孟長子，（見明史文震孟傳）〔注一〕翰林院待詔徵明之玄孫，國子監博士彭之曾孫也。〔注二〕 秉承廕官生，經亂，隱居不仕。（見朱彝尊文點墓誌銘）著有定陵注略，先朝遺事，及先撥志始六卷，甲乙事案一卷，烈皇小識四卷，前星野語三卷，（見同治蘇州府志藝文類）〔注三〕子二，然，點。（見朱彝尊文點墓誌銘）

〔注一〕 南疆逸史義士傳『秉，字應符，文肅仲子，隱山中。 有訐其與吳易通者，逮至官，秉不辨，徐曰，「不敢辱吾父，願就死。」 臨刑，賦詩曰：「三百年來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 忠魂今夜歸何處？ 明月灘頭弔白雲。」 妻吕氏，亦殉其旁。』（上海國光書局排印本，舊鈔本同，南天痕亦同。） 考明史文震孟傳『震孟二子，秉，乘。 乘遭國變，死於難。』 同治蘇州府志文震孟傳『二子秉，乘。 乘，字應符，隱山中。 有訐其與吳江吳易通者，逮至官，乘不辨，徐曰，「不敢辱吾父，願就死。」 妻周氏，卽顧苓之女，亦殉其旁。』 據此，則南疆逸史等書，誤以文乘爲文秉矣。 文乘事詳見顧苓塔影園集卷一文公子傳。

〔注二〕 朱彝尊文點墓誌銘云：『翰林院待詔徵明，生國子監博士彭，彭生同知衞輝府事元發，元發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贈尚書謚文肅震孟』（見曝書亭文集）

〔注三〕 四庫全書總目『先撥志始二卷，』道光丁未刻本同。 甲乙事案，今考定爲六卷，顧炎武聖安本紀六卷，卽此書所改。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一日。

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

陳　寅　恪

印度人爲最富於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話故事多起源於天竺，今日治民俗學者皆知之矣。　自佛教流傳中土後，印度神話故事亦隨之輸入，觀近年發現之敦煌卷子中如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演義諸書，益知宋代說經與近世彈詞章回體小說等多出於一源，而佛教經典之體裁與後來小說文學蓋有直接關係，此爲昔日吾國之治文學史者所未嘗留意者也。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九賢愚經記云：

「河西沙門釋曇學威德等凡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於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會。　般遮于瑟者漢言五年一切大衆集也，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教。　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競習胡音，折以漢義。　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爲一部。」

據此。　則賢愚經者本當時曇學等八僧聽講之筆記也。　今檢其內容，乃一雜集印度故事之書。　以此推之，可知當日中央亞細亞說經例引故事以闡經義，此風蓋導源於天竺，後漸及於東方。　故今大藏中法句譬喻經等之體製，實印度人解釋佛典之正宗，此土釋經著述如天台諸祖之書則已支那化，固與印度釋經之著作有異也。　夫說經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經演講，不得不隨其說者聽者本身之程度及環境而生變易，故有原爲一故事，而歧爲二者，亦有原爲二故事，而混爲一者。　又在同一事之中，亦可以甲人代乙人，或在同一人之身，亦可易丙事爲丁事。　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則可以窺見時代之風氣，批評作者之技能，於治小說文學史者儻亦一助歟。

鳩摩羅什譯大莊嚴經論卷三第十五故事，難陀王說偈言：

「昔者頂生王。將從諸軍衆。幷象馬七寶。悉到于天上。羅摩造草橋。得至楞伽城。吾今欲昇天。無有諸梯隥。次詣楞伽城。又復無津梁。」

案此所言乃二故事，一爲頂生王昇天因緣，一爲羅摩造草橋因緣。　頂生王因緣見於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四第四十故事，涅槃經聖行品，中阿含經卷十一王相應品四洲

經，元魏吉迦夜曇曜共譯之付法藏因緣傳卷一，鳩摩羅什譯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下卷，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護國品，法炬譯頂生王故事經，曇無讖譯文陀竭王經，施護譯頂生王因緣經及賢愚經卷十三等，梵文 Divyāvadāna 第十七篇亦載之，蓋印度最流行故事之一也。茲節錄賢愚經卷十三頂生王緣品第六十四之文如下：

「（頂生王）意中復念，欲生忉利，即與四兵騰虛登上。時有五百仙人住在須彌山腹，王之象馬屎尿落汙仙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聞頂生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人忿恚，便結神咒，令頂生王及其人衆悉住不轉。王復知之，即立誓願，若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供所須。王德弘博，能有感致，五百仙人盡到王邊，共輓御馬，共至天上。未至之頃，遙睹天城，名曰快見，其色皦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千二百門，諸天惶怖，悉閉諸門，著三重鐵關。頂生王兵衆直趣不疑，王即取貝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開。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分坐。天帝人王貌類一種，其初視者不能分別，唯以眼眴遲疾知其異耳。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六帝，末後帝釋是大迦葉。時阿修羅王興軍上天，與帝釋鬪，帝釋不如。頂生復出，吹貝扣弓，阿修羅王即時崩墜。頂生自念，我力如是，無有等者，今與帝釋共坐何為，不如害之，獨霸為快。惡心已生，尋即墮落，當本殿前，委頓欲死。諸人來問：若後世人問頂生王云何命終，何以報之？王對之曰：若有此問，便可答之，頂生王者由貪而死，統領四域，四十億歲，七日雨寶，及在二天，而無厭足，故致墜落。」

此鬧天宮之故事也。

又印度最著名之紀事詩羅摩延傳第六編工巧猿名 Nala 者造橋渡海，直抵楞伽，此猿猴故事也。

蓋此二故事本不相關涉，殆因講說大莊嚴經論時，此二故事適相連接，講說者有意或無意之間，併合鬧天宮故事與猿猴故事為一，遂成猿猴鬧天宮故事。其實印度猿猴之故事雖多，猿猴而鬧天宮則未之聞。支那亦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國昔時社會心理，君臣之倫，神獸之界，分別至嚴，若絕無依藉，恐未必能聯想及之。此西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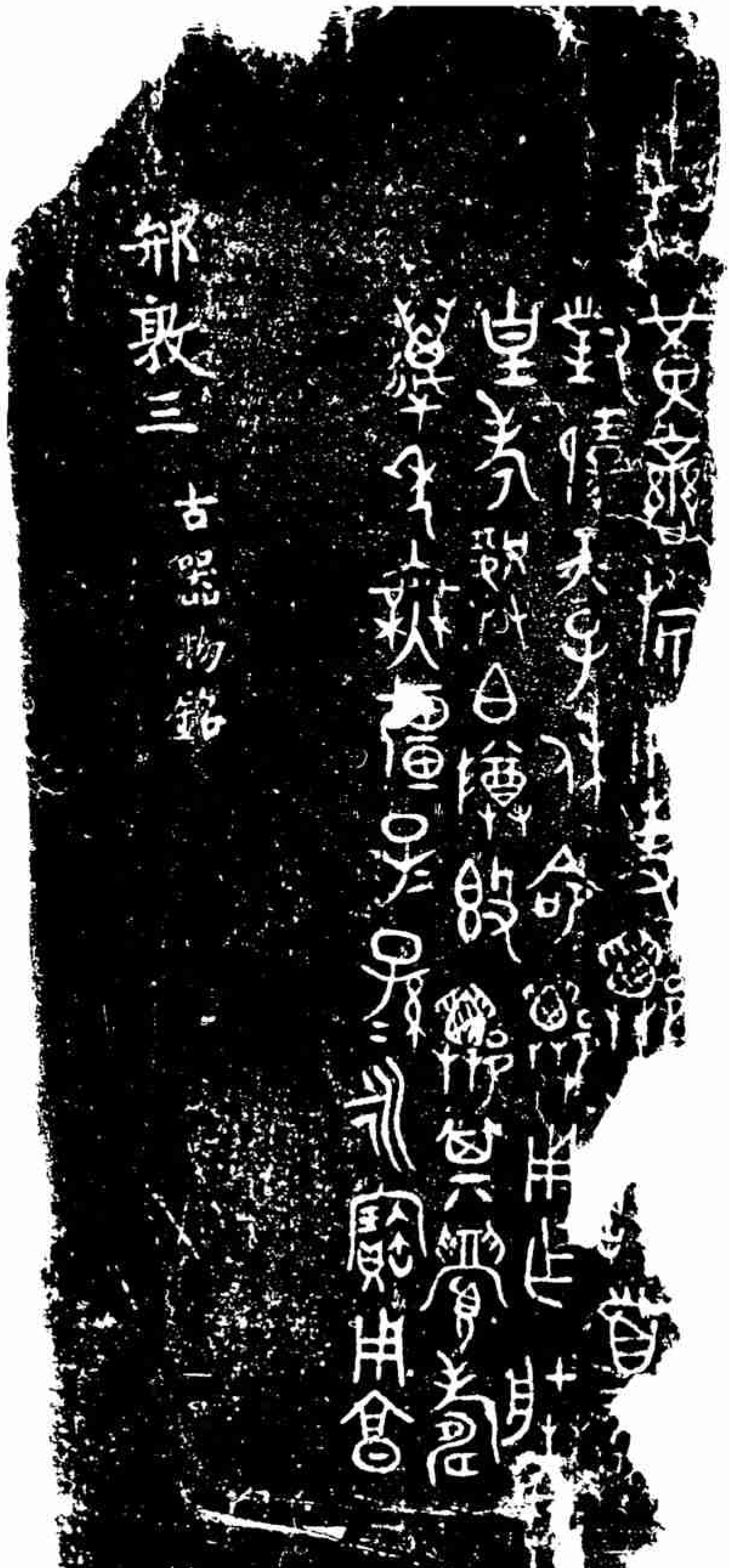
記孫行者大鬧天宮故事之起原也。

又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佛制苾芻髮不應長因緣略云：

「時具壽牛臥在憍閃毘國住水林山出光王園內豬坎窟中。後於異時，其出光王於春陽月，林木皆茂，鵝雁鴛鴦舍利孔雀諸鳥，在處哀鳴，遍諸林苑。出光王命掌園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周遍芳園，皆可修治，除棄瓦礫。多安淨水，置守門人，我欲暫往園中遊戲。彼人敬諾，一一依王教。既修營已，還白王知。時彼王即便將諸內宮以為侍從，往詣芳園，遊戲既疲，偃臥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花果，於芳園裏隨處追求。時牛臥苾芻鬚髮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下跏趺而坐。宮人遙見，悉皆驚怖，唱言：有鬼！有鬼！苾芻即往坎窟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趁。問宮人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豬坎窟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是何物？答曰：大王！我是沙門。王曰：是何沙門！答曰，釋迦子。問曰：汝得阿羅漢果耶？答曰：不得。汝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答並不得。王聞是已，轉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女，可將大蟻填滿窟中，螫螫其身。時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橫加傷害，今宜可作救濟緣。即自變身為一大豬，從窟走出。王見豬已，告大臣曰，可將馬來，并持弓箭。臣即授與，其豬遂走，急出花園，王隨後逐。時彼苾芻急持衣鉢，疾行而去。」

西遊記豬八戒高家莊招親故事必非全出中國人臆撰，而印度又無豬豕招親之故事，觀此上述故事，則知居豬坎窟中，鬚髮逢長，衣裙破垢，驚犯宮女者牛臥苾芻也，變為大豬，從窟走出，代受傷害者，則窟邊舊住之天神也。牛臥苾芻雖非豬身，而居豬坎窟中，天神又變為豬以代之，出光王因持弓乘馬以逐之，可知此故事中之出光王，即以牛臥苾芻為豬。此故事復經後來之講說，憍閃毘國之憍以音相同之故，變為高。驚犯宮女以事相類之故，變為招親。輾轉代易，賓主淆混，指牛臥為豬精，尤覺可笑。然故事文學之演變，其意義往往由嚴正而趨於滑稽，由教訓而變為譏

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一（原樣大在第十三卷中）



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二（原本在第十四卷中）

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二（原樣大在第十四卷中）

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

徐中舒

石本發現

本所於十八年九月開始在午門城上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時，即發見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二面，四周並皆破損，以今通行刻本校之，知在十三，十四兩卷中。考內閣藏書，原儲於文淵閣東閣，實合宋金元明四代之書而匯于一。

文淵閣藏書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四，文淵閣書目跋云：

> 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送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且括江西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間勅翰林院凡南北所儲書，悉取一部。于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櫃，送北京。又容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內。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匯于一。縹緗之富，古未有也！

正統六年（西一四四一）楊士奇等打點閣中書籍，編爲文淵閣書目。四庫全書題要云：

> 是編有正統六年題本一通，稱各書自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南京取來，一向於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旨移貯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題名文淵閣書目，請用廣運之寶，鈐識備照，庶無遺失。

明代帝王好學者少，中祕所藏雖富，亦土苴視之，立法苟簡，盜竊隨之，迄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孫能傳等重編內閣書目時，舊藏善本，所存已寥寥無

藏書散佚

幾。朱彝尊文淵閣書目跋又云：

迨萬曆乙巳（一六〇五）輔臣諭內閣，敕房辦事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亦皆嘉隆後書，初非舊本，經典散失，寥寥無幾。

曝書亭集卷四十四，重編內閣書目跋亦云：

今以正統六年目錄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地志差詳。然宋元圖經，舊本並不登載，著於錄者，悉成弘（一四六五——一五〇五）以後所編，是則內閣藏書，至萬曆年已不可問。

石本爲文淵閣舊物

此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當爲文淵閣中舊物。文淵閣書目卷十一辰字號第一廚書目，載有：

鐘鼎大篆一部，一冊，完全。

鐘鼎彝器款識一部，一冊，闕。

鐘鼎帖一部，十冊，闕。

籀文一部，二冊，闕。

歷代款識法帖一部，三冊，闕。

此諸目在內閣書目金石部中則僅見鐘鼎大篆一冊（原注不全即南嶽岣嶁神禹碑）一種，是其餘四種在明代即已亡佚。不過在內閣大庫檔冊（見玉簡齋叢書）勝字櫃中除"舉刻禹王碑文一百四十張一捆"外尚有"破爛法帖一包"，當即此亡佚四種之殘餘，而此殘葉三面亦當即此殘餘之殘餘。又如文淵閣書目中之鐘

石本異名

鼎彝器款識歷代款識法帖均可確定爲薛書省稱，鐘鼎帖多至十冊仍復殘闕當亦是薛書簡名。蓋明以前金石書，以鐘鼎彝器款識名者，唯薛尚功及王復齋兩家。薛書搜羅完備，釐爲二十卷，模勒上石，故有歷代……法帖之稱。王書則僅拓本流傳，據曝書亭集卷四十六宋拓鐘鼎款識跋記其流傳次第甚詳，知未流入內府。且王書僅一冊，完全無闕，亦與此目記一部一冊闕者，不合。又此目所載籀文一部二冊闕者，疑爲石鼓文，或即薛書所載之石鼓，亦未可知。總之，此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在此目中析爲四名，或三名，必其書式大小裝治不同所致。即閣中所藏，必爲四種，或三種殘本。由此推知

石本在明代已難得完全

薛書墨拓，在明初已難得完本。及萬曆十六年（西一五八八）萬岳山人硃印本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序則云：

款識一書，有抄本，無刻本。

又崇禎六年（一六三三）朱謀垔所刻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序亦云：

南宋薛尚功集鐘鼎彝器款識二十卷，鐘鼎韻七卷：韻有刻本傳世，款識則尚功手書，爲山陰錢德平秘藏。

明人不知有石本

此兩人皆先後翻刻薛書，而竟不知有石刻本，則明代此本流傳之罕，蓋可想見。

石刻在江州

宋刻石本，原在江州。 直齋書錄解題鐘鼎篆韻目下云：

尚功有鐘鼎法帖十卷，刻于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吾衍學古編論鐘鼎品二則，亦云：

薛尚功款識法帖十卷，（原注尚功字用敏錢唐人，僉書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碑在江州，蜀中亦有翻刻者，字加肥。

薛尚功重廣鐘鼎篆韻七卷，江州使庫板，一卷象形奇字，一卷器用名目，五卷韻。

蜀中翻本

蜀中翻刻本，原委不明。 元龜茲盛熙明法書考（此書創于至順二年，進呈於元統元年，即一三三一至一三三三。）所載似即本於學古編，而略有增正。法書考云：

薛尚功款識法帖二十卷，碑在江州，蜀有翻本，字肥，後多一匜鼎。

石本卷數記載不同

蜀本款識如何，今無從取證，此外亦不見於何種著錄，姑置不論。 至石本卷數，據學古編法書考兩書所載，則有十卷，二十卷之異。 元[illegible]武斡玉倫徒跋薛氏手書本，亦云：

予讀薛尚功集古金石文，常歎其博，及見謝長源所收尚功寫本，乃知今石刻，僅得其半。 （按手書本爲二十卷，石本僅得其半，必爲十卷無疑。 原跋附朱謀垔刻本薛書後。）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亦云：

石刻所傳，蓋僅有其半。

四庫全書提要則於此問題，疑而不決，其辭如下：

是書見於晁公武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均作二十卷，與今本同。 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鐘鼎法帖十卷，卷數互異，似傳寫脫二字。 然吾邱衍學古編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州，與振孫之說亦符，蓋當時原有二本也。

石本原有二十卷

考明項子京蕉窗九錄之帖錄云：

宋薛尚功編次鐘鼎古彝古銅器銘二十卷，刻於九江府庫，臨摹極工，甚有古意，今多取便抄錄，作十卷以市於人。

是十卷本乃宋元以來世俗取便抄錄之作，非原書款式如此。 元陶九成輟耕錄卷二十六，論傳國璽篆云：

今取宋薛尚功此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模勒于後，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此云碑本第十八卷，則原書卷數必在十卷以外可知。 又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一云：

余藏石刻殘本，少一至六，又十七，十八，共八卷。

是黃氏所藏石本除去殘闕，當有十二卷。 古書流通處影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首列參校書目，經校六種中有

宋石刻祖本，存十二卷，士禮居舊藏，

當卽指此。 又近人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目下，載朱爲弼跋云：

棗本多亥豕，而搨本絕少。 余于三十年前，得清吟堂高氏舊藏此刻一冊，惟漢器武安侯鈁以下數種耳，秦器已失，何論周以前耶！（按此在薛書第十八卷中。） 今觀蘭卿先生所藏十七，十八兩冊，墨色入古，篆畫精妙，定爲初拓善本，洵吉光片羽也。

此均可爲石本原有二十卷之證。

薛氏手寫本

石本之外相傳有薛氏手寫本。 崇禎六年（一六三三）朱謀垔刻本，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劉氏玉海堂刻本，均從此出。 北平圖書館藏有朱刻本，其第十五卷後，附有宋元人跋語兩葉，俱從手蹟摹刻者，今備錄於下：

宋元人跋語

孟頫鑒定。

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喦，拜觀於廿四叔外翁室。 後二十年，弁陽老人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

集金石錄者多矣，尚功所編，尤爲精詣，況其墨跡乎？ 余舊於山陰錢德平家屢閱之，誠奇書也！ 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鑑書博士柯九思書於吳氏遜學齋。

予讀薛尚功集古金石文，常歎其博。 及見謝長源所收尚功寫本，乃知今石刻，僅得其半；而寫本字畫爲精。 夫學至於博而精，豈特論藝文而已？ 至正元年後五月二十二日，東武龔玉倫往克莊，在武林驛書。

是日以請雲谷墨，試張被劉伯溫所遺董羊尾毛筆。

至正七年秋八月十二日，白野泰不華觀。

姑蘇王行觀。

據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二，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七，所載宋刻本，除上述跋語外，尚有張天雨周伯溫豐坊各題款題識。 張天雨跋又見抱經樓藏書志及皕宋樓藏書志經部小學類，茲補錄之：

錢塘薛尚功萃集三代古器款識，支凡廿卷，較其器之墨跡，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討論，有出於博古考古之外。 蒐羅博雅，精詣如此！ 彼困而不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顛者，得不有愧？ 方外張天雨老學齋觀。

薛氏手寫本入清初爲范氏天一閣所得。 結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跋薛尚功手書

孫氏所見寫本 鐘鼎款識所記原書題跋姓氏，均與宋刻本合。 嘉慶間孫星衍又見此本於山東。玉海堂本載孫序云：

及余再官東省，得見舊寫本，多元明人印章，或題爲繭紙薛尚功手書者，未知是非？ 然紙色舊而篆文極工……雖不敢定爲薛氏手蹟，其爲宋寫本無疑矣！

此孫氏所見本，與朱謀垔所據原本，已有不同：（1）有元明人印章，而無跋語，故孫氏不敢遽定爲薛氏手書。 （2）所載石鼓文全與朱本不合。孫序云：

內有石鼓文字完備，此與世傳楊慎所見李東陽處唐搨本，約略相同，即後人疑楊升庵僞作者。 考韓文公作石鼓歌原有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

備無差訛之句，是唐時自有完本。　如薛氏作書即見之，不應他本僅據殘字畧有收錄。　然以爲後人增補入帙，何以紙色字畫，又與全書無異？　豈薛氏以後得本，追改成書耶？

玉海堂本元明人印章　此石鼓來歷極可疑。　玉海堂本原即孫氏所模舊寫本。　孫氏稱舊寫本多元明人印章，今玉海堂本曾將此元明人印章，照原式摹出。　其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目錄卷第一下，有沈氏維仲，柯九思敬仲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第十卷終，有錢氏德平，沈氏維仲，第二卷前有謝氏長源等印。　錢德平柯九思謝長源均見宋本跋語。　至沈維仲與此本關係，則見明都穆寓意編及汪砢玉珊瑚網古今法書錄。　寓意編云：

> 史鑑（明古）復有薛尚功容鐘鼎款識真跡二十卷，後題云，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嵒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趙孟頫審定，白野不華周伯琦題名，張伯雨柯九思跋。　此帖舊爲吾鄉沈維仲藏，維仲名洪，元巨室，號萬三之後，善草隸書，老而貧，故史氏得之。　成化戊申即弘治元年，西一四八八，予館授史氏，九月，其家火作，書畫多付煨燼，唯此帖及歐褚趙模書數卷獨存，豈奇寶鬼神固衛之耶？

宋本玉海堂本石鼓之不同　此可證玉海堂本與宋本同出一源。　玉海堂本與宋本篆書行款，前後大略一致，獨石鼓則兩本大不相同。宋本石鼓有薛氏後記云：

> 石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　歲月深遠，剝泐殆盡。　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姑勒於此，與好事者共之。

玉海堂本亦將此記刊去。　雖孫氏云紙色字畫與全書無異，但從此舊寫本流傳之原委觀之，玉海堂本所載石鼓，必後人據楊慎本（?）竄改。

楊慎有石鼓文音釋。　四庫全書提要載慎自序，稱東陽嘗語慎，及見東坡

楊本石鼓　之本，篆籀特全，將手書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東陽舊本，錄而藏之。　又慎所著金石古文，其第二卷亦載石鼓文，後有跋云：

> 予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

矣。

細校金石古文所載石鼓僅六百五十二字，（連重文在內，）與愼所稱七百二字不合。楊賓鐵函齋書跋連江石鼓文跋云：

> 連江吳襄惠公文華得舊拓石鼓文於嶺南，用修得之李西涯，實蘇子瞻藏本也。

連江本後歸入陝西通志，其字數與金石古文略同。朱遂先先生藏有陶滋石鼓文正譌，其後序云：

陶本石鼓

> 滋以正德戊寅歲作石鼓文正譌，而成編，以諫止南狩觸罪，坐斥橋門，一日過京友國博陸君浚明家，見几上有舊書一冊，取而閱之，乃東坡蘇子石鼓文墓本也。刻之者爲[illegible]歐氏本源，歐得之於山東楊氏準，不知楊得之何人？……蘇本六百[illegible]十一字，（按重文四十六字未計入，）凡鼓文缺簡皆完，惟一鼓僅存其半焉，惜薛尚功輩爲音釋時，不獲見此！……正德庚辰（按即正德十五年，西一五二〇，）春三月七日，汾亭子陶滋書。

此云與楊愼本同出蘇氏，字數相差只數字，此相差數字，或即陶序所謂"合舊編重爲删定"者所致。又楊升庵年譜載

> 正德十六年（西一五二一）辛巳冬十月，以李東陽所授東坡石鼓文舊本，屬善書者錄爲一卷，藏之齋閣。

楊氏見此本，與陶氏僅相差一年。是此本當時已流傳非一。陸深金臺紀聞疑升庵以補綴爲奇，朱彝尊日下舊聞考及曝書亭集石鼓文跋謂爲楊升庵僞造者，似皆有周納之嫌。

玉海堂本石鼓

玉海堂本石鼓正文六百十四字，重文四十九字，（內小魚、二日、五日，等合文，依前計算例，每兩字仍作一字計，）又比陶本多六字，比楊本多十一字。此必據陶楊兩本，再參酌別本，補綴而成。在未有陶楊兩本以前，決不能有此字數最多之玉海堂本。陶序明云"惜薛尚功輩爲音釋時，不獲見此，"可證此本原與薛書無關。近聞徐森玉先生言，十年前在廠肆曾見薛書石本

徐氏所見石本石鼓

殘帙，其中石鼓首尾完具，與玉海堂本同。森玉先生任北平圖書館採訪部主

任，精鑒別，凡近二十年來由琉璃廠隆福寺書肆售出之善本書籍，無不寓目者，若所記不誤，則此石本之來歷，至爲可疑。石廬金石志卷八，圖譜類，云，藏有宋刻殘本十七，十八兩册，本爲晉府收藏物，有晉府圖書，敬德堂圖書印，子子孫孫永寶用，等朱文印，當即宋拓石本無疑。石鼓原在薛書第十七卷中，此殘本有葉志詵郭尚先朱爲弼三跋，於石鼓行款字數，均未言及，大致與宋本，阮本，不能有若何差異，若此本與宋本阮本不同，則跋中不容不言。又郭尚先跋云：

右金石款識第十八卷，以明朱謀㙔刊本校之，悉同。惟彼本（即石本，對宋本言，故稱彼本。）秦盄和鐘向巨源本第一，畢良史本第二耳。

此石本，宋本不同處。考輟耕錄卷二十六論但周紀聲，引石本第十八卷鐘文次第，正是向巨源本第一，畢良史本第二。阮本亦云據舊鈔宋時石本校勘，其第十八卷本鐘次第，亦與輟耕錄所引同。可証阮所據以校者，確爲舊鈔宋時石本。阮本石鼓與宋本不異，正可証明石本石鼓，與積古齋本不同。薛玉先生所見薛書殘本，今不知流入誰家？薛書墨本，除吾浙二家外，向不見於箸錄，此或即蜀本歟？然盛昱明云字跡，校第一題跋，此外如有若何差異，不容不言。是蜀本石鼓，亦未必如此。姑記於此，以待他日論定云。

寫本石本行款

各本每葉行款起訖，宋本，錢唐本，玉海堂本，古香齋蕭道處本，均同。可斷其同出於舊寫本。石本則略有不同。此石本殘葉第一面，自仲駒敦蓋以下，寫本在第十三卷第八葉；仲駒敦蓋以前，則在第七葉。是石本在一面中，而寫本分屬兩葉。此種差別，雖甚微細，但亦可見寫本與石本，原不相襲。舊謂寫本出薛尚功手摹，以朱本所載跋語觀之，嘉熙三年楊伯嵒跋，距薛氏成書約百年，柯九思跋，距楊跋又約百年，柯同時人有吾衍張天雨趙孟頫俱精於鑒賞，玉海堂本卷一有貞白子，卷十二有貞白居士，卷十三有貞白道人諸印，貞白即吾衍，薛爲錢塘人而此書爲山陰錢德平舊藏，泰不華幹玉倫徒之跋，皆其官江浙行省時所爲，吾衍張天雨又錢塘人，以此論之，此書出於薛氏

寫本石本均薛氏手蹟

手摹，似屬可信。又朱爲弼跋云：

吾浙薛氏尚功款識蒐羅既富，辨釋亦博，皆自書上石，不特篆法渾成，

隸法奇古，卽楷書亦上逼顏柳，題爲法帖，良不誣也。

今觀此石本，摹寫之佳，實在朱本王海堂本之上。　蕘圃藏書題識云：

此書自以宋刻爲最佳，精鈔次之。

又云：

旣無石刻，則朱本可據。

誠爲篤論。　是石本之出於薛氏手摹，又似可信。

石本難得　寫本，則朱本王海堂本，猶存典型。　石本原石，據朱爲弼云："入元代毀以累塔。"（見石廬金石志。）　拓本，則人間已無全璧，卽間有一二殘編零簡，亦秘藏嚴扃，無由窺見。　阮本雖號稱得舊鈔宋時石本校勘，其每葉行款起訖，已全改石本之舊，其款識出於展轉傳摹，更在朱本之下。　徐康前塵夢影錄云：

阮文達撫浙時，得舊鈔本，因介陳仲魚趙次閑之琛作篆，高爽泉塏書釋文，千種一律，同於鑿空，遠不及積古齋款識據拓本橅刻者。　嗣爲粵督，始見宋刻本，大悔，奈幕中無何夢華朱菽堂張叔未諸君，慫恿集事，文達意興亦衰，否則粵東西黎棗木甚賤，而刻工亦精，可爲而不爲，書之顯晦，非有數耶？

此卽阮本朱本優劣論。　阮本旣不足據，石本又不易得，此宋拓殘葉，實可使吾人窺見石本一斑，是亦足以珍異矣！

石本收藏見於箸錄者　石本傳世旣稀，茲將嘉道以來，各家藏弆，見於箸錄者，備列於下，藉爲本文結束。

歸朝煦藏石本——見玉海堂本孫星衍序。

黃蕘圃藏殘石本共十二卷（缺一至六，十七，十八，共八卷，）——見蕘圃藏書題識。

嘉善程氏藏宋拓石刻本——見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吳大澂藏宋拓殘石本——見前塵夢影錄江標注。

朱爲弼得高氏清吟堂舊藏漢器武安侯鈁以下數種——見石廬金石志。

林鈞藏宋刊殘本十七，十八兩册——見石廬金石志。

十九，五，二七，於北海。

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

王 靜 如

從狄維利亞著西夏唐古特國字研究[1]以後，世人對于研究西夏文字的興趣便漸漸得濃厚起來，到了掌中珠出現，關于文字方面的考釋算是可以猜想假定了，但是語音方面那就沒有什麼人能夠有全體的討論，或較進步的研究。自然是勞啡博士也曾用印支語族來推求西夏音值[2]，不過那時藏譯音他還沒有研究過，所以雖然討論的不多，可是就有許多錯誤的地方。這件事直到俄人聶斯基教授纔得到更多的材料來假定一些少數西夏字音[3]，他的方法是將漢、藏譯對照研究，所得的字音當然比勞啡所考訂的確實些；但是因爲藏譯音本來不多，考訂的也就不能普及，西夏文字仍然有些難讀。並且漢譯照今北京音讀與藏譯背謬太甚，其異處又無解說，音理方面，難以明了。我們知道凡研究一種語言必先知其音讀，然後纔能漸進以他語比較而求其語根，雖然西夏文是一種死文字，死語言，材料是那樣的缺乏，可是我們仍然不能離開第一步階級而進去求那不可靠的結論。所以我得想出更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他，再從其同異之中求些通例，漸漸擴張到漢譯音的大部分，那末西夏文至少有五分之一可以讀了。再據以求語根，或不致大誤。現在我們先看伊鳳閣先生的漢藏對譯的方法。他說"中國字典按唐音排列，雖不適用；但西藏拼音，有許多字，書出人不能念。故此知西藏拼音亦有一定限制。兩種限制比較起來卽可得西夏拼音。"[4]用這種方法自然也能想像出來西夏音簡略的組織，但當中那細密的地方就有幾件事教人揣度不透

(1) Devéria: *L'Ecriture du Royaume de Si-hia ou Tangut 1894*。

(2) Berthold 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Vol. XVII*。

(3) Nicolos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1926*。

(4) A. I. Ivanov（伊鳳閣）：西夏國書說——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1923。

了。　譬如中國那難；但嗏；你甯；雖各有歧異，而夏音則同，（"那，難"韻不同，音一字，"但，嗏"聲韻俱不同亦音一字)。　那末裏邊收-ŋ 或收-n 同不收-ŋ，-n 的為什麼一點沒有分別呢，n- 和 d- 亦互相混亂呢？　伊鳳閣他沒有方法解決他了，他說："由此可以斷定平常必有換音法，即以輕音換重音"。　我們對于他這樣的答復覺得不能十分滿意，恐怕就是他所謂那換音的方法或者也終弱于幻想罷了。　我們也不必就悲觀起來以為西夏音實在沒有辦法了，如果我們着眼到西夏漢音的方音性或他的時間性，再拿藏音比較一下，就好像有一綫的曙光似的，下面就是一些舉例。　現在先論漢譯音。

我們討論漢譯音先決的問題，就是他的時間性和空間性。　我們知道掌中珠的年代是作于西歷紀元 1190 左右[5]，西夏國區域佔有今日陝西的北部甘肅的西北兩部，那末他那漢譯音當然也出不了那幾處的方音。　現在我們用好幾處西夏附近的西北方音和藏譯音來比較，覺得總有些相合，再拿日本譯自唐末(第七世紀)北方音的"漢音"一看，更可想像他那音值的大概了。　假如伊鳳閣說謂換音法的"剛，高"同音一字最難決的問題，我們若拿日本"漢音"西北方音來比較一下，就不能算是那末難的。　現在我把那最不容解決的陰陽互用問題來說明一下。

I.　附聲韻的討論。

譬如西夏深字，音為"那""難"，其韻在古一陰一陽，今日亦然，以之決同音一字之當否，自屬未可易定，但試觀今日西北方音，日本"漢音"[6]那就不難明了：

西夏字，	漢譯音	藏譯音
	那　難	

(5) 番漢合時掌中珠　骨勒著，成于西夏歷乾祐二十年。　惟乾祐紀元有較早四年(1168)三年(1169)及此 1171 三說。　按掌中珠序認乾祐二十一年為庚戌年與南宋紹熙元年，西歷 1190 同年，則第三說是。　時距西夏之亡僅三十六年。

(6) Bernhard 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c Chinoise 1924.* 第四册 (字典) 714 至 764 頁(但符號譯成國際音標)。

漢音	da	dan	ɡnaḥ[7]
歸化	na	nã	
大同	na	næ	
太原	nɔ	næ	
忻縣	nda	ndã	
太谷	nɔ	na	
文水	ndIII	ndĩ	
鳳台	na	nɛ	
蘭州	nɔ	næ	
平涼	no	nẽ	
西安	nɔ	nẽ	
三水	lo	læ	

從以上比較看來西北方音特色，就是沒有古音的附聲鼻韻-n，有幾處作成半鼻韻，有幾處簡直是純元音。 試想這"那"和"難"在韻尾上如鳳台的 na 和 nɛ，大同的na 和 næ，還有什麼大分別呢？ 自然是如太原太谷蘭州等處"那"的元音全是"o"和 a 或 ɑ 相去較遠，但我們知道他乃從古音 ɑ 變來的，那 æ 的演成又是因失掉舌尖附聲鼻韻-n 使舌位依前而來的，他的古元音也是 ɑ，那末他的古音讀爲 a 或 ɑ 大致沒什麼可疑的地方了，最好的如藏譯爲 ɡnaḥ 更使這個假定確實一些。 從這方面看來，那所謂"轉音"的方法，簡直沒有什麼成立的理由。 同樣的情形，收 -ng 韻的亦會和一個純元音的同音一字，譬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心)		你	甯	
	漢音	?	dei	ne,
	歸化	ɲi	ɲiɛŋ	ɡpeḥ
	大同	ɲi	ɲiəŋ	ɡne

(7) 藏文字母略依歐人習用羅馬字母改近國際音標，以便與漢音比較。

太原	pi	piə
忻縣	pɖi	pɖiə̃
太谷	pi	piə̃
文水	pɖi	pɖiə̃
鳳台	pi	piə
蘭州	pi	piə
平涼	pi	piə
西安	pi	piə
三水	pi	piə

我們若拿的半鼻音和純元音的情形，同"作"音近似，和上邊剛討論過的"難那"條沒什麼不可解說的。元音的內容，後邊將討論他。現在只要先說明他在收附聲鼻韻-ŋ的字同純元音譯音一字的關係就是。

總以上兩項，我們大概可以知道那陰陽互用的原因了。現在我們有個更好的例字，內容包有-n、-ŋ和純元音三種音譯一字音，使我們徹底明了當日西北方音的特色。同時也知西夏的音值並不因附聲韻的不同和純元音互用有所差異。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了解)		井(精善)	剪	姐	
	漢音	sei	sen	sa	rtse
	歸化	tɕiəŋ	tɕiə̃	tɕia	
	大同	tɕiəŋ	tɕie	tɕie	
	太原	tɕiəŋ	tɕie	tɕie	
	忻縣	tɕiə̃	tɕiŋ	tɕiə	
	太谷	tɕiə̃	tɕie	tɕie	
	文水	tɕiə̃	tɕiẽ	tɕie	
	鳳台	tɕiə̃	tɕia	tɕia	
	蘭州	tɕiə̃	tɕiæ̃	tɕiə	
	平涼	tɕiə̃	tɕiæ̃	tɕiə	

西安	tɕiŋ	tɕiẽ tɕiɛ
三水	tsiŋ	tsiə̃ tsiɛ

我們拿這三種韻來比較，那是多近似啊。所以我們來論西夏音正不必跟着他們走那條舊路呢。在本段未完以前，我不能把那古韻有附聲鼻音 -m 的字忽略過去，在西夏漢譯音當中他們和別的附聲鼻韻的有一樣的不幸，全都消失去了，如他們譯"人壬"二音用 ，"申深"用 "三珊"用 等都可證明。僅舉 音爲例

	人	壬
古音	nziən	nziəm
榆縣	zə̃	zə̃
太谷	zə̃	zə̃
文水	zə̃	zə̃
鳳台	zə̃	zə̃
蘭州	zə̃	zə̃
平涼	zə̃	zə̃
西安	zẽ	zẽ
三水	zə̃	zẽ

他們都是各自相同，並沒例外。可見宋末西北方音已經把所謂閉口韻的 -m 尾完全失掉，漸演成今日的半鼻音。關于陰陽互用的解釋，現在就止於此。不過我想一定有人還記得數年前，鋼和泰在他的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文中[8]，曾提起了梵僧法天宋初入中國譯經，譯"龍"爲 lu，"曇"爲 ut，並舉回鶻（uighur）文譯"龍"亦爲 lu 來揣想中國中古的方音的。同時胡適之先生更進一步來疑其爲西北方音裏的變遷。他說："法天初至中國，先在鄜州（陝西）譯經，後在蒲津（山西）譯經，最後乃到汴京。我疑心這個變遷是當時西北方言裏的變遷"。現在我們給他證實了，同時也想到西北方言這個半鼻音和失掉鼻韻的現像在宋初已經是發生了[9]，更可明了上邊對所討論的並

(8) 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 *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s and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胡適譯，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1923。

不是妄想的呢。 下面我們看古代非鼻韻的附聲韻(入聲)怎麼樣。 極明顯的，他同上邊情形一樣，失掉 -p, -t, -k 尾而與純元音同音一字，如鹿露，斛虎，豬竹各自同音，當中最有趣味的便算三（古音 sɑm）薩（古音 sɑt）同音一字的一條了。 一個收 -m，一個收 -t 卻來音一個字，除非他們都是純元音不能解釋這個現像。 底下我們來討論聲母。

2. 聲母的討論。

(a) 西北方音在與其他方音來比較不同的地方就是除 m-, n-, ŋ- 之外還有 mb-, 和 nd-, ŋg- 三種，如"米"忻縣和文水是 mbi，"內"是 ndue 及 ndei 他在上古是不是這樣，不得而知，但他在唐，宋這種現像，確很發達，日本譯的"漢音"，就是這樣的，("吳音"不如此) 馬伯樂先生曾根據其他証據來說明日本漢譯音，指出當唐代時候，北方方音有這種的現像。(10) 現在我們用藏譯和漢譯對照起來，知道宋朝西北就是那樣。 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定，必)	甯	
	漢音	dei	gdeḥ
	忻縣	ŋdʑiõ	dheḥ
	文水	ŋdʑiõ	dhe
	(字)	泥，迡	
	漢音	dei	dhi
	忻縣	ndʑi	
	文水	ŋdʑi	
	(列，折)	貌	
	漢音	bio:(eu)	dbuḥ
	忻縣	mbiu	

(9) 或更早些，據伯希和(Pelliot)所考證，"和尚"二字乃譯自中亞之 Upadiñya, 以"尚"對 diñya。

(10) H. Maspero: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XX 1920*。

	文水	mbiau(ɑ)	
（下）		迷	
	漢音	bei	ḥbḥi
	忻縣	mbi	dbḥi
	文水	mbi	ḥbi
（瑞）		玉獄	
	古音	ŋjwok	ḥʒu
	漢音	ɡiok	
	西北	ɡ 或 ɡo	
（上，於）		鵝	
	漢音	ɡa	ḥʒo
	歸化	ŋ	
	大同	no	
	太原	ɣe	
	忻縣太谷	ŋɡo	
	文水	ŋɡu	
	蘭州	no	
	平涼西安	ŋo	

從這個比較上看來，宋代的西北方音的確有一種鼻音破裂音藏在裏面裏。　所以我們從漢譯音揣想西夏音，不可把他忽略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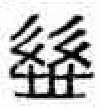
(b). 在漢譯對于聲母"r"因西北方音中沒有他，所以骨勒就在聲類"來"母字(以譯l—)的左邊加上個"口"旁以代表他的特點，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流，去）	囉	raḥ, rɑ
（骨）	嚕	ri
（諸）	呟（六丁）	ru

(所?)　　嚩　　gri　ri

這種方法是梵漢譯音的舊習慣，他因襲的來了，亦就是伊鳳閣所說的"風音"。

(c) 聲母方面，除以上所揣想的，在西夏漢譯裏邊還有兩字音一個西夏字的現像。這是很可注意的事情，同時亦是我們最難想像而前人好弄錯的一件事。因爲掌中珠上把這兩個字橫排起來，所以他們對于讀法也生次序的差異，如研究西夏文中間人物勞佛博士他看見㡾(耳)旁註有橫排"六泥"的音，他就按西文習慣自左而右的讀爲 r-ni 並且用藏文 r-na 來比較，穴爲"長尼"，人爲"卒尼"。他說這泥(ni)是西夏語的接尾字，這種說法，他自己都難以說明那些兩字音一字的原故。大概他全忘記那掌中珠是給中國和西夏華化的人看的呀！中國文舊習慣都是從右而左，他既用中國字來注音，當從中國習慣，萬不能忽從他習，自左而右和本書次序交錯的。現在我們更知道有一個很有力的證明，就是凡用兩字注一音的第一音"尼"等字（如"六泥，長尼，賫尼，精尼，祖尼"等等按中國讀法"尼"爲第一字)僅爲作濁音用的，殊非像伊鳳閣說的前置字音，更非接尾語。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坐)	尼祖 (tsuo)	ḥdźwu
	(長)	尼長 (ȡʻĭaŋ)	ḥdzoḥ
	(穴)	尼長 (ȡʻĭaŋ)	gdʐoḥ
	(時)	尼精 (tsĭæŋ)	dźeŋ ḥdźeḥ
	(行)	尼征 (tɕĭæŋ)	gtʃeḥ gtʃe
	(呪?)	魚各 (kɑk)	bŋe bŋu
	(汁)	啜作 (tsɑk)	gzoŋ
	(迴)	尼責 (tʂɒk)	dʐiḥ
	(虛)	宜則 (tsək)	ḥtshoḥ　(tsho)

還有許多不必全舉了，從藏譯方面就可看出那第一字"尼"等的用處，自然他們也有不十分相合的地方，但是我們要想到他還有時代不同的關係，大體上恐怕也就是這個

樣子了。　關于聲母我想就說到這裏，有的問題希望再等些時仍來說，現在我們討論元音。

3.元音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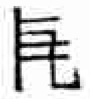
近代的ï,ï是從較古一點 i 變來的，o從古合口的ɑ變來的，差不多誰都知道。（這裏最應當注意的就是ï,ï,o來源不同，頂好參照中原音韻，支思部，和歌戈兩部。底下就是根據他的。）西夏漢譯音也是一樣。　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煩）	日知(ï)	ʑzi
		室資(ï)	t/i
	（去，流）	囉(o)	rɑ
	（好善）	訶(o)	dŋɑh

除此以外他還有個最普通現像，就是：

(a) 凡今音 iŋ, 古音 ĭəŋ, ĭeŋ, iɐŋ, iɛŋ. 西北方音爲 iə̃ 類音的，在西夏都是"e"，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法）	精	
	古音	tsĭɛŋ	rtse
	漢音	sei	
	西北	tɕiə̃	
		請青	
	古音	tsʻĭɛŋ	tshe
	漢音	sei	
	西北	tɕiə̃	
		丁	
	古音	tieŋ	te
	漢音	tei	
	西北	tiə̃	



論

古音 mjǐ (w) pŋ　　　ḥbheḥ

漢音 bei ɿ

西北 mb, mi ĩ i.

寧

古音 nieŋ　　　t.e, gne

漢音 dei

西北 ndia　i

（與，奉）

榮，永

古音 j'weŋ　　　we

漢音 ei

忻縣，蘭州 yə̃

太谷，文水，平涼 yũ

從中原音韻看來，他們全歸入庚青韻類，藏音都歸如"e"音。不過 iẽ 又不大像 e，那末這個有無特別理由，現在難下論斷，只是西藏音 i 和 e 往往相混，並且"e"有時讀得很高，有些像 i，或許藏譯就是受這個影響吧。

(b) 凡古音之 ɑŋ，ĭaŋ，中原音韻，江陽韻類，在西夏譯音中都是"o"，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三）

桑

古音 sɑŋ　　　gso,h

漢音 so:(-ɿ-u)　　　gsoŋ

西北 sɔ̃

太谷大同 sɔ

蘭州 sɔ̃

（讚）

養

古音 ĭaŋ　　　jo

io:(-ɿ-u)

西北　ĩ

太谷大同 ẽ

蘭州　ĩ

（實，現）　莽

古音　maŋ　　　rmo

漢音　ɪo

西北　mɔ̃

大同蘭州 mɔ̃

文水　mbu

太谷　mɔ

太原　mʌ

忻縣　mbə

（立，起發）　常

古音　ʑiaŋ

漢音　ʂɔ（-a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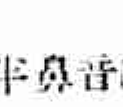
西北　tsɔ̃

蘭州　tʂɔ̃

太谷大同 tʂɔ̃

ɑŋ，ĭaŋ 轉成 ɔ 大概全是因半鼻音的 ɑ 或 a 聽起來總有些像 ɔ(11)，你看西北方音一致用 ɔ̃, 或 õ, ɔ̃。ɔ̃ 自然是近 ɔ，（õ 更近些）就 ɑ̃ 亦是不能算是過遠，我們可以想像宋代的西北方音，一定也是近似 ɔ 的一個元音了。

（二）但是古音 ɑn, an, ĭæn, ĭɛn, ĭwɛn 那就有些不同，他們全來對西夏音的 ɑ 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深）	難	

11. 說半鼻音時小舌微降，舌雖一樣作 ɑ 勢，但因小舌下降的原故，聲道較窄，舌部相對的顯高，所以聽來極像 ɔ 音。

古音　nɑn　　gnɑ

忻縣太谷 ndæ̃

平涼西安 næ̃

　　但

古音　tɑn　　dhɑ

西北　tɑ

忻縣太谷 ta

平涼西安 tæ̃

　　宣旋

古音　siwɑn, ziwɑn　　bsɑḥ

西北　(yæ　æ)

太谷文水 yẽ

大同太原 sue

中原音韻難但在寒山韻類，宣旋在先天韻類，宋代的西北方音，却來混在一起，可見他們顯然有分別。[12] "a"音的作成知道是失掉 -n，或作成半鼻音使舌向前而音高，但他在宋代的古音，許着開口一點近似"a"。其實 æ 就已經極似"a"了，那末"a"和"ɑ"(藏文古代的"ɑ"是 ɑ 還是 a，我們無從揣想去。) 還有什麼問題呢。這裏我們可以斷定他的音是"ɑ"。

關于元音的支節問題自然還多，但因今日西夏文的材料那樣的缺乏，譯音的考訂，簡直有些不可能。我這不過冒險的把牠提出引起同志研究的興趣。那種假定，我自己都沒一定的把握。還有元音方面，如中原音韻，魚模韻類的西夏音爲"u"，皆來韻類爲"e"家麻仍爲"a"尤侯爲 u，雖有些字如此，但數量太少，且有例外)決定尚難。我們只能希望材料增多，或研究更能進步，這不僅明白了西夏音的漢譯，

(12) 中原音韻是否代表一地方音，或者一如廣韻有集各地方音之可能，現在我們尚未有研究，殊難斷定，惟其不同於西北顯然，如把收 -m 類分出來，更和西北不同，羅福萇註譯音以汴京爲準，(南宋京已遷) 有些不妥。

同時也更可知道西北方音的宋代古音。（自然也能間接的考近古音。） 以下略說藏譯音。

關于藏譯音的解說伊鳳閣似已知那些複子音不能發音，他說：“但西藏拚音有許多字書出人不能念，”孟斯基教授也說從幾種單純音（非複字音）的藏譯音和漢譯音比較起來，知道藏譯音之複合子音是僅影響于一他後邊的音節，”勞咈也曾定西夏語音說他是無複子音的。 這種論斷現在似乎難以推翻的，但是我們應當注意他那所謂影響後音節的複子音，也有出乎例外而有來源的，尤其是數目字，如：

西夏文		藏譯音	比較
	（目，眼）	dmi	dmye (Jarun)
	（五）	d[illegible]	fɑ-ŋɑ (Lepcha)
	（二）	ɡniḥ	ɡɲis (Tibetan)
	（四）	zlɑḥ	slɑ (Chang-kia)
	（九）	dɡiḥ	dɡu (Tibetan)
	（藥）	rtsi	rtsi (Tibetan)
	（三）	ɡsoḥ	ɡsum (Tibetan)

關于這些字我們頂好說他是注藏音因襲藏文數目字的習慣寫下來的，或者是西夏借用他處的字，並不能否認單子音說的成立，可是也不要把他忽略過去。 其餘的如前 ḥ 和後 ḥ 也應當注意：

	（九）	dɡiḥ	dɡu (Tibetan) 又音 ɡi
	（中）	wu	又音 ḥu
	（二）	ɡniḥ	ɡɲis (Tibetan)
	（心）	ɡ[illegible]eḥ	sɲiŋ (Tibetan)
	（下）	dbhi	又音 ḥbhi
	（色）	rtsiŋ	又音 rtsiḥ

	(因)	dbuḥ	又音	ḥbu
	(時)	dzeŋ	又音	ḥdr·ḥ
	(光)	dbri	又音	ḥ'ḥi
	(三)	gsoŋ	gsum (Tibetan)	又音gsoḥ

他的前是ḥ或後是ḥ看來倒非偶然，可惜我只有少數的藏譯音並不能有什麼推斷，現在僅能想到前ḥ或者是代前置子音來影響後邊的單純子音，(作濁音)後ḥ大概是作爲長音的。 或者也許兩種ḥ都是因子音的失掉，來補那音量(quantity)的過程(失掉子音後，他的音量並不減短，仍須用字來代替他的時間)，我們都不能有所決定，只能希望將來再有機會研究他吧。

甘漢藏譯音表

漢譯音除去普通的現象以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文中已略有解釋，現在我們更把他列出一個表來，看起或者更明了一些。 列如括孤中的韻字，表示他還有例外，但是因爲知道的字太少，所以找不出什麼條理。

	西夏音(假定)	漢譯音	藏譯音
聲母	b- d- g-	mb- 迷(西北音) nd- 泥 ŋg- 鵝	加前置子音 如：dbu 或加 "ḥ" 如 ḥbuḥ
	dz- dz'- z-	加尼，魚，蘇，宜等字作濁音如"尼祖"	加前置子音 或"ḥ" 如 ḥdzwu gds'oḥ
	r-	加"口"於來母字旁如"囉"	r
韻母	a	中原音韻寒，山，先天，(歌，戈，麻)	a
	e	庚，清(皆，來)	e
	i	齊，微	i
	o	江，陽	o
	u	尤，侯(魚，模)	u
附聲韻	(?)，無(?)	準西北音(有解釋)	無(例外有解釋)

中國古音（切韻）之系統及其演變[1]

（附國音古音比較）

高本漢著

王靜如譯

「高本漢先生曾在他的中國分析字典裏作了一篇很長的引論，當中包括的是論諧聲和這一篇。論諧聲，趙元任先生前幾年已經譯了出來[2]，這篇雖只論近代音，但是我國講近代音的，現在還沒有他這樣有條理的討論，所以我現在把他譯成國語，我想至少也可以作研究近代音一個借鏡。關於高先生的北平音標，我給他改了幾點。他對於北京的 tɕi- tɕʻi- ɕi- 音分作兩種標法，從古音 k-, kʻ, gʻ-, x-, ɣ- 來的作 ki- kʻi- hi-, 從 ts-, tsʻ-, dzʻ-, s-, z- 來的作 tsi, tsʻi, si 現在都照實際北平音給他改正了。還有他說的那北平不吐氣清音 p, t, k, 細說起來是軟性的 b̥, d̥, g̊; 在 ɑ, 後邊的元音 u, 是一種開 ɯ, 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地方。文中關於音值有問題的幾點，全請趙元任先生指敎的，我極感謝他，底下便是高先生字典引論第二章的正文。」

在我的中國音韻學裏面，關於古音全部的考定，已有詳細的證明，此地不必再重複敍述了，現在我願意給他一個簡單的說明和他演變成他的一支方音——北京官話的幾點暗示。

A. 中國古音曾有一套很豐富的聲母。 如：

「(1) Bernhard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書中引論第二章原文名 *The Phonetic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Tsie jün*, *1923*)」

「(2) 同書引論第三章 *The Principles of the Phonetic Compounds* 趙元任先生譯爲國語名高本漢的諧聲說—清華國學論叢第二期」

ɖʐ', ɖʐ 大概在平聲裏是 tʂ', 在其他聲調是 ʂ.

(3) (舌面音舌上音及正齒(三等))t, t' tɕ, tɕ' ɕ(本來的，和從帶音的聲母變來的，參前(2))一起變成了舌尖後音，同時破裂(舌上)音也變成了破裂摩擦音。

知(古) ȶiḙ —— (近) tʂʅ; 張(古)ȶi̯aŋ → (近) tʂ'aŋ;

之(古) tɕi —— (近) tʂʅ; 煮(古) tɕi̯u → (近) tʂu;

輸(古) ɕi̯u —— (近) ʂu etc.

(4) 純輔音和有附顎作用的輔音的區別，現在看不出有什麼痕跡來了。 不過北京官話在近代已是很傾向到另一種很澈底的顎化作用上去。 舌根音k, k', X (本來的，或來自帶音的)和舌尖前音的破裂摩擦及摩擦音 ts, ts',s (本來的或來自帶音的)——可是舌尖前破裂音 t, t' 不在內——在近代的 i 和 y 的前邊同樣的全被顎化了。

基 (古) ki —→ (近) tɕi, 漸 (古) tsi̯æn —→ (近) tɕiɛn,

堅 (古) kie —→ (近) tɕiɛn, 酒 (古) tsi̯ə̆u —→ (近) tɕiu,

捲 (古) k'wæn —→ (近) tɕyan, 聚 (古) tsi̯u —→ (近) tɕy,

鄉 (古) Xi̯aŋ —→ (近) ɕiaŋ, 相 (古) si̯aŋ —→ (近) ɕiaŋ,

許 (古) Xi̯wo —→ (近) ɕy. 須 (古) si̯u —→ (近) ɕy, etc.

(5) 古音的 ȵʑ, 北京音已失掉他的前半鼻音，並且 ʑ 也變成了舌尖後音 ʐ (比較前第(3)類)：

人 (古)ȵʑi̯ĕn —→ (近)ʐən.

凡ʐʅ(←ȵʑi, ȵʑiḙ)全是這樣演變的：ʑi —→ ʐʅ → ʐ → (ɚ)ʐ → ər.

(6) i,u 和 y 的前邊的輔音 ŋ, 在官話裏面失掉了：

疑 (古) ŋi — (近) i; 吾(古)ŋuo → (近) u; 元(古)ŋi̯wɐn → (近)yan

B. 古音所有的輔音韻尾如 p, t, k, m, n, ŋ, 在官話裏 p, t, k 失掉，m 變成了 n, 但 n 和 ŋ 仍然保存未變：

拉 (古) lɒp —→ (近) lʌ; 殺(古) ʂat —→ (近) ʂʌ;

哭 (古) k'uk —→ (近) k'u; 三(古)sɑm —→ (近) san.

廣 韻 韻 目 表(5)

攝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果	開	一	歌 部[ɑ]	歌	哿	箇	
		二	麻加部[a]	麻加	馬賈	禡駕	
		三	麻耶部[ĭa]	麻耶	馬野	禡夜	
	合	一	戈鍋部[uɑ]	戈鍋	果	過	
		二	麻瓜部[wa]	麻瓜	馬寡	禡化	
		三	戈靴部[ĭuɑ]	戈靴			
遇	合	一	模 部[uo]	模	姥	暮	
		三	魚 部[ĭwo]	魚	語	御	
		三	虞 部[ĭu]	虞	麌	遇	
蟹	開	一$_1$	咍 部[ɑi]	咍	海	代	
		一$_2$	泰蓋部[ɑ:i]			泰蓋	
		二$_1$	皆諧部[ai]	皆諧	駭	怪介	
		二$_2$	佳街部[a:i]2	佳街	蟹解	卦懈	
		二$_3$	夬寨部[a:i]3			夬寨	
		三$_1$	祭例部[ĭæi]			祭例	
		三$_2$	廢刈部[ĭɐi]			廢刈	
		四	齊雞部[iei]	齊雞	薺	霽計	
	合	一$_1$	灰 部[uɑi]	灰	賄	隊	
		一$_2$	泰外部[uɑ:i]			泰外	
		二$_1$	皆懷部[wai]	皆懷		怪壞	
		二$_2$	佳蛙部[wa:i]2	佳蛙	蟹拐	卦挂	
		二$_3$	夬快部[wa:i]3			夬快	
		三$_1$	祭歲部[ĭwæi]			祭歲	
		三$_2$	廢穢部[ĭwɐi]			廢穢	
		四	齊圭部[iwei]	齊圭		霽桂	

(5) 分析字典原無此表，因求明瞭古韻組織的詳情，也請以趙元任先生在清華的講義發表。

攝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illegible]	脂之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止		[illegible]	微[illegible]	微	尾	[illegible]	
		[illegible]	脂合部[wi]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合	[illegible]	支合部[wi]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微合部[wəi]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豪 部[au]	豪	[illegible]	[illegible]	
			肴 部[au]	肴	[illegible]	效	
效	開	二	宵 部[illegible]	宵	[illegible]	笑	
		四	蕭 部[ieu]	蕭	[illegible]	嘯	
		[illegible]	[illegible] 部[əu]	[illegible]	厚	候	
流	開	[illegible]	尤 部[iəu]	[illegible]	有	宥	
		四	幽 部[illegible]	[illegible]	黝	幼	
		一1	覃 部[əm(-p)]	覃	感	勘	合
		一2	談 部[am(-p)]	談	敢	闞	盍
		二1	咸 部[ɐm(-p)]	咸	[illegible]	陷	洽
咸	開	二2	銜 部[am(-p)]	銜	檻	鑑	狎
		三1	鹽 部[iɛm(-p)]	鹽	琰	豔	葉
		三2	嚴 部[iɐm(-p)]	嚴	儼	釅	業
		四	添 部[iem(-p)]	添	忝	㮇	帖
	合	三	凡 部[wɐm(-p)]	凡	范	梵	乏
深	開	二	侵 部[iom(-p)]	侵	寑	沁	緝

攝	呼	等	韻	平	上	去	入
山	開	一	寒 部[an(-t)]	寒	旱	翰	曷
		二₁	刪顏 部[an(-t)]1	刪顏	潸赧	諫晏	黠札
		二₂	山閑 部[an(-t)]2	山閑	產簡	襇莧	鎋瞎
		三₁	仙延 部[ǐɛn(-t)]	仙延	獮演	線彥	薛列
		三₂	元言 部[ǐɐn(-t)]	元言	阮偃	願建	月歇
		四	先前 部[ien(-t)]	先前	銑典	霰甸	屑結
	合	一	桓 部[uan(-t)]	桓	緩	換	末
		二₁	刪關 部[wan(-t)]1	刪關	潸睆	諫患	黠滑
		二₂	山鰥 部[wan(-t)]2	山鰥	產撰	襇幻	鎋刮
		三₁	仙緣 部[ǐwɛn(-t)]	仙緣	獮兗	線絹	薛悅
		三₂	元原 部[ǐwɐn(-t)]	元原	阮遠	願怨	月越
		四	先玄 部[iwen(-t)]	先玄	銑犬	霰眩	屑決
臻	開	一	痕 部[ən]	痕	很	恨	
		三₁	真 部[ǐěn(-t)]	真(臻)	軫	震	質(櫛)
		三₂	欣 部[ǐən(-t)]	欣	隱	焮	迄
	合	一	魂 部[uən(-t)]	魂	混	慁	沒
		三₁	諄 部[ǐuěn(-t)]	諄	準	稕	術
		三₂	文 部[ǐuən(-t)]	文	吻	問	物
宕	開	一	唐岡 部[ɑŋ(-k)]	唐岡	蕩朗	宕浪	鐸落
		二	江 部[ɔŋ(-k)]	江	講	絳	覺
		三	陽良 部[ǐaŋ(-k)]	陽良	養兩	漾亮	藥略
	合	一	唐光 部[waŋ(-k)]	唐光	蕩廣	宕曠	鐸郭
		三	陽方 部[ǐwaŋ(-k)]	陽方	養往	漾放	藥縛

攝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一	登燈部[əŋ(-k)]	登燈	等	嶝	德得
		二₂	庚羹部[ɐŋ(-k)]2	庚羹	梗鯁	映更	陌格
		二₃	耕爭部[ɐŋ(-k)]3	耕爭	耿	諍硬	麥革
	開	三₁	清征部[ĭæŋ(-k)]	清征	靜整	勁	昔石
		三₂	庚京部[ĭɐŋ(-k)]2	庚京	梗景	映敬	陌戟
		三₄	蒸丞部[iəŋ(-k)]	蒸	拯	證	職織
		四	青經部[iəŋ(-k)]	青經	迥頂	徑	錫歷
梗		一	登肱部[wəŋ(-k)]	登肱			德國
		二₂	庚橫部[wɐŋ(-k)]2	庚橫	梗礦	映濊	陌虢
		二₃	耕宏部[wɐŋ(-k)]3	耕宏		諍迸	麥獲
	合	三₁	清傾部[ĭwæŋ(-k)]	清傾	靜頃		昔役
		三₂	庚榮部[ĭwɐŋ(-k)]2	庚榮	梗永	映詠	
		三₄	蒸域部[ĭwəŋ(-k)]				職域
		四	青螢部[iwəŋ(-k)]	青螢	迥潁		錫鶪
		一1	東紅部[uŋ(-k)]	東紅	董	送貢	屋谷
通	合	一2	冬部[uoŋ(-k)]	冬	腫湩	宋	沃
		三₁	東融部[ĭuŋ(-k)]	東融		送仲	屋六
		三₂	鍾部[ĭwoŋ(-k)]	鍾	腫勇	用	燭

C. 說到古韻當中元音的系統那就比近代官話豐富的多了。 有好些在古音分得很嚴的韻，到了官話裏就全給變成一韻了。 除去韻當中的主要元音 (head vowel) 以外，在古音還有許多類的字含着介音 (medial) i (輔音性的 ĭ: 甄 k'ĭæn 或元音性的 i: 堅 kien) 和 u (輔音性的 w: 關古音 kwan, 廣州 kwan 或元音性的 u: 官古音 kuan 廣州 ku:n)。 從前往往一個字兼有 i, u 兩種介音。 從下表可以看出古韻變遷的大意：

(1) 果攝　　古　　　　近

-ɑ: 哥 kɑ, 多 tɑ　　ko, to

-a: 家 ka, 巴 pa, 沙 ʂa　　tɕiʌ, pʌ, ʂʌ

-ǐɑ: 也 ǐɑ,　　寫 sǐɑ, 者 tɕǐɑ　　iɛ, ɕiɛ, tʂɤʌ

-uɑ: 果 kuɑ,　　破 p'uɑ, 妥 t'uɑ　　kuo, p'o, t'o

-wa: 瓜 kwa　　kua

-ǐwɑ: 靴 Xiwɑ　　ɕyɛ

洪(grave) -ɑ 變成了-o 並且-uɑ→-uo:可是在某種聲母的後面，把 u 失掉了。(7)

細(aigu) a 仍然保存着，但在舌根音和喉音後面，唐朝的時候已經有一個 i 音加進去(顎化)了：ka →kia, etc.

-ǐa→-iɛ, -ǐwɑ→ -yɛ 是經過了轉音的變化(因爲 i,u 的關系，影響到主要元音—umlaut 作用)。 但在舌尖後音(舊舌尖後音和舌面前音北京全歸入舌尖後音去了，參前) 之後，因爲很難同前元音 (i,e,æ) 的舌位相合，所以他們有一個特別的演變(tɕǐæ)→tʂæ→tʂɤʌ (不過官話當中仍然有存留這樣的演進：tʂæ→tsæ)。

(2) 止攝　　古　　近

-i: 基 kji, 李 lji, 尸 ɕi, 子 tsi　　tɕi, li, ʂʅ, tsɿ

-ǐě:奇 g'jiě 離 ljiě,皮 b'jiě 知 tiě, 斯 sie 兒 ȵʑiě　　tɕ'i, li, p'i, tʂʅ, sɿ, ɚ

-ǝi:機 kjǝi　　tɕi

-wi: 規 kjwi, 悲 pjwi, 追 twi　　kuɛi, pɛi, tʂuɛi

-wiě: 虧 k'jwiě 碑 pjwiě 吹 tɕ'wiě　　k'uɛi, pɛi, tʂ'uɛi

-wǝi: 歸 kjwǝi, 非 pjwǝi　　kuɛi, fɛi

韻母 -i, -iě, -ǝi 在唐初的時候全變成 -i,: kji, lji, ɕi, si 等等，但那舌尖後音有同上所述一樣變更的結果：ɕi→ʂʅ,甚至舌尖前音也是這樣的演變：tsi→tsɿ, si→sɿ(ȵʑi→ʑi→

〔(6)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當注意，就是高先生依一般西人的中國音拚法在 p,p', t,t', tʂ, tʂ', ts, ts' 後用"o", k k' 後用 "uo" 實際說來 p,t 等後的元音並沒失去合口性，不過較 k 後小點就是。 以較細之國際音標識之，當其在 p, t 後是〔ᴜʌɔ〕k 後是〔uʌɔ〕。〕

ʐ[illegible]→ɚ 參前(10)）。

*-wɑi -wai -wɐi 全變成了 -uei（在北京音，時常是 uɪ，特別在平聲字也讀低一些）而*在雙唇音的後邊 -uei, 的 u 却失掉了。

(3) 蟹攝	古	近
-ɑi:	該 kɑi, 來 lɑi	kai, [illegible]
-ai:	皆 kai, 埋 mai, 齋 tʂai	t[illegible], mai, tʂ[illegible]
-ɐ:i:	丐 kɐ:i, 大 dʻɐ:i	[illegible]
-a:i:	佳 ka:i, 罷 pa:i, 柴 dʐʻa:i	t[illegible], p[illegible], [illegible]
-ǐæi:	蓺 ŋǐæi, 例 lǐæi, 蔽 bʻǐæi, 世 ɕǐæi	[illegible]
-iei:	雞 kiei, 低 tiei, 迷 miei	[illegible], ti, [illegible]
-uɑi:	瑰 kuɑi, 推 tuɑi, 莓 muɑi	kuei, [illegible], mei
-wai:	乖 kwai, 拜 pwai	kuai, pai
-uɐ:i:	外 ŋuɐ:i, 會 ɣuɐ:i, 昧 muɐ:i	uai, xuei, mei
-wa:i:	掛 kwa:i, 派 pʻwa:i	kua, pʻai
-ǐwæi:	衛 jǐwæi, 歲 sǐwæi	uei, suei
-iwei:	圭 kiwei	kuei
-ǐwɐi	廢 pǐwɐi	fei

韻尾 i 在長音 ɑ: 後面時候，常常的失掉：dʻɐ:i→ta；舌根音和"細" ɑ 的中間又有介音 i 生長起來恰像本段第一類的情形：kɑi→kiai，並且這個 kiai 在幾處官話仍保存着這樣）在北京音因為受了顎音化，接着就演變成了 tɕie。

-ǐæi 和 -iei 因單音化（Monophthongized）變成了 i，所以就同第二類的 kji, lji 等的今音一樣；並且在舌尖後音後邊的也有相同的演進，ɕi→ʂʅ等。 -ǐwæi, -iwei, -ǐwɐi 甚至於 -uɑi，全部變成了 -uɛi，所以今音也和第二類的 kuɛi, suɛi 等變成一樣了。 但是唇音也有他的一致演進（失掉 u）：fuei→fei。

(4) 山咸攝　　古　　　　近

-ən: 根 kən 吞 [illegible] kən tun

-an: 難 kan [illegible] an t[illegible]iɛn an

-ăn: [illegible] k[illegible] [illegible] 綿 [illegible] [illegible] t[illegible] lien pien, tsan

-ĭn: 巾 kĭn [illegible]

-iɛn: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illegible] [illegible] pi[illegible]

-uən: 官 kuən, 端 tuən [illegible] kuan tuan [illegible]an

-wan: 關 kwan [illegible] [illegible]wan [illegible] [illegible]an

-ĭwɛn: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ɕ'yan tɕ'yan tɕuan

-ĭwɐn: 元 ŋĭwɐn [illegible] yan fan

-iwen: 玄 ɣiwen [illegible] [illegible] pi[illegible]

在[illegible]……[illegible]用了 kan kian [illegible]這個音不久[illegible]……æn, [illegible]和 ien變成了 ian, tɕ'ian, lian, pian, 等。但[illegible]……(tɕ'ɛn)tɕiæn→tɕen→tɕan (不過仍有一些官話[illegible]……)

-ĭwan, -ĭwɐn, [illegible] iwen [illegible]……[illegible]：

(a) 在脣音後 -ĭwɐn [illegible] pĭwɐn [illegible] fan [illegible] [illegible]wen [illegible] w;

(b) 舌尖[illegible]……(tɕĭwan→tɕĭwan→tɕwan [illegible] (uɛ)) →tɕuan,

古韻的-ən, -an, [illegible] -ĭn -iɛn -ĭwɐn 的元音很準確的[illegible]以上 -n 的演變法一致的進行[illegible]-n [illegible]

(5) 臻深攝 [illegible] 近

-ən 根 [illegible] kən

-ĭən 巾 kĭən 新 sĭən 民 mĭən 身 ɕĭən tɕin, ɕin, min, ʂən

(7) 切韻將山，刪分為二韻，後者或是長一點，-aːn：但對於此種說法還沒有強有力的證明，所以都寫成 -an 了。—〔原註〕。

-ǐən:	斤 kǐən	tɕin
-ǐəm:	今 kǐəm, 心 sǐem, 品 p'ǐəm, 針 tɕǐem	tɕin, ɕǐn, p'in, tʂən
-uən:	昆 kuən, 敦 tuən, 門 muen	k'un, tun, mən
-ǐuĕn:	均 kǐuĕn, 詢 sǐuĕn, 準 tɕǐuĕn	tɕyn, ɕyn, tʂun
-ǐuən:	君 kǐuən, 分 piuən	tɕyn, fən
-ǐwĕn:	箘 kǐwĕn, 憫 mǐwĕn (8)	tɕyn, min

-ǐen, -ǐən, ǐəm 全變成了-in, 除去變硬的舌尖後音的這個例外他的演變是：（tɕǐĕn →）tʂiĕn→tʂĕn→tʂən.

-uən 在脣音後邊變成了 -ən, muən→mən, 在別一方面呢，那就全變成 -un: kuən→kun（但中部的官話方音仍然有這 kuən 的音，並且甚至於在北京有時也可以常見有一個微微 ə 音的存在：kuən）。

-ǐuĕn -ǐuən -ǐwĕn (8) 全變成了-yn,可是有兩個例外：

(a) 在雙脣音的後邊演進為 pǐuən→fuən→fən mǐwĕn→min:

(b) 在變硬的舌尖後音後面為：(tɕǐuĕn →) tʂǐuĕn→tʂuĕn→tʂun.

(6) 梗攝

	古	近
-əŋ:	恆 ɦəŋ, 登 təŋ, 崩 pəŋ	xəŋ, təŋ, pəŋ
-ɐŋ:	更 k'ɐŋ, 孟 mɐŋ, 生 ʂɐŋ	kəŋ, məŋ, ʂəŋ
-ǐæŋ:	輕 k'ǐæŋ, 清 ts'ǐæŋ, 名 mǐæŋ, 聲 ɕǐæŋ	tɕ'iŋ, tɕ'iŋ, miŋ, ʂəŋ
-ǐɐŋ:	京 k'iɐŋ	tɕiŋ
-ieŋ:	經 kieŋ, 丁 tieŋ, 冥 mieŋ	tɕiŋ, tiŋ, miŋ
-ǐəŋ:	兢 kiəŋ, 冰 pǐəŋ, 升 ɕǐəŋ	tɕiŋ, piŋ, ʂəŋ

〔(8) 按唐寫本切韻殘卷沒有諄部，裏頭的字都算眞部合口，而且贇字（高先生認為ǐwĕn 的）是"於倫反"（倫廣韻諄韻，高先生認為 -ǐuĕn）。 現在既然論所謂古音當以切韻為立足點，那末 iwĕn(眞合口)與 ǐuĕn (諄)之別當然不能成立，所以 -ǐwĕn 這韻母可以取消了。〕

-wɒŋ: 宏 ɣwɐŋ　　xuŋ

-ǐwæŋ: 傾 k'ǐwæŋ　　tɕ'iŋ

-ǐwɒŋ: 兄 xǐwɒŋ, 兵 pǐwɒŋ　　ɕiuŋ, piŋ

iweŋ: 螢 ɣiweŋ 茗 miweŋ　　miŋ

-əŋ 和 -ɐŋ 全變成了一個 -əŋ 的音，但 k 等和 ŋ 的中間，在罕見的例中，又發生了一個介音 i,(恰像第一類) 行 ɣɐŋ→ɣiɐŋ→ɕiŋ。

-ǐɛŋ, -ǐɐŋ, -ieŋ 和 -ǐəŋ 全變成 iŋ, 那個硬化的舌尖後音又是一個例外：(tɕǐəŋ→) tʂǐəŋ→tʂəŋ; (tɕǐɛŋ→) tʂǐɛŋ→tʂɛŋ→tʂəŋ (因仿效 (analogy) 作用)。

雙唇音後 -ǐwɛŋ, -ǐwɐŋ -ǐweŋ 裏面的 w 早早兒的就失掉了，(pǐwɐŋ→pǐɛŋ) 並且照平常樣子演進成 -iŋ (piŋ 等) 這裏 k 等也有同樣的演進 iweŋ 和 iweŋ→iŋ, 但 -ǐweŋ) 却是例外 (他的演變是→iuŋ)。

(7) 宕攝　古　　近

-ɑŋ: 剛 kɑŋ, 當 tɑŋ, 忙 mɑŋ　　kɑŋ, tɑŋ, mɑŋ

-ǐaŋ: 僵 kǐaŋ, 相 sǐaŋ, 章 tɕǐaŋ　　tɕiɑŋ, ɕiɑŋ, tʂɑŋ

-ɔŋ: 江 kɔŋ, 邦 pɔŋ, 雙 ʂɔŋ　　tɕiɑŋ, pɑŋ, ʂuɑŋ

-wɑŋ 光 kwɑŋ, 幫 pwɑŋ　　kuɑŋ, pɑŋ

-ǐwaŋ: 狂 ɡ'ǐwaŋ, 方 pǐwaŋ　　k'uɑŋ, fɑŋ

舌尖後音仍因硬化的緣故，失掉他的 i (tɕǐɑŋ→) tʂǐɑŋ→tʂɑŋ。

-ɔŋ 在唐代的語言裏邊漸次的分裂成了 -ɔaŋ, 後來他便在某種輔音的後邊演變爲 -uɑŋ (ʂuɑŋ) 而在其他輔音後面却變成 -ɑŋ: 江 kɑŋ 直到近代更有一個介音 i (恰像第一類) 在那裏發生了：kɑŋ→kiɑŋ 至於那和 w 相聯的 ǐ 在這類裏全被丟掉成爲 k'ǐwaŋ→k'uɑŋ。

(8) 效攝　古　　近

-ɑu: 高 kɑu, 刀 tɑu, 毛 mɑu　　kɑU, tɑU, mɑU

-au: 交 kau, 飽 pau, 爪 tʂau　　tɕiɑU, pɑU, tʂɑU

-ǐɛu: 驕 kǐɛu, 苗 mǐɛu, 燒 ɕǐɛu　　tɕiɑU, miɑU, ʂɑU

-ieu: 澆 kieu, 料 lieu, 雕 tieu　　　　　　tɕiɑu, liɑu, tiɑu

在這[illegible]和[illegible]一樣的樣子有介音 i 生出來，作成 keu→tɕiɑu，-iau, -ieu [illegible] 的變遷，受了仿效作用的原故，可是那今日山西官話[illegible] iau [illegible]

在[illegible] → tɕiau → tɕau.

(9) 流攝　　古　　　　　　　　　　近

-ǝu: [illegible] 樓 lǝu, [illegible]　　　　kou, lou, tou

[illegible]　　　　tɕiu, mou, sou

-iǝu: [illegible]　　　　iu, miu [illegible]

-ǝu -iǝu [illegible] -iu. 在舌尖後音和某種脣音的後面的演變卻是例外：(tɕĭǝu→)tɕiu [illegible] 仍變成 tʂou。

(10) 遇攝　　古　　　　　　　　　　近

-uo: 古 kuo, 都 tuo, 鋪 puo　　　　ku, tu, pʻu

-ĭwo: 居 kĭwo, 徐 zĭwo, 書 ɕĭwo　　　　tɕy, ɕy, ʂu

-ĭu: 俱 kĭu, 須 [illegible], 輸 [illegible], 夫 pĭu　　　　tɕy, ɕy, ʂu, fu

-ĭwo 和 -ĭu 變成了一個 -ĭu 這個 -ĭu 又變成 -y（經過轉音的變化）舌尖後和雙脣音後的仍是例外(tɕĭu→)tɕiu→tʂu pĭu→fu.

(11) 通攝　　古　　　　　　　　　　近

-uŋ: 工 kuŋ, 東 tuŋ, 蒙 muŋ　　　　kuŋ, tuŋ, moŋ

-uoŋ: [illegible] 冬 tuoŋ　　　　muŋ,(nǝŋ), tuŋ

-ĭuŋ: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風 pĭuŋ　　　　kuŋ, tʂuŋ, fǝŋ

-ĭwoŋ: 恭 kĭwoŋ, 鍾 tɕĭwoŋ, 封 pĭwoŋ　　　　kuŋ, tʂuŋ, fǝŋ

-uŋ和 -uoŋ 同變成一 -uŋ,

〔(9) iǝu→iou 參國音古音比較。〕

〔(10) 窮，穹和他們的底韻同圈下的字近讀 tɕiuŋ 而不讀 kʻuŋ 乃是例外。〕

-iuŋ 和 -iwoŋ 變成一個: -iuŋ，但 i 在這類裏常常的失掉(現在官話裏面是找得到他的痕跡如：龍 liuŋ 等。)

muŋ, fuŋ—məŋ, fəŋ, 因為受了異化作用(dissimilation m,f:u)的原故。

入聲 古代的收 -p,-t,-k 現在官話已經失掉) 的韻有的演變和別的聲調的字有一個同樣的傾向，就是有一種 -m,-n,-ŋ 尾的韻大概有一個 -p,-t,-k 的入聲韻相配，而他的演變亦是相似的。 現在只須把兩者演變上重要的紛歧幾點寫在這裏：

(甲)干 kɑn、 官 kuɑn—kan, kuan, 和剛 kɑŋ—kɑŋ；但是

葛 kɑt, 闊 k'uɑt—kə, kuo, 各 kɑk—kə 比較著 kə 與 kuɑ—kə, kuo。

(乙)戰 tɕiɛn,—tʂæn—tʂan;但是

設 ɕiɛt —ʂə —ʂə (比較著 tɕia—tʂa—tʂʌ)。

專 tɕiwɛn—tʂuæn—tʂuan;但是

說 ɕiwɛt—ʂuɔ—ʂuo

(丙)權 g'wɛn—k'yan,但是 悅 iwɛt—yɛ(和相似的 -iwɐt, -iwet)

(丁)針 tɕiəm—tɕiəm—tʂən,(-m→-n);但是

汁 tɕiəp —tɕip — tʂi—tʂʅ(和相似tɕiet, tɕiat, tɕiek全—tʂi—tʂʅ)。

(戊)門 muən →mən, 和 分 piuən—fən; 但是

勃 b'uət—po, 和 弗 piuət—fu。

(己)恆 ɣəŋ, 崩 pəŋ—xəŋ, pəŋ, 和 生 ʂɐŋ, 孟 mɐŋ,→ʂəŋ,məŋ;但是

黑 xək→xə 或 xəi, 宅 ɖ'ɐk—tʂʌ 或 tʂai, 白 b'ɐk— pai 或 po — 這是不時失掉 -k 後，有 i 的痕跡存在。

(庚)僵 k'iɑŋ—tɕiɑŋ, 江 kɔŋ—kɔaŋ—kɑŋ—tɕiɑŋ;但是

腳 k'iɑk—tɕyo, tɕyɛ 或 tɕiau(-u←-ɣ←-k), 和 角 kɔk—kɔɑk—kak—kiak 在唐代，而這個 kiak (恰似古音k'iak) — tɕyo, tɕyɛ, 或 tɕiau (這三種不同的元音 -yo, -yɛ, -iau 北京官話裏同一個字全有的)(11)。

中國古代音韻，(他的變遷我已經略加敘述)現在我們應當知道在隋，唐時代並非

(11)但在近幾十年來 yo 的讀法已經不大聽見了。

僅此一種方音，在別的方面仍然還有。 當中頂重要的就算吳地的方音，日本引用的"吳音"就根據他；其他如日本引用的"漢音"也是根據那時中國北方方音成的。 說起那吳地方音就和當時北方的方音很有些個不同：

	切韻	"漢音"	"吳音"
低	tiei	tei	tei
下	ɣɪt	kɪt	ge

就是甚至於僅以北方的方音而論，又有些差異，如在切韻讀 kuŋ, kuk 的字在一些北方方音裏就有讀為 kuoŋ, kuok 的，並且我們可以從高麗譯音（稍微比切韻早些，而根據北方方音譯去的），推測得來的，更有些音讀却為 koŋ, kok 呢。

但是寬泛的說來那切韻的音，差不多可以算是近代方音的先祖（僅在南方有少數仍有吳音的痕跡）。 若然，那末咱們只有對這種古語有一點詳細的知識後，當然要拿他作為研究中國文字的一個天然的根據了。

★ ★ ★

附 國音古音的比較

高本漢以上所論，大致雖然都說到了，並且仍有好些遺漏和不嚴密的地方，趙元任先生從前把本篇曾作了一個精密的撮要並且補了幾處的小遺漏，成了底下這個表。(12)我們把這兩篇對照的看起來，一定能得些比較完全的古今音變遷系統的印像，（一以解釋音理，一有精密變遷結果）不過趙先生說，他得預聲明一句，他說這可以算是古今音變遷的一個說明，並不能當那古今音變遷律的"律"的名稱。 的確，我們中國語言學正在發軔的當兒，講到"律"（law）上，到是有些困難，不過趙先生這個表確是根據那最普通而可靠的數千字，以古今音統計過的，那末雖然說不到什麼"律"，至少也是近乎"律"了。

國音古音的比較

I. 聲母。

1. 幫系分化為幫非系，只有開口三等一個尤部跟合口三等變非系，而合口三等

〔(12)也是在清華大學作講義用的。〕

當中：

虞麌遇微歸凡元原文陽方東融鍾部變非系；

脂追支爲仙緣諄庚榮不變。

明母變爲微母的化爲u-音，當字頭的字。

2. 全濁音（就是帶音的破裂音並 bʻ，定 dʻ 澄 ȡʻ 羣 gʻ 破裂摩擦音從 dzʻ 牀崇 dʐʻ 牀乘 dʑ 跟摩擦音邪 z，禪 ʑʻ 匣 ɣ）失去喉音變成清音（不帶音）。破裂跟破裂摩擦音在平聲吐氣，在仄聲不吐氣。牀崇 dʐʻ 牀乘 dʑ 禪 ʑʻ 在平聲大致變 tʂʻ，在仄聲變 ʂ。

3. 知系當中的知莊兩組在入聲有一部份（大都是梗攝字讀書音）變成舌尖前音 tz, ts, s。

4. 知系當中知莊兩組舌面音變成舌尖後音 tʂ, tʂʻ ʂ。並且日母 ɲʑ 失去鼻音變成ㄖ（國語羅馬字 r）。日母在止攝又失去聲母而成捲舌韻（國語羅馬字 el）。

5. 見系裏見（除疑母）曉兩組跟端系裏精組在現在的 i-, y- 類全變舌面前音 tɕ, tɕʻ, ɕ。

6. 疑母全失去，跟喻母合併。（有牛倪擬等幾個少數的例外。）

II. 韻尾。

古 p, t, k, m, n, ŋ 輔音韻尾只留了 n, ŋ。m 併入 n。p, t 全失去。k 大部失去，在有些字的白話音變爲 -i, -u 尾。

III. 元音。

1. 果攝

歌 ɑ	今 k 系 ɣʌ 其餘 uo	戈鍋 uɑ	今 k 系 ɣʌ, uo, 其餘 uo
麻加 a	今 tɕ 系 iʌ 其餘 ʌ	麻瓜 wa	uʌ
麻耶 ja	今 tʂ 系 ɣʌ 其餘 iɛ	戈靴 ǐuɑ	yɛ

2. 遇攝

模 uo	u
魚 ǐwo	今 tʂ 系 u, 其餘 y（無 f 母）
虞 ǐu	今 tʂ 系 f 母 u, 其餘 y

3. 蟹攝

咍 ɑi	ai		
泰開 ɑ:i	ai, ɛ	灰 uɑi	今p系 ei, 其餘 u(ε)i
皆諧 ai	今tɕ系 iɛ, 其餘 ai	泰外 uɑ:i	今p系 ei, 其餘 uai, u(ε)i
佳佳 a:i	今tɕ系 iɛ, ia, 其餘 ai, a	皆懷 wai	今p系 ai, 其餘 uai,
夬寨 a:i	ai	佳蛙 wa:i	今p系 ai, 其餘 uai, ua
祭例 iɛi	今tʂ系ʅ其餘i	夬快 wa:i	uai, ua
廢刈 iɐi	i	祭歲 iwɛi	今tʂ系 ui, 其餘 u(ε)i
齊雞 iei	i	廢穢 iwɐi	ei
		齊圭 iwei	u-i

4. 止攝

脂夷 i, 之 ï, 支移 iɛ	今tʂ系ʅ, 今ts系ɿ, 古日母ər, 其餘 i	脂追 wi 支爲 wiɛ	今p系 ei, 其餘 u(ε)i
微衣 ĭəi		微歸 wĭəi	u(ε)i

5. 效攝

豪 ɑu	ɑU
肴 au	今tɕ系 iɑU 其餘 ɑU
宵 iɛu	今tʂ系 ɑU 其餘 iɑU
蕭 ieu	iɑU

6. 流攝

侯 əu	oU
尤 iə̆u	今p系 oU,u, 今tʂ系 oU 其餘 i(o)U
幽 iə̆u	i(o)U

7. 山攝（咸攝 -m 尾變 -n, 與山攝同樣變化）

寒 ɑn	an	桓 uɑn	今p系 an 其餘 uan
山艱 刪顏 an	今tɕ系 ian(iɛn), 其餘 an	山鰥 刪關 wan	今p系 an 其餘 uan
仙延 iɛn	今tʂ系 an, 其餘 ian	仙緣 iwɛn	今p系 ian, 今tʂ系 uan 其餘 yan
元言 iɐn	ian	元原 iwɐn	今p系 an, 其餘 yan

先 ien ian 　　先 iwen 今p系ian，其餘yan

8. 臻攝（深攝-m尾變-n與臻攝真韻同樣變化）

痕 ən ən 　　魂 uən 今p系ən，其餘uən

真 ien 今tʂ系ən，其餘in 　　諄 iuen 今l系in，今tʂ系uən 其餘yn

欣 iən in 　　文 iuən 今p系ən，其餘yn

9. 宕攝

唐 ɑŋ ɑŋ 　　唐 uɑŋ 今p系ɑŋ，其餘uɑŋ

江 ɔŋ 今k系iɑŋ，tʂ系uɑŋ 其餘ɑŋ

陽 iɑŋ 古章組ɑŋ 古莊組uɑŋ，其餘iɑŋ 　　陽 iwɑŋ 今p系ɑŋ，其餘uɑŋ

10. 梗攝

登 əŋ əŋ 　　登 wəŋ } uŋ

庚 耕 eŋ əŋ（今k系一部分iŋ） 　　庚 耕 weŋ }

清 ieŋ } 今tʂ系əŋ，其餘iŋ 　　清 iweŋ iŋ

庚 ieŋ } 　　庚 iweŋ 今p系iŋ，其餘yŋ

蒸 iəŋ }

青 ieŋ iŋ 　　青 iweŋ iŋ

11. 通攝

東 uŋ 冬 uoŋ 今p系əŋ 其餘uŋ 東 iuŋ 鍾 iwoŋ 今p系əŋ，其餘uŋ（k系一部分iuŋ）

12. 入聲元音變化大致同部的平上去，不同的如下。

(a) 寒（曷ɑt）桓（末uɑt）唐（鐸ɑk），唐（鐸uɑk）照果攝歌戈的變化。

(b) 仙（薛iɛt）今tʂ系照果攝麻韻的變化，仙（薛iwɛt）今tʂ系變uo。

(c) 仙（薛iwɛt），元（月iwɐt），先（屑iwet）今tɕ系變yɛ。

(d) 真（質iet），清（昔iɛk）。蒸（職iək）今tʂ系照止攝開口變-ʅ。

(e) 魂（沒uət）今p系變uo，文（物iuət）今p系變u。

(f) 登（德ək），庚（陌ɐk），耕（麥wɐk）今p系變(u)o。

(g) 陽（藥iɑk）江（覺ɔk）今tɕ系變yɛ。

(h) 在白話音宕通兩攝入聲-k尾有時候留-u尾，梗攝有時候留-i尾。

IV. 聲調

古聲母	清		濁	
	全清(除摩擦)	次清(及摩擦)	次濁	全濁
	幫	滂 非 敷	明 微	並 奉
	端 精	透 清 心	泥 娘 來	定 從 邪
	知 照	徹 穿 審	日	澄 牀 禪
	見	溪 曉 影[13]	疑 喻	羣 匣
古聲調				
平	陰平		陽平	
上	上			去
去	去			
入	多數陽平[14]	多數去[14]	去	陽平

清音字入聲例外甚多。

(13)影母本來是全清，因爲他的變化近似次清，所以歸在次清格。

(14)這全清陽平次清去的傾向參白滌洲關語中入聲的演化——國語句刊第一卷第六，七期。

聽 寫 倒 英 文

趙 元 任

TRANSCRIBING REVERSED ENGLISH

Y. R. CHAO

In a special record of Basic English, No. CC. 17596-2 of His Master's Voice Company, mad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 K. Ogden and read by Sir Richard Paget in imitation of George Bernard Shaw's voice, there is a strange, unintelligible passage occupying the last 72 seconds of the record, which I was told was ordinary English which had been recorded backwards.

To find out what the real English was, the obvious thing to do would be to contrive to run the gramophone backwards, so that the direct English would come out again. But it occurred to me that a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ing to do would be to try to transcribe the reversed English as it sounded, and if the transcription was correct, it ought to be English again if I read the transcription backwards. So I refrained from trying to get the original by turning the record backwards, and started to transcribe the passage as it was.

There were a few words which could be easily deciphered at once. Towards the beginning (phrase V in the "D. of R." transcription below) there were words which sounded like [f͡ɦɔːʃ↗mæʃ↘], which reversed would be [ʃæm↗ʃ͡ɦɔː↘], and as the previous (direct) part of the record was talking about "false Shaws", this must be "sham Shaws" (with the a inaudible). Then there was a phrase which ended in a syllable [lɔː↘] (T), which reversed would be *all* [ɔːɪ↗]. Finally, there is an isolated word [l̄ːɜw↘] (K), which is obviously the interjection *well*.

But the transcription of most of the sounds proved to be a much harder task than I had anticipated. As the usual phonemes of English could not be recognized simply, the transcription had to be done entirely in terms of particular phones. In addition, the intonation was given, only approximately, in musical notation, from which it was hop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the original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the syllabication sounded all mixed up, the letters were all spelt together except for pauses.

and the musical notes were set opposite the vowels or syllabic [n̩], [l̩], etc. The time values of the musical notes were even less accurate than their pitch, and voiceless consonants were not given rest values except when very long.

When the direct transcription was finished, the whole thing was copied backwards, and great was my disappointment when it began to say: "pɒj rɑmɪp, sɪ'ʃɪʃylɔwydspesəʔnʌun, (?)ət-ʃɛxəʔntinʃɪ-", which was no nearer King's English than the "horsh mash" business for "sham Shaws". The two minus's failed to make a plus. The only additional words I recognized from the twice reversed English in addition to *sham*, *Shaws*, *all*, and *well*, were *recognise*, which I had down as [ɹɛxsʃnʌn], and *a rather*, given as [ɒʁ(ʃ)ɑ:ð:]. But I did not have to reflect long to realize that more could not very well be expected. In the course of transcription, it was felt and confirmed by later statistics, that the vowels could be more easily gotten than the consonants, and for the consonants, the manner of articulation could be more easily gotten than the place of articulation. Unfortunately, it is precisely the place of articulations of consonants that is most important, so it was no wonder that most of the transcription was unintelligible.

The next step I took was to learn the reversed transcription, or the would-be English, rhythm, intonation and all, until I could say it without a hitch. Then I dictated the whole thing onto a dictaphone record, and listened to the result at some distance. The idea was that if the wrong consonants were made indistinct by being reproduced thru a dictaphone and heard at a distance, the vowels, the rhythm, and the intonation would be given a chance to suggest to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words which would make sense. The result of this was that the previous guesses were confirmed, and a few more words and phrases were heard. Of the latter, however, a good deal was heard wrongly. Thus, *give you a warning* (D) was heard as *if you all want it, until you recognize the voice you remember* (I) as *can't you recognize......voice were of men* (construction unintelligible), *if you have never heard me* (J) as *if you have never heard of it. I can give you* (L) as *I think if you*, (li)*stening to an aim(iable)* (Q) as *since your name*, and *with a rather* (R) as *but a rather*.

At this point I gave up the phonetic method of deciphering as a total failure, or at least a failure of the total, and proceeded with mech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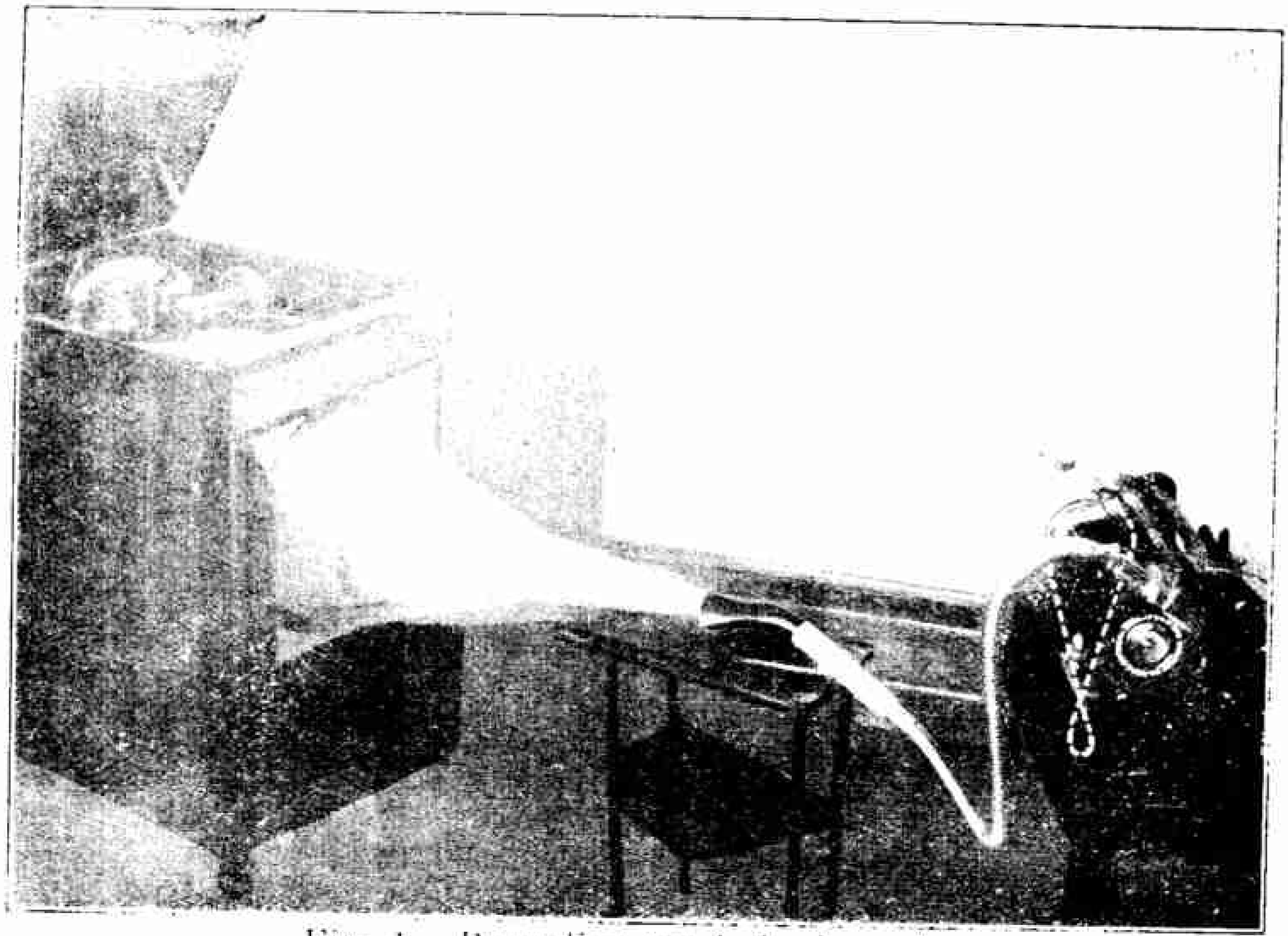


Fig. 1. Recording music backwa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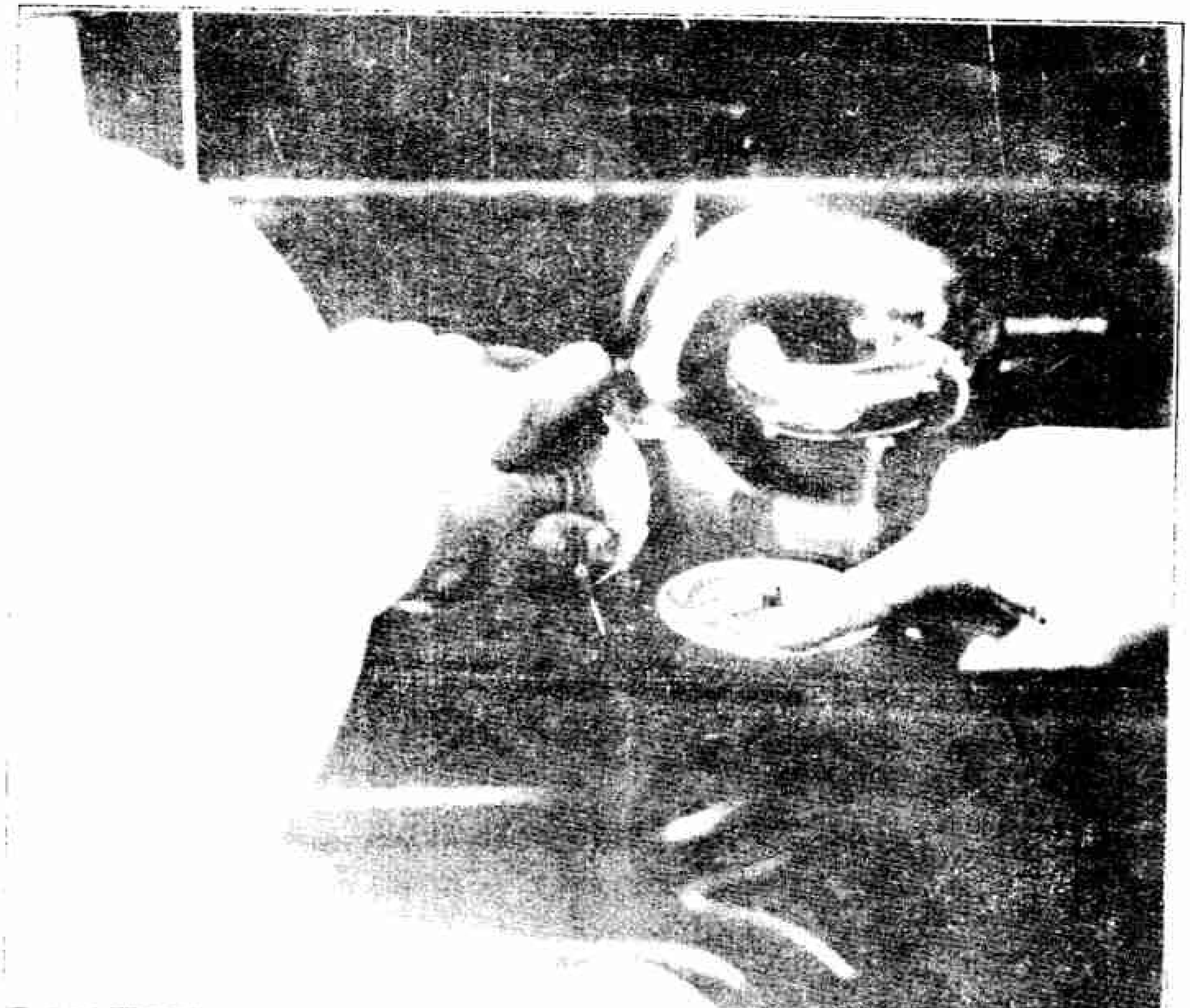


Fig. 2. Turning the disc backwa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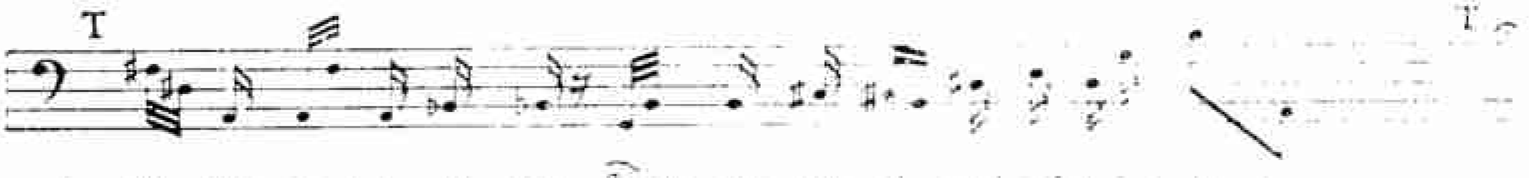
cal methods. As it was no simple matter to run a gramophone and have the needl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 indirect method first. The dictaphone was run backwards by substituting a cord with one X-twist in place of the simple O-loop belt which connected the motor and the mandrel. The original record was played on the gramophone, and with the aid of a horn facing that of the gramophone and a flexible tube, the sound was transferred to the dictaphone cylinder now turning in the reverse direction. (See Fig. 1.) When this was finished, the usual O-loop belt was replaced and the direct English was reproduced. From this mechanically twice-reversed record, I succeeded in deciphering almost all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it was one thing to know *what* the words were and another thing to know exactly *how* they were pronounced. For this, the dictaphone record was not clear enough. So I took up the original record again and tried to play it on the gramophone. To do this, I had the machine run down as far as it would go. The sound box was taken down and held by the left hand to the small end of a small horn over the record in such a way (see Fig. 2) as to make the needle rest lightly on the record pointing counterclockwise. The record was then turned in the reverse (counter-clock-wise) direction with one finger of the right hand, which could be continued until the spring became too tight (reversing having the effect of winding), when it had to be run down again. The speed could not of course be kept constant. But after a little practice, I could keep it much more nearly constant than I had expected.

The text of the whole passage is given below in two forms, the first in the reverse order, and the second in the English order. In each form, the first line is the first transcription made with the machine running normally, the second line is the transcription made with the machine running backwards, that is, when the English is heard. In the second form, the English orthography is also given. To avoid confus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reverse", the passage as it sounds when the gramophone runs normally is said to be in the D. of R. (direct of reverse) order while the other order will be known as the R. of R. (reverse of reverse) or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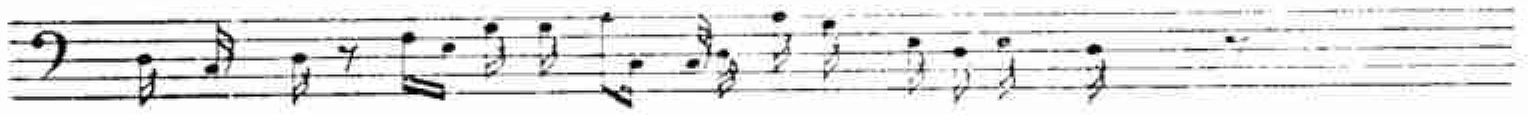
D. of R. Text

I. D of R hearing : ʔ ɪzɪoɾʌbemʊ gɒsgɒs ʃ fiɛʃ ʃ ɒ
II. R of R hearing d̥ɪtsɪ z g ɾʌvɛɪ ʃ fiɐʃ ʃ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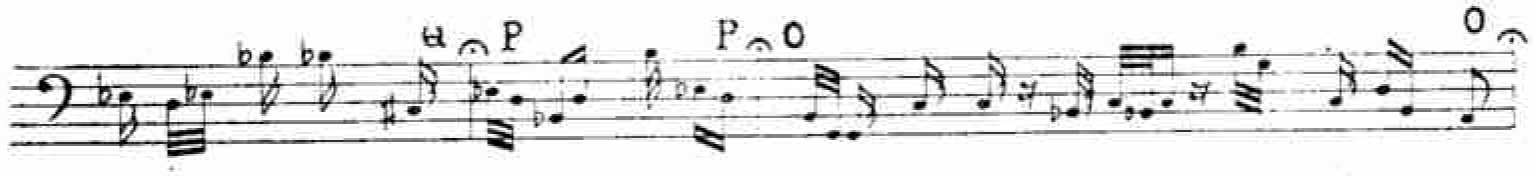


I. ti lɪp æ ɑ y ɸæ ɑ̂ɪt ɛ ga ə ɪj ɪ ɡ ɪ:
II. z̥d̥i: ps ɜ ðɾ ɪð ta ɪ̂ɪ ŋ ʊj mʊ ɪ pɪpɛðɛ ð ɪo:

I. ɪnnihɛtnɑɪs ɔɒʁʃŷwiɛk ðɪsɐ ɜ:ðɑgæt u hævʌɪ ɪi ð:
II. imzɪteðn:eð s̥ɪov ʃtriɛtŋɛ p ɜ:ðɑ:ɹ ɑðɪw ɦɛʌ ɪ ʌvɛsv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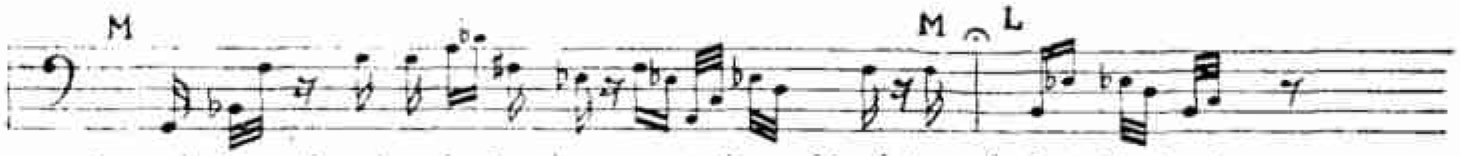


I. nəmbəʃ nes tuwʊruθe njɪnnouʃ ŋ̥nɪ stɪnəwɪ(n) æ(k)
II. nəm ḭ'tnɛʒd dluo̥ ḭbəɪmiennəu·tŋ:ɪns ɪlauj ʃtæ 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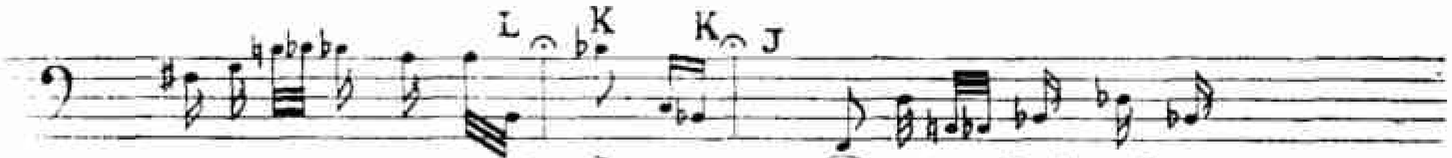
I. ɬlɪ:ɪ'uɪlɪs nɑ(t) (ŋ)gɹʌʒtiwʊns ̡ɑəgudɪsnjɪ ðɪnɔ uʃ (ʔ)ɪɛ p ɪðienwuj
II. l: i: ʃujlɪ·tne n ʊ ɛ dtɪuo̥ls ŋ̥ɔ:ɹ: zɪdi: psəðɔ ɔʃ tɪʌʍkibiem uj

I ɹk) ɦæ̂ndɪlɒh ɔjĪ (ɸ)om (ɸ)æs tiẽngɤʃ nɪ snilɪɪskguʃ. næt
II. ŋ̥ h ɦæ̂mdɪɾɒh ʌ ib sɑm ɪæð ɪɪlvɪtkŋɪtsnɪlɪɪf uʒdnæ



I. ɪtɲi ə(?)pɤtɪsi lɪptɪ ʌʌuʒtuwɪʃ hɒɸɸɪ ʃplɛtliʉkəd

II. ŋɪtnɪ ə ·posɪdɪ fevɪɪ ʌ: ɪ h₁ u jʃtɒwfɪ ʃplɛhlɪwtə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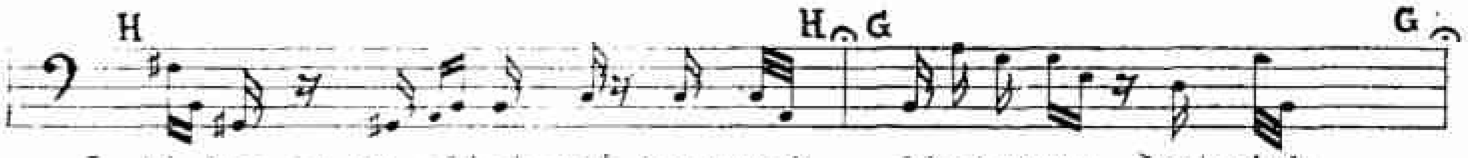


I. nɪsɪgwɪpidmɪs ɪʌ(?) Ĩ lɜw tɪmdɦə: ɜbən ðɑ t wɪʃdɪ

II. tnɪhə ujvignɪ·kɪʌ ɪ: ɛ·w ɪmdɦə: əvɛn væh ujʃ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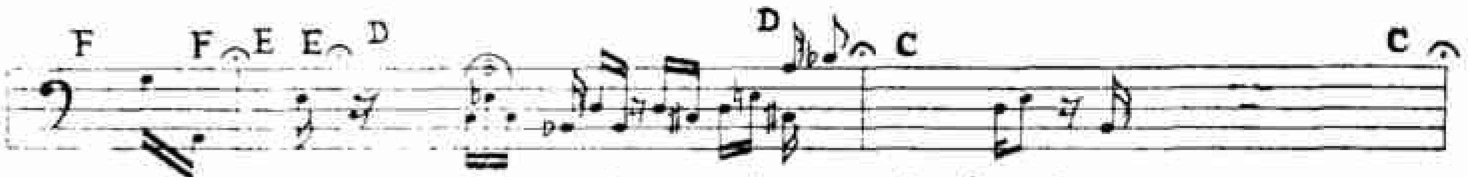
I. wuuʃduʃ bujðhaoxs· tɔ(?) ŋnɛmbərwɪspiɔpudnɪʌŋgɤx ɛɹu ɪsna(?)

II. uʊ·du·tuɹatʊʌ ·tɐb əbm ɛm əruɪs ɪɔvəðzɪʌngə·kɛɹujlɪ'tnɐ



I. ti lɪp tə ŋɪʃtutp·ɛʃ bær wuɪk ḷtɤdɪswuʊ ðæt niuk

II. aɪ: ps əðʒnieʃtʊt sɛʒdvæh uj ɪtḷkəfɪd uọn væh lɪw



I. ʒeʊ ɪ ɪ ɪ tɪnʊʊ wɔuipɪg· ɪstɪd pʃ tʃʌɹ pʃ tʌ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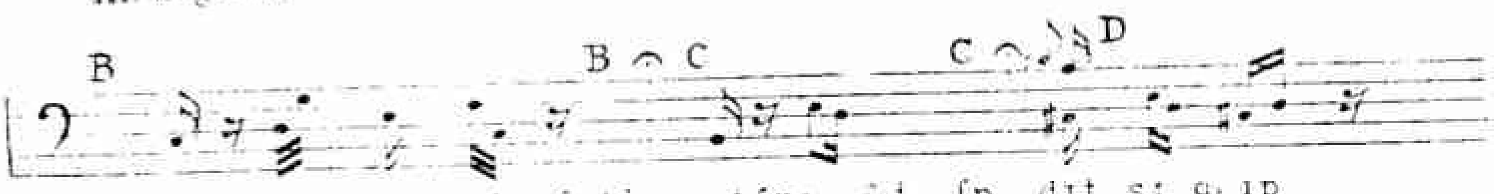
II. ? ? ŋɪnə: wʌujvɪg· imtel tsʌɹ f' tʌb

I. ʃtʃ ɲiɪndəx ʊ fʃt ə(?) ŋnɤndəsẹpsdɤwəlỵgɪʃgɪs p' ɑ:ɹmər·j ɒ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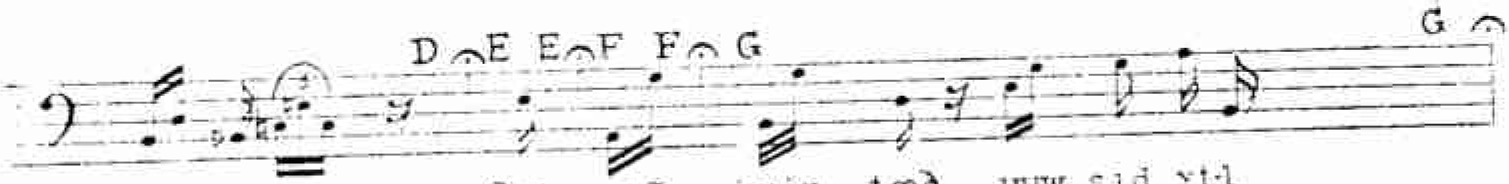
II. ʃḷlgŋ ɪn ə·kʊopsfə ŋ: ə m ɪseps ə u jvɪ gɪ·t(tk s) ɑ: mə i ɑ

R. of R. 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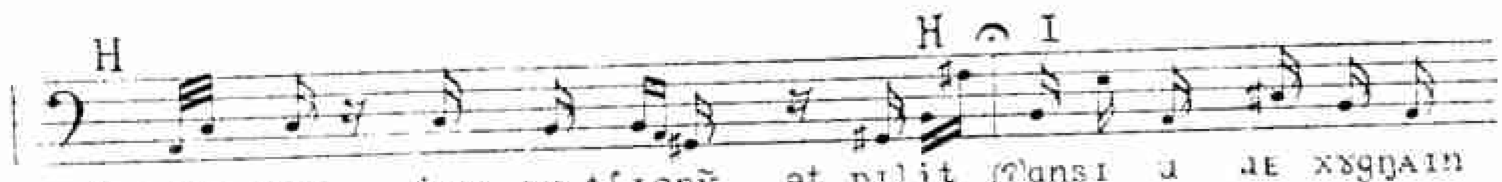
I. D. of R. hearing. pr omaɪ:p sɪ gʃ ɪg ylew va spesədnvɪŋ
II. R. of R. hearing ai əm ɑ:sk tə tu g ɪv ju ə spesɪ mən:
III. English. I am a sked to g ive you a spesi 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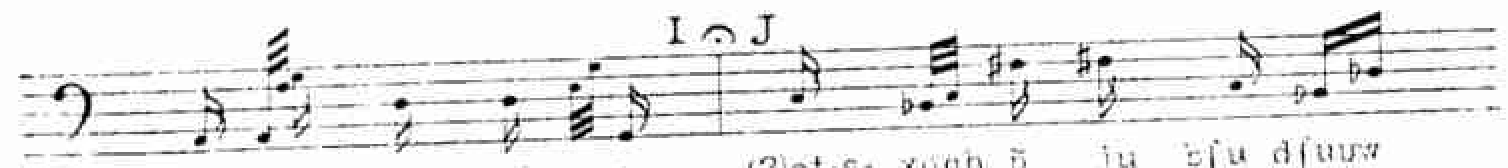
I. ?ot ʃrɛ xoən ɪŋ ʃ tʃ pʌtʃpʌɹ ʃ t ʃp dɪt sɪ gɪ ɪp
II. of spouk ən ɪŋgl ɪʃ bʌt fʌɹ s t let mi g ɪv
III. of spo k en Engl ish, But fi rs t. let me g 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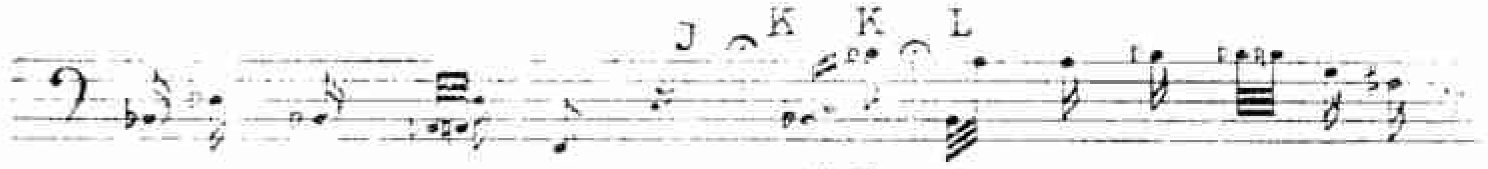
I. iu ə wuonɪt ?it ueð xuin tæð uuw sɪd ytɫ
II. ju ʌ wɔ: nɪŋ ? wɪl hæv nou dɪf ekl tɪ
III. you a warning. ? (well(?)) w ill have no difficulty.



I. kɪuw ræb ʃɛp tu tʃɪgŋð ət pɪlɪt (?ansɪ u ɹɛ xygŋʌɪn
II. ju næv dʒʌs tu tʃeinʒ ðə spi: d ʌntɪl ju ɹɛk' əgnʌɪz
III. You have j ust to cha nge the spee d, until you rec ogni 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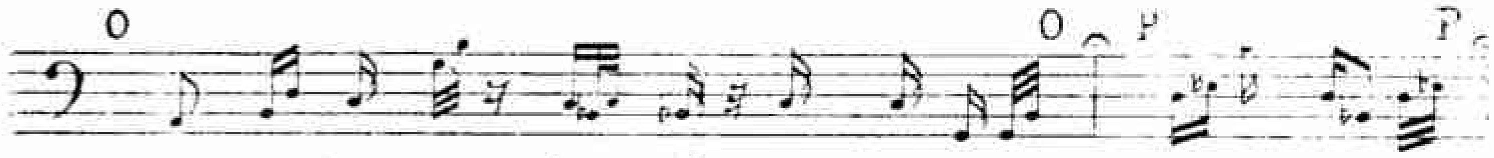
I. ə u pɔips ɪr rəbmɛɪn (?ɔt·s· xoɑh ð ju ɛʃu dʃuuw
II. ðə vɔɪ s ju rɪ mɛm bə bʌt wɔt ɑ ju tu duu
III. the voi ce you re mem ber, But what are you t o d o



I. ɪdʒjw [illegible] wɪl ɪ [illegible] sɪm dip ɪwg ɪ sɪn
II. ɪf ju hæv [illegible] wɪl ɪ ʌɪ kæn gɪv ju ə hɪnt
III. If you have never heard me? We ll, I can give you a h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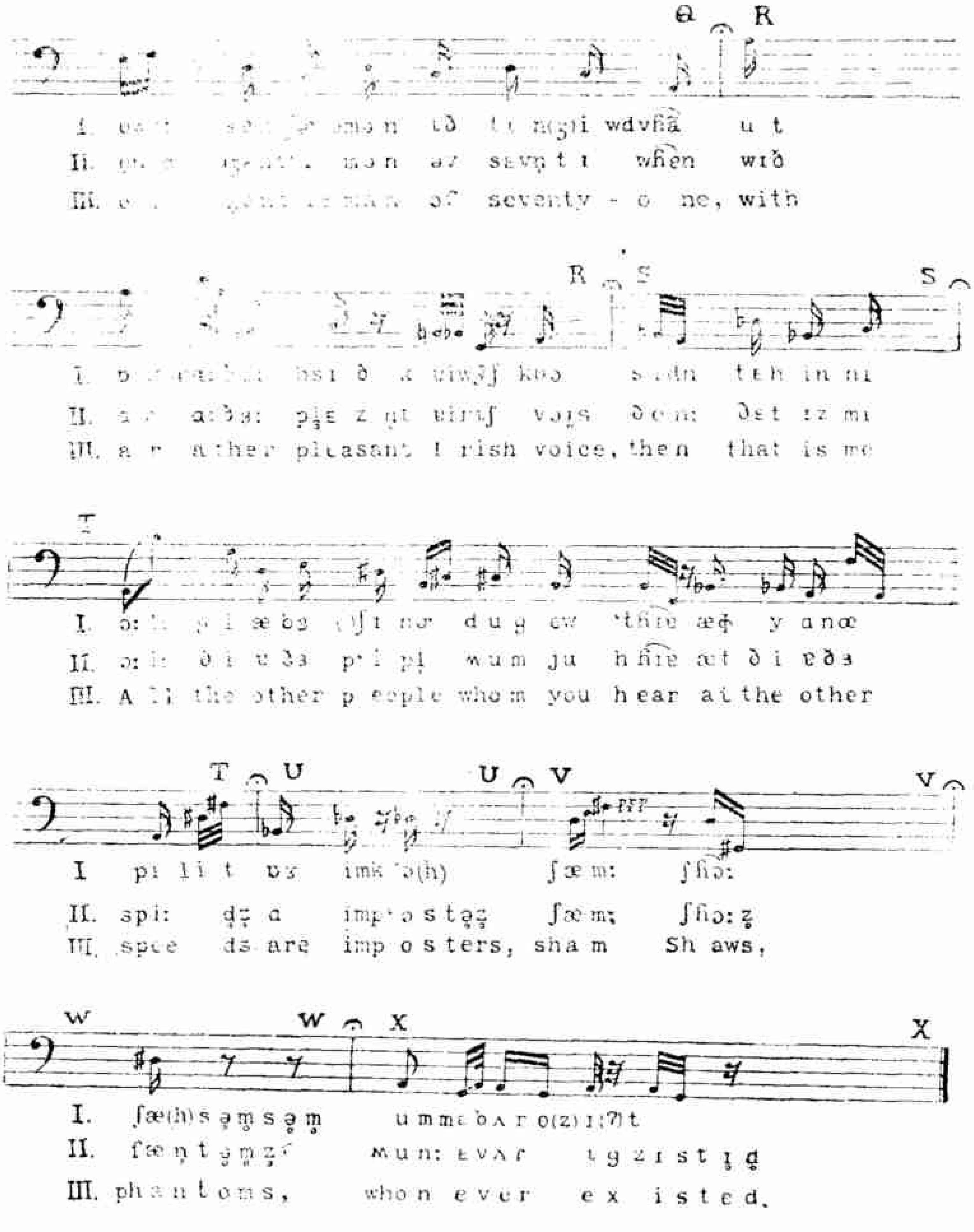
I. dək wil hɛlp ʃ ɪé ʔɪfwut ʒtʌʌ ɪt pɪl sɪtvp(?)əɪntɪ
II. ðət wɪl hɛlp ʃ ɪf wətʃju hɪʌː ɪz vɛrɪ dɪsəp ə ɪntɪŋ
III. that will help you if what you hea r is very disappo inting.

I. tæn ʃugksɪl ɪnr ɪn ʃɪɪ nèɪt sæ(ɸ) məɸ ɪj ə hɒl ɪd nhæ(k)
II. ænʤu fɪɪl ɪnstɪŋktɪvlɪ ðæt məs bi ʌ hɒrɪd mhæŋ
III. and you feel instinctively, tha t must be a horrid ma n.



I. juw nei ðɪ pɪ ɪl(?) ʃuc ðə ɪɪn sɪd ugɔɑ ɪlɒw ɪt ʒʌʌgɒ
II. ju mei bi kwʌɪ t ʃuə ðə spɪːd ɪz ɹɔ ŋ slou ɪt daʊ n
III. you may be qui te sure the speed is wro ng, Slow it dow n,

I. (t)an sɪl ɪu tɪːɪl kæ(n) ɪw ə nɪts ɪnn ʃɒ on nɪjne θur
II. ʊnt ɪl ju fɪːl ðæ tʃju ɑ lɪ s nɪŋ tʼu ən neɪmɪəbl
III. unt il you f eel th a t you are li stening t o an a miable


Q R
II. … mɔn əv sɛvn̩ t ɪ wɦɛn wɪð
III. … man of seventy - o ne, with
R S S
II. … ɑːðəː plɛ̃ z n̩t ɪrɪʃ vɔɪs ðɛn ðæt ɪz mɪ
III. a r ather pleasant I rish voice, then that is me
T
II. ɔːl ðɪ ʌðə pɪːpl wum ju hɦɪə æt ðɪ ʌðəː
III. A ll the other p eople who m you hear at the other
T U U V V
I pɪ lɪ t ʊz ɪmk ɔ(h) ʃæmː ʃɦɔː
II. spiː dʒ ɑ ɪmpɔstəz ʃæmː ʃɦɔːz
III. spee ds are imp o sters, sha m Sh aws,
W W X X
I. ʃæ(h)s əm̩ s ə m̩ ummɛ bʌ r o(z) ɪ ;(?) t
II. fæn̩ t ə m̩ z mʌn: ɛvʌr ɪgzɪst ɪ d
III. ph a n t o m s, who n ever ex isted.

This turns out to be a paraphrase of a part of the preceding direct record, the corresponding part reading as follows:

"I am requested to give you an example of simple English. But as a first step let me make a suggestion...... will not be difficult. You will get it [the right rate] *by simply changing the rate of the record to the point where you seem to be hearing the voice that is in your memory. But what are you to do if you have no knowledge of my voice? Here is a suggestion which will be of value to you. If what you are hearing does not come up to your hopes, and your feeling is, there is no attraction about the voice, you may be quite certain that the rate is wrong. Make it lower. And when you seem to be hearing a kind old man of seventy-one, with a not unpleasing Irish voice, that is me. All the others talking at the other rates are not me at all, false shapes, shades and fiction, who will have no existence."*

Before going into general discussions, a few peculiar places in the record may be noted. In phrase D there is a tone B♭ A like the ringing part of a piano note. Phrase E is unintelligible. It contains a tapping sound at the beginning (in the R. of R. order). Phrase F, also containing a tap, sounds like a very under-articulated *well*. Phrase G says *will have no difficulty*, and as this construction is incomplete,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hitch in the original process of taking the record. The word *speed(s)* occurs three times. In phrases H and U, where it is long, the transcription from the D. of R. hearing is [tilp] which reversed is [plit]. The [l] is very distinct, and yet when the machine is reversed, no [l] can be heard. In phrase L, there is an extraneous sound [ʃ] after *help*, which is clearly audible in both directions. In the middle of phrase Q, in the combination *an (a)miable*, two *n*'s instead of one can be heard in both directions.

In comparing the two transcriptions, it is the wrong ones rather than the right ones that are most interesting. "But first, let me give you a warning." The right ones are also merely attempted transcriptions of a gramophone record, and it would seem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a series of sounds when heard in one order should be transcribed more correctly than when heard in the other order. Here, the knowledge of

what the English words are will have two kinds of influence. It would of course certainly not do to look up the words in a phonetic dictionary and copy down the public school pronunciation of each word. Still, a knowledge of the word will enable one to concentrate one's attention to a limited number of possible pronunciations, and in this way, sounds or aspects of sounds could be noticed or discerned which otherwise might escape one's at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ame knowledge may induce one to put down the ordinary phonetic transcription for a word where nothing of the sort or sometimes nothing at all is really sounded in the record. On the whole, however, I think the first kind of influence is greater than the second if one is on one's guard against it, as I have tried to be. Hence I tentatively take the transcription from the R. of R. hearing to be the "correct" one and use it as a standard of comparison, with the proviso, however, that there may perhaps be a few cases when imagination runs away with me, where what seems to be wrong may be really correct, while the "correct" transcription may be really wrong.

In the following tables, the columns marked correct give the "correct" sounds as heard in the R. of R. order. The opposite parallel columns give the transcription from the D. of R. order of hearing. The figures give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sound in question occurs in the text. A square ☐ indicates the absence of any sound and parentheses () indicate doubtful judgment. A hyphen such as in [t-s] indicates that the original sound heard was [st]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conclude that the reversed sound should form a very close combination. A ligature ͡ indicates that the letters under the sign represent one sound, so that the letters do not reverse when the whole passage is reversed. (In scoring the correctness of the transcription, however, [͡ii] and a following vowel are counted as two sounds.)

Vowels

"correct"	D. of R. hearing	"correct"	D. of R. hearing
i:	ɪi$_2$ (speech H,U) i: ɪj	ɑ:	ɑ:$_2$
ɪi	ɪi	ɑ	ɒ$_2$ ɛ̈ ɔ
ɪ:	əi (instinctively, N)	ɔ:	ɔ:$_2$ ɔɑ ʊɒ
i	ɪ$_4$ i ij y	ɔ	ɔ$_2$

"correct"	D. of R. hearing
u	u$_4$ ʊ ʊ?k
ʊu	uʊw
ɜː	ɜː$_2$
ɜ	ɜ œ
ɪ	ɪ$_{19}$ i$_7$ ɪi ə y
ɪ̥	□$_3$ ɪ̥$_2$
e	ɪ$_4$ ę
E	E$_4$ ɪ$_2$ e ə
E˧	ɜ
æ	æ$_5$ ɑ
ɐ	ɑ$_2$ ɐ ã æ ə
ʌ	ʌ$_2$ ɒ$_2$
ʌɪ	ʌɪ
ɒ	ɒ$_2$ ɔɑ
ʊ	ʊ
ɛi	ei ɪj ɪ?
oʊ	ʊ
o̤u	ʊw$_2$ ʊuw

"correct"	D. of R. hearing
ʌɪ	ʌɪ$_2$ ɪi
ɪi	ɪi
ɑi	ɒj
ɪʊ	ʌɪg
ɔɪ	ɔɪ ɔɑi
ɔɪ̥	ɔ
ɔ	ɔ$_5$ ɛ$_5$ ɒ$_2$ ɪ$_2$ ɪ$_2$? o ʊ
?	□$_3$?
ɪ	ɪ$_3$? (Irish, R)
ɪə	ə
ɪɐ	ɪɐ
ɪʌː	ɪʌɹ
ʊə	ʊo
ju	ɪw$_3$ ju juw iɑ ɪu ɪw}
	ɪwut kɪuw ew u ylow
wɪ	ui kui u
□	o ?

Consonants

"correct"	D. of R. hearing
[illegible]	l$_4$ b f n [illegible]
[illegible]	p-(?)ʃ k
[illegible]	p ð θ [illegible]
[illegible]	(?) □
	t$_6$ □$_5$ k$_2$ h$_2$ s ʃ (ʒ) (Φ) (?)
[illegible]	s$_3$ ʃ$_2$ t-ʃ t-s b-ʃ
[illegible]	t$_2$ s$_2$ d n (ʒ)
[illegible]	d-ʃ
[illegible]	□$_2$ ḍ t
	t □ (instinctively, N)
[illegible]	x$_2$ s
ʍ	p

"correct"	D. of R. hearing
g	g gʃ d (?)
g-	g- □ ? (English, B)
m	m$_2$ n$_3$ bm mb ðn g s
mː	m̩ː
ɱ	ɱ$_2$
n	n$_{13}$ □$_3$ ðn m ɲ (ŋ) ŋ ŋ
nː	nn̩ d-n mm
n̥	□$_2$ h
ŋ	ɲ n □
ŋː	nn̩
ŋ̊	t □
l	l$_4$ n$_4$ d u □

"correct"	D. of R. hearing	"correct"	D. of R. hearing
-l:	l: l̩: l̃	ɹ	ɹ 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_2$ [illegible] ur	ɪ:	u[illegible]
l	ʃ s	r	r_2 w
f	Φ p s ʃ d-ʃ d t ʻt	ɾ	l r
v	p_1 [illegible]$_3$ b_1 [illegible] kʊ [illegible]	h	$ɪ_3$ h k s r
[illegible]	d_2 t_2 n_2 s_2 [illegible] b Φ [illegible] p	hi	[illegible] ʻt
	k [illegible]	ɦ	[illegible]
s	s_7 [illegible] ʃ (Φ) t h ʻp [illegible]	tʃ	t-ʃ h [illegible] (h)
z	n_2 t_2 [illegible] (z) d	d[illegible]	[illegible] s
[illegible]	[illegible]$_3$ s	w	w_2 wdv
[illegible]	[illegible]$_5$ t-ʃ	ʍ	x 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hang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_3$ p_2 d s ɹ ʁ ([illegible]) ʃp m

Glancing over the table of vowels,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transcription is on the whole rather good. The unexplainable [i:] as [illegible]i has already been noted. Short [ɑ] is given too close values. [æ] is correct in nine cases out of ten. [[illegible]] is heard as [illegible] and [illegible] with equal frequency. The quasi-diphthong [ju(:)] is transcribed in all manners of ways and the [j] is mostly frequently heard as an [ɪ]. The reason for this I think is that the reversed [uj] does not seem so natural as [uɪ] or [wɪ] for which it is therefore mistaken.

The consonants are much worse "off". A very interesting phenomenon is the striking difference between [t] and [tʻ]. [tʻ] is heard as a fricative or a stop plus a fricative. The fricative part is given four times as [s] (or s+) and four times as [ʃ]. As a matter of fact, it was a loose kind of [[illegible]-] that was heard, and it was my knowledge of English phonemes that made me fall into the familiar grooves of [s] and [ʃ]. Similarly, [kʻ] is heard as [x] twice. When a [-n:] or [-l:] with a changing pitch is heard reversely, it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forming a separate syllable plus a separate detonation, thus, *well* [wel:] is heard as [l̩-l$_3$w]. [f] occurs eight times and is not heard correctly a single time. It is heard once as [Φ] (M). As the *f's in the preceding parts of the record, which can be heard more satisfactory* when the machine is spring-driven, sound rather more [Φ]-ish than *f*-ishy, the transcription [Φ] is perhaps right after all. [s] is heard *correctly*

seven out of fourteen times, which is better than expected,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y for s to be correctly heard over the radio. [ʃ] is nearly always heard correctly. [ɦ] occurs four times and is always correctly heard.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ɦɜ] for instance, is heard still as [ɦɜ] when reversed, which shows that [ɦ] is really a qualifying element in that the next written vowels has a breathy quality, and not a neutral [ɦ] in the position of say [ə], followed by a non-breathy vowel of the quality in question.

Of the extraneous sounds given where none existed, several occur at the beginning of breath groups before a short vowel, that is, at the end of breath groups after a short vowel in the D. of R. Thus, while *If what* [ɪfwɑːtuʊ] is rendered as [hɒɸɸɪ] which is correct so far as the vowel in *if* is concerned, yet *and you* [ændʒuːuˌdnæ] is rendered as [kɪtɪ mæt] with an illusory [t]. In the former case, the will to be empirical succeeded. In the latter, the knowledge or habit of not ending a very short clearly articulated vowel without some sort of consonantal ending (or in terms of Chinese phonology, a *ruhsheng* ending) had its way. The [p] in [pɑi] for *I*[ɑi] in phrase A, has the same bad *raison d'être*.

To get a rough idea of the accuracy of transcription, a method of scoring is adopted as follows: The transcription from the R. of R. hearing being taken as the standard, the sound units in D. of R. transcription are marked as correct only when written exactly as in the second line. Thus, phrase J might be scored thus:

ɪ d ʃ ɪw t ɑ ɛ n ə b ɜ ɦɜː d̥ m̥ ! t
ɪ f u h ə v n E v ɔ ɦɜː d̥ m !
+ − − − − − − + − − − + + + + + −

As this scoring is obviously too strict, a fractional "credit" is also given to the "wrong" letters. For the vowels, the wrongs are given half credit as a rough average between the very wrong ones and those which are practically correct. For the consonants, the place of articulation counts a half. The elements in the manner of articulation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regarding plosive, affricate, fricative, nasal, flapped or trilled, and (B) regarding voicing and aspiration, each of these two

groups counting as one quarter. (Silence □ is considered a voiceless stop, and fricatives (except h) are considered unaspirated except that [ʃ] for [t'], [x] for [k'] etc. are scored as wrong under (A), but as right under (B).) In this way, phrase J may be rescored thus:

I.	ɪ	d	ʃ	ɪə	t	ɑ	ð	n	ə	b	ɜ	ɦ	ɜː	d	m	ɪ̥	t
II.	ɪ		ʃ	jɪ	h	æ	v	n	E	v	ɔ	ɦ	ɜː	d	m	ɪ̥	
Vowel	1			.5		.5			.5		.5		1			1	
Cons. place		0	0		0		0	.5		.5		.5		.5	.5		0
Cons. man. A		.25	.25		0		.25	.25		0		.25		.25	.25		.25
Cons. man. B		0	.25		0		.25	.25		.25		.25		.25	.25		.25
Total cons.		.25	.5		0		.5	1		.75		1		1	1		.5

		Totals		per cent correct
Vowels		5		71%
Cons. place	2.5		50%	
Cons. man. A	2.0		80%	
Cons. man. B	2.0		80%	
Total Cons.		6.5		65%
Total Sounds correct		11.5		67%

Similarly, the score for the whole transcription is computed, with the following results:

		count as	Total correct	Total sounds	per cent correct
Vowels correct:	84	84			
Vowels wrong:	111	55.5			
			139.5	195	71%
Consonants correct					
Place:	144	72			
Manner A:	153	38+			
Manner B:	189	47+			
			157.5	261	60%
		Totals	297	456	65%

Seeing that the only words which were correctly deciphered the first time were *Sham, Shores, a'l, well* [ʃæm, ʃoːz̥, ɔːl, wɛl] which contain only 12 out of 456 sounds, or about 2.6%,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ntelligibility of language is not at all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ltho more less proportional to it) as the audibility of its sounds. For some sounds or aspects of sound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and when the places of articulation go wrong, the intelligibility is greatly affected.

In making the D. of R. transcription, the marking of stress accent was overlooked. But after the English or R. of R. was heard, one thing was noticed, namely the illusion of a strong stress in clearly articulated short vowels at the beginning of an English phrase when heard in the D. of R. order. Thus *of* (B), *un(til)* (I), *If* (L), all seem to be stressed when heard in the D. of R. order although they do not seem so when heard in the R. of R. order. Both this illusion and the illusion of a final consonant is to be explained by the habitual association of clearly articulated short vowels with the attributes in question.

Finally, I made some experiments on the dictaphone with artificially reversed reading. I learned the corrected text and dictated it into the machine running backwards, and then played it in the normal direction.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attempts were illuminating as well as highly amusing. For, on the whole, the reproduction was very good, intonation and all, but here and there it would contain mistakes such as one would not naturally make in slips of the tongue, and even contain sounds not usually found in well known languages. The rhythm in the word *seventy-one,* for instance, has about the value of The reversed rhythm (for [newttʏves]) is so unnatural in music or in speech that it is very easily misread as and the resulting rhythm for *seventy-one* has a most amusing effect, especially as the preceding words were said with that very expressive intonation of the original. The pronunciation of reversed aspiration is also a very difficult thing. As noted above, its character changes with the sound aspirated as well with the contiguous vowel. Besides, the length required, the degree of friction, if any is required, is a very difficult matter to adjust. To produce the reversed [t] in [tʻu], one would have to do something like the Chinese way of blowing a glowing *jyymeitz* (紙煤子(1)) into flame: a

(1) a kind of paper roll to smoke the water pipe with.

quick *hoot* with an abrupt stop. Any slight difference in the length or amount of friction will change the R. of P. sound into an affricate or an aspirated affricative. Needless to say, when an aspirate is carelessly pronounced still as an aspirate, the result is of course nothing of the sort. Thus, when *vital* is wrongly reversed as [lɪtʻɪav] the result is a sort of [illegible]. Another point is that one's habit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diphthongs will have to be entirely changed. Thus, if the transcription for reversed *you* and *I* has [uj] and [ɪa] respectively, the tendency is to say [uɪ] and [jʌ], and the result [illegible] a Frenchman's English *I*. In the juxtaposition of sounds care has also to be taken not to make extraneous addition glides which are in the original English, such as the aspirations already noted, [illegible] to be given consciously. The habit of assimilation of consonants to vowels will also have to be reversed, especially [illegible] in the words *you have* [ʃanev] the matter of syllabification [illegible] has the right value. In ordinary speech it assimilates [illegible] in this case[æ]. But when reversed as [illegible] starting the rounding simultaneously with [illegible] in similar cases, the result is a sort of [illegible].

All in all, the sounds of reversed English are more outlandish than any of the known outlandish languages, and the exact shades of some of the sounds, such as [illegible] strongly articulated voiceless unaspirated plosive (e.g. the French *p*) probably can not be physically produced. Still,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practice one can probably learn to say the reverse of any thing well enough for the R. of R. reproduction to sound acceptable as well as intelligible.

In addition to the Paget as Shaw record, I made some experiments with synthetically reversed Chinese words and with music. The ten numerals in Mandarin may fairly be transcribed as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in	ɑɹ	san	sɨ	u	lioʊ	tɕʻiː	pɑː	tɕiou	ʂɨ

But the results of first attempts had to be heard before I could know what changes had to be made to make it more natural. Thus, the intended fourth tone or falling-tone falls too fast, which shows that

what was felt to be a rising tone had risen too slowly. The number 二 [ɚ] sounded unnatural until I started with a slightly high vowel and slightly lower it towards the end, which shows that the real 二 is a descending diphthong of a very narrow range, perhaps a retroflexed [ɜɹ] or a [ɐɜ]. The number 六 reversed is [uoil:↗] for which the tendency to say [woil:↗] had to be corrected to make it "go". The aspiration in 七 [tɕʻi:˥] has to be given as a very long [ɕ] while the frictional part of 九 [tɕɪou↙] has to be made as short and yet as sharp-sounding as possible. The high-low-medium circumflex tone reverses beautifully into a good thire tone, which is a medium-low-high circumflex tone. For the vowels in 四 [sɿ↘] and 十 [ʂʅ↗], the frictionless [ɿ] and [ʅ] gave more plausible results than [z̩] and [ʐ̩], which fact incidentally justifies the use of two new vowel-letters [ɿ] and [ʅ], as proposed by Bernhard Karlgren.

Another experiment was also made with reversed music. In the matter of pitch, nothing very striking is noticable. The melodies, apart from their rhythm, are mostly quite plausible as musical melodies. As to harmony, the succession of chords also sounds fairly good, at least in the middle of a slow phrase. For, most of the rules of good chord succession, at least in major keys, are reversible, the most important exceptions being that the common successions vi-IV, IV-ii and IV-V, at least in fundamental positions, sound somewhat strange when reversed. But the ends of a phrase do not usually sound very good, especially as it is generally not likely for the first chords of a phrase to reverse into a good cadence.

The most peculiar effect of reversed music, however, is in its rhythm. It gives a syncopated effect all the way through. I have tried singing the same tune first *legatissimo*, then *staccato*, then with carelessly timed endings of notes. While this only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the same tune rendered in different styles, the reversed version gives quite different tunes. Thus, while | ♩ ♩ ♩ | reverses into itself, so far as the rhythm is concerned, the same thing when rendered as | ♩̣ ♩ ♩̣ | (i.e., | ♪𝄾 ♩ ♪𝄾 |) does not reverse into itself, but into the very peculiar rhythm | 𝄾 ♪ ♩ 𝄾 ♪ |. This is true only of uniformly sustained notes such as those of an organ. An experiment with a record of orchestra bells transferred from a gramo-

phone out on the reversing dictaphone had a very peculiar result. While the indefinite endings of the notes of undamped bells have a rather rich effect of blending, the rhythm and melody being well defined by the very strong ictu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note, the reversed record sounded very confused and all the notes seen to some from nowhere and begin since nowhen, which shows how much the total effect in hearing a sound depends on the sounds immediately preceding. Playing and listening to music backwards is like sailing a ship astern: everything of the ship, to be sure, is going exactly backwards, but the wake is now at the bow and not at the stern. Only if one could create a gradually appearing wake in front of the advancing stern can it be said that everything, things [illegible], as well as *of* the ship is reversed.

中 文 摘 要

有一個英文留聲機片末段是機器倒開的時候灌音的。 這段假倒英文放在普通機器裏開起來所發的聲音的時間次序完全是倒的，聽起來非常古怪。 作者曾經細聽這倒英文，用語音符號把他全部的音記下來，並且用音樂符號把語調也記下來。 假如這些音記得十分準，要是把記下來的倒文再倒着讀就應該把原文讀出來。 試驗過後竟大不然。 除了少數幾個字以外，大部分都不成話。 後來又用一個蠟筒蓄音機，設法叫他倒轉，同時把這普通留聲機的倒英文灌到蠟筒上。 灌好了，再叫蓄音機正轉，這樣才把原來的英文全部聽出來。 但蓄音機的聲音不夠清楚，於是再把原來的片子放在普通留聲機上用手指硬推着他倒轉，這樣原來的英文也可以很清楚的聽見了。照這樣聽的英文再用音標跟音樂符號寫下來作為標準，跟第一次的記音比較，結果是：

	寫對的	音總數	準確度
元音	139.5	195	71%
輔音	157.5	261	60%
發音部位	144	261	55%
發音方法	171	261	65%
總　計	297	456	65%

但第一次聽得出的英文字數遠不及65%， 這一半是因為知道單音數跟知道字數本不一定成同樣的比例。 還有一個原因是語音成素當中于了解上最要緊的是輔音發音部

位，其次是輔音發音方法，再次是元音，而事實上這三者聽寫的準確度的次序恰恰相反，所以更不容易懂了。

從音的錯聽上可以看出許多有趣的點來。比方 l 跟 u, 跟 m 跟 mb 等等都是在歷史的音變上有過的。英文的吐氣音跟不吐氣音的分別，這上也聽得出來。比方吐氣的 tʻ,倒過來是先有吐氣而後舌尖再頂起來(跟吹紙煤子似的)，在片子聽起來都聽成了 ʃ, ʂ 那類的音了。還有些沒有音的地方，聽出多餘的音來了。大概正文裏有清楚的短元音起頭的，倒轉過來就容易聽得像有一個入聲韻尾 p, t, k, ʔ 等音煞尾。這是因為很短而又清楚的元音，無論在中國語或外國語不能沒有音尾，所以雖然倒文實在沒有，習慣的影響使耳朵誤聽為有了。這個片子裏有幾個帶音的吐氣[ɦ],如上海匣母字讀音。照平常的寫法是先寫一個輔音再寫一個元音，如[ɦɑ], 但是倒過來聽的還是像[ɦɑ]。並不是一個普通元音[ɑ]加一個中性音[ɦ]。可見這[ɦ]是元音的一種形容性而不是一個元音前的聲母。

用了倒開的臘筒蓄音機，又做了些人工的倒話的試驗。法子是把那一篇倒英文照改正的寫法，依所記的音跟語調讀熟了，收在倒開的蓄音機，然後再正過來開。結果是大部分都好，並且很好，可是有的部分就很怪。因為說倒音的錯誤不是普通說錯話會有的錯誤，因此會有很可笑的聲音出來。例如 tʻu 倒錯了作為 utʻ, 結果是先吐氣，後頂舌而成了一種 u, t。

最後又做了些中國字音倒讀試驗跟倒灌音樂的試驗。用這法子往往可以幫助着對證記音的準不準。比方北平二像是單純元音，但倒過來覺得有點古怪（除調值不論），細聽覺得起頭太開，後來太閉，因此知道正說的二是起頭有點閉，後來有點開的。這個跟試驗直線尺直不直一樣的法子：正畫一條，倒畫一條，要是尺不直，差別就顯得雙倍大了。

倒音樂試驗的結果是在單音調沒有什末特別，在和絃相承的次序上有些古怪的地方，變動最利害的是節奏，因為平常音樂只注重起音點的拍子，對於止音點可以麻呼一點，所以同是一個調，各音的止點不同一點，雖然正聽的時候沒有大分別，倒聽起來，他的節奏就完全不同了。例如 |1023| 是勻拍，倒過來成 |3201| 就變成了跳拍了。

殷 墟 沿 革

董 作 賓

(1) 沿革表

朝代	地名沿革	年分	西元	所屬	備註
商	北蒙				見竹書紀年
	殷	盤庚十四年	約西元前1388(?)	京師	竹書紀年
	殷墟	紂時		畿內	
周	殷墟	春秋時		衞地	
				晉地，東陽	左傳
		戰國時		魏地，寧新中	括地志
				趙地，東陽	戰國策
				商任	春秋地名考
秦	殷墟	始皇二十六年	西元前221	上黨郡，安陽	元和郡縣志
漢	殷墟	高祖時		河內郡，蕩陰	太平寰宇記
魏	殷墟			鄴	河朔訪古記
晉	殷墟			魏郡，安陽	晉書地理志
北魏	殷墟			蕩陰	元和郡縣志
北周	殷墟	大象二年	西元580	鄴	舊唐書地理志

隋	殷墟	開皇十年	590	相州，相縣	
	(安延鄉)	(仁壽三年)	(603)	(相州，相縣)	卜仁墓志
唐	殷墟	武德五年	622	相州總管府，安陽	舊唐書地理志
五代	殷墟			河北道相州，安陽	太平寰宇記
宋	河亶甲城	元佑七年	1092	相州，安陽	自考古圖書成時起 宋史地理志
金	河亶甲城			彰德府，安陽	金史地理志
元	河亶甲城			彰德路，安陽	元史地理志
明	河亶甲城			彰德府，安陽	明史地理志
	(小屯村)	(明萬曆四年)	(1576)		蔡王墓朱書契磚
	(高樓庄)	(明末清初)			傳說
清	河亶甲城			彰德府，安陽	安陽縣志
	(高樓庄)	(乾隆二年)	(1737)		小屯五聖祠碑記
	(崔家小屯)	(嘉慶間)	(1796-1820)		傳說
	(後小屯)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小屯碑記
	(小屯村)	同治十二年	(1873)		重修龍喜寺碑記
	殷墟	宣統二年	(1910)		自殷商貞卜文字考發表時起
民國	殷墟			河北道，安陽縣	
	(小屯村)				

(2) 沿革圖

(3) 沿革攷

甲． 商代的北蒙和殷

1， 北蒙

當商代盤庚以前，相的西北，洹水南岸，有地曰北蒙。 一作北冡，相傳是商帝河亶甲和他的皇后的冢墓所在。

通鑑地理通釋“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卽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 竹書紀年，“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墟)”。 南去鄴四十里。 是舊都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謂北蒙也”。

按史記項羽本紀索隱，殷本紀正義引汲郡古文，北蒙均作北冡。 說文“冡，高墳也”。 爾雅釋詁“冡，大也”。 疏“冡者，封之大者也”。 周禮春官冡人注，“冡，封土爲丘壠，象冡而爲之”。 冡是地之墳起者，所以釋名說“象山頂之高腫起”。 洹水的南岸無高阜，名曰北冡，必有所因。 河朔訪古記謂，“安陽縣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塚一區，世傳河亶甲所葬之所也”。 又云“黃堆塚，在河亶甲城西南，世傳乃河亶甲后之塚也”。 據安陽縣志所載，河亶甲城正是殷墟所在，現今小屯村地方。 相，在今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河亶甲的故城（見元和郡縣志）。 又卜辭常見‘田相’的記載，可知今之殷墟，決非相地。 但是殷墟去相甚近，或爲河亶甲帝后冢墓所在，所以盤庚時代還叫他作“北冡”。後世又誤以爲河亶甲城，也是可能的事。 蒙與冡以形近而訛，孰是孰非，未易判別。 附記於此，以備考訂。

2， 盤庚遷於北蒙曰殷

盤庚的十四年，從奄遷都到北蒙，號曰殷。　十五年營治殷邑。　自此以後，經過了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十個朝代，不再遷都。

今本竹書紀年“盤庚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　十五年營殷邑”。　王靜安先生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盤庚旬，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遷都”。　太平御覽引竹書，於盤庚以後帝王，皆曰“居殷”。　但據今殷墟甲骨文字考之，當在帝乙末年有因都邑漂流而遷居朝歌之舉，說詳下節。　又竹書，文丁三年有“洹水一日三絕”的記載，可見文丁時，都城仍在洹水之濱了。

關於殷地的考定，王靜安先生三代地理小記，說之甚詳。　節引一段於下：“自史記以降，皆以殷爲亳，其誤始於今文尚書序訛字，而太史公仍之。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束晳謂孔子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孔疏謂“亳字磨滅，容或爲宅。　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　段氏古文尚書撰異謂“治之作亂，乃僞古文。束廣微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尚存秘府，所說殆不虛”。按束晳見壁中書之說，雖屬疑問，然“亳殷”二字未見古籍。　商頌言“宅殷土芒芒”，周書召誥言“宅新邑”。　“宅殷”連言，於義爲長。且殷之於亳，截然二地，書疏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在鄴南三十里”。　束晳引漢書項羽傳之洹水南殷虛釋文。　今龜甲獸骨出土，皆在此地，蓋即盤庚以來殷之舊都”。　辨證殷虛，可謂極其精密。

更由甲骨文證之，下而至於帝乙的卜辭，有祭武乙文丁的記載，“乙卯卜卽貞王賓后祖乙，父丁，歲，亡尤”（戩壽堂殷虛文字二葉）。　后祖乙卽武乙，父丁卽文丁，依王靜安先生考定。　又有帝乙祀文丁之辭“丁酉卜貞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尤”（前編，一，十八葉）。文武丁，羅雪堂以爲卽文丁。　上而至於盤庚，武丁，皆有其時的卜辭。　卜辭中有一斷片，文曰：“上缺 太甲，太庚，缺丁，祖乙，祖缺一羊，一牛，南 下缺 後編上，第五葉），王靜安先生以意補之，曰太丁，太甲，太庚，太

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牛一，羊一，南庚，羊甲”。而斷爲“盤庚，小辛，小乙，三帝時之物”。吾人新得骨版，有自上甲至於祖丁十示的祀典。文曰“（求）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牡”（3.2.0063；3.2.0074；3.2.0077；3.2.0120四版拼合而成）。更可定爲盤庚時代的卜辭了。又“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後編上，二十五葉）一辭，王靜安先生以爲“甲爲陽甲，庚則盤庚，辛則小辛，皆武丁之諸父”。以證此卜辭是武丁時代之物。由此許多新證，謂自盤庚，至帝乙，皆都於殷，便不能算是武斷了。

3，帝乙時都城的圮沒

殷地既濱洹水，又近大河，水患當然難免。帝乙的時代，洪水暴發，懷山襄陵，於是都邑完全圮沒，不得不更遷他處。

賓按，帝乙的他遷，遷至何地，古籍均無可考證。但就甲骨時代論，如“命周侯”祀文丁的卜辭，皆帝乙時物，是殷地建都，至遲須至帝乙之世。又就民國十七，十八年殷墟發掘的地下情形，則確爲大水湮沒，冲刷淤積，層次顯然。故敢斷爲帝乙因水患而徙都。

4，受辛時代的殷故墟

受辛都朝歌，時殷地已成廢墟，屬於畿內。

帝乙遷都，爲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否即卜居朝歌？猶不可知。受辛時代，則確已都於朝歌。戰國策稱“紂聚衆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可見朝歌在淇洹二水間，殷故墟，仍屬畿內之地。

乙• 周秦兩漢的殷墟

5, 春秋戰國時的所屬

春秋時，殷墟屬於衞國。 後來又屬於晉國的東陽。 又屬於魏國的甯新中邑。後又屬於趙國。

據安陽縣縣志，地理志沿革表。

6, 秦世殷墟之所屬及項羽章邯之盟

秦幷天下，更甯新中之名爲安陽，屬上黨郡。 殷墟屬於安陽。 二世的三年七月，楚將項羽與秦將章邯，曾在殷墟盟會。 今殷墟西猶有"南霸台"的遺蹟。

括地志"甯新中，七國時魏邑，秦昭王拔甯新中，更名安陽城，卽今相州外城也"。

史記項羽本紀，"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 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 軍吏皆曰"善"。 項羽乃與期於洹水南，殷虛上。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 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 集解引"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 殷墟，故殷都也"。 應劭漢人，漢時，殷墟屬於湯陰。

現在小屯村的西北，去殷墟有二里之遙，有高地，濱於洹河。 故老相傳，此地古名"南霸台"，但不能說出命名的來歷。 又說在數十年前，這地方周圍還有高壘如牆，兩旁若城門，現在已夷爲平地。 按"南"指洹水南岸而言："霸台"，當是霸王之台，疑卽項羽屯兵的營壘。 民間至今稱項羽爲霸王，所以有"南霸台"之名。 洹河地勢險要，歷代爲戰爭之地。 蘇秦說趙肅侯合天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 曹操攻鄴，進軍至洹水。 項羽屯軍洹上，當然是可能的事了。

7, 兩漢時的所屬

漢時，廢安陽。 殷墟屬於河內郡的蕩陰。 後漢末年，屬於冀州的鄴。

據安陽縣志，沿革表。

丙· 魏，晉，北朝的殷墟。

8, 殷墟的所屬。

三國的魏時，殷墟屬於鄴。 晉置安陽，又屬於魏郡的安陽。 北魏時屬於蕩陰，北周時屬於鄴。

據安陽縣志，沿革表。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洹水云："洹水出山東，經殷墟北"。 是經周，秦，漢，魏，北朝以來，殷墟的名猶存在如故。

丁· 隋唐五代的殷墟

9, 隋時殷墟所屬

隋文帝開皇十年，置安陽，又分安陽置相縣均屬相州。 殷墟屬相州相縣的安延鄉。

元和郡縣志"隋開皇十年置安陽縣，屬相州"。 方輿紀要"相城在府西，開皇十年分安陽置相縣，大業初復廢"。

按十八年秋季小屯村北地發掘之卜仁墓，有誌，載仁壽三年稱相州相縣安延鄉，是在分置以後殷墟屬於相縣之證。 又村人於村中得樊夫人墓誌，在大業二年，仍稱相州相縣。 是大業二年猶未廢相縣。 誌詳下節。

10, 唐時的所屬

唐初置相州總管府，領安陽。　武德五年，省相縣入於安陽。　殷墟復屬安陽。

據安陽縣志，地理志。

11. 隋唐時的墓葬

在隋唐時代，殷墟幾成爲叢葬之地，黃沙白草間點綴了不少的壘壘荒塚。

十七，八年，三次的發掘，村中和村北的隋唐墓葬，不下二十餘處。　就中惟卜仁墓葬有誌，其除也可以由殉葬陶器，充備考見時代。　前年村人在村中掘發一墓得磚誌朱書，爲唐天寶三年。　又於樊夫人墓，得一磚誌，墨書，時代爲大業二年。　卜樊兩誌，並附錄於此。

卜仁誌："故處士卜君墓誌銘。　君諱仁，字士信，河東蒲坂人也。　昔漢氏降職乃册命元勳，馭物宰民，則辟徵良相，兼総百萬之衆，周贍黔首，實惟先世者矣。　祖敬，魏奉朝請太尉，從事中郎。　卓爾一志，無愧周舍之風，翼贊三台，詎缺朱雲之氣。　以其鯁亮忠重，岸容悟深，特遷安遠將軍隴西太守。　旣遺廉猜，不飲貪泉。　遐邇慕其英聲，朝廷欽其軌物。　授豳州刺史。　父，齊華山王府諮議參軍，入則詢謀至道，出則驂乘方儕，榮位未高，間望彌遠。　君才鋒俊傑，理義兼深，並侔曹張，齊驅牧馬。　未榮玉食，豈辱布衣。　每尚雨疎，不羨終氏。　西園待士，乍引仲宣，東閣迎賓，時邀元禮。　雷驚閱駭，風操未移，梁木奄摧，俄從物變。　以仁壽三年三月十六日卒於家，時年五十有三。　其月廿四日，權殯於相州相縣西北七里安延鄉，㯳榛之鄉，却背洹水。　嗚呼哀哉！　乃爲銘曰：乃禰乃祖，欽明賓諒，爲惠旣終，義聲俱唱。　天不祕德，経隆仁讓，纓紱相尋，建斯華望。　其德惟豐，其行惟儉，皎潔素心，丹青不染。　誰知吉士，泉門忽掩，壠上親賓，相看眉斂"。　賓按此誌有關於殷墟者二事：一是殷墟屬於安延鄉；二是洹水之名至隋沿而不變。

樊夫人墓銘："口口，口口口人也。　樊侯之裔冑，八將之苗孫，生於名教

，不褸如影。嫡於王氏，同列諸姬。長自閨庭，閑於箍訓。道敷四術，體備九儀，恭姜比其高節，后妃方玆有德。姑嫜論孝，娣姒稱仁，立性淸潔，淳心秉直。遙鍾波蕩，遭亂口域，忽罹桑梓，口口致殞，春秋卄有六。以大業二年，歲次丙寅二月丙戌朔，十七日壬寅，改厝於相州相縣積善之里，崇信之崗；北臨安陽之水，左挾崛邑，右帶高巒。恐陵谷有期，遺美無述，乃爲銘曰：珠生合浦，玉育麗泉。盛德之後，遺美相傳。汝女爲匹，樊夫踰焉。棄斯眩曜，即彼幽泉。嗟乎有志，痛矣剜珍！淸潔約己，節儉居身。母儀可慕，婦禮超倫，何斯長夜？殲彼良人"。

此誌稱洹水爲"安陽之水"，可知安陽河之名，也是甚古的了。

12，五代時殷墟的所屬

五代時安陽屬河北道相州。後梁置彰德軍於安陽，後唐同。後晉改爲彰德軍，後漢，後周並同。殷墟仍屬安陽。

戊、宋，金，元的殷墟

13．殷墟的所屬

宋因五代，殷墟仍屬於相州安陽。金時安陽屬彰德府，元屬彰德路。

據安陽縣志，地理志。

14．河亶甲塚的古銅器出土

宋神宗的元豐二年，夏天大雨，洹水暴漲，把殷墟濱河地方的河亶甲塚衝破。土人從裏面探得古銅器，"質文完好，略不少蝕"，因怕爲官家所知，擊破，賣去，又填塞滅蹟。從此便不再出。

安陽縣志卷十五，古蹟志陵墓，引河朔訪古記云："安陽縣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塚一區，世傳河亶甲所葬之所也。父老云，宋元豐二年夏，霖雨，安陽河漲，水囓塚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銅器，質文完好，略不少蝕。衆恐觸官法，全貨於市，因擊破以鬻之，復塞其塚以滅蹟。自是銅器不復出矣"。

15．宋代殷墟出土的古銅器

宋，汲郡的呂大臨，作攷古圖，成書在元佑（哲宗）七年。他所收錄宋代出土的古銅器，得自亶甲城的有乙鼎，亶甲觚。得自鄴的，有商兄癸彝。得自洹濱亶甲墓的有足跡罍。

考古圖（清乾隆十八年黃晟校刻本）乙鼎注云："河南文潞公"。跋云"右得於鄴郡亶甲城，高五寸八分，深三寸七分，徑五寸二分。容二升。銘二字"（卷一第廿二頁）。商兄癸彝注"潁川韓氏"（持正）跋"右得於鄴。高七寸，腹徑三寸有奇，口徑少差。蓋底皆有銘，銘皆二十有六字"（卷四第五葉）。亶甲觚注"河南王氏"（康功字師文）跋"右得於鄴亶甲城。高八寸四分，深五寸六分，徑四寸四分。容一升，無銘識"（卷五第十二葉）。足跡罍注云："廬江李氏"（髹，伯時）跋"右得於鄴，高九寸八分，深七寸六分。容六升二合。有足跡文一。聞此器在洹水之濱，亶甲墓旁得之"（卷四第四十四葉）。賓按攷古圖屢稱鄴郡亶甲城，蓋指殷墟而言。今安陽縣志地圖河亶甲城正在小屯。即是沿宋人之誤，誤以殷墟與相爲一地。

己．明清以來的殷墟

16，明朝初年大屠殺的傳聞及小屯村的創建

相傳明初胡大海屠殺安陽人以復仇，安陽居民，十死七八。　洪武間由洪洞遷民來，明中葉才有在殷墟附近造屋居住的，是爲小屯村建立的開始。　萬曆四年，已有小屯村之名。

現在的小屯村起源於何時，無可考徵。　據父老相傳，大概創自明朝的中葉。　據王若日朱氏家廟碑記，明朝初年的村名，還沒有小屯村，十八年秋季發掘得有明萬曆四年嘉樹契券，券上始見小屯村之名。

胡大海屠城，傳說不一。　小屯村人就有此說，但是他們的標語却是相同，就是殺了一個"裏七外八"。　據說胡大海小時很窮，曾在安陽討飯，作叫化子。　安陽人多不理他，他恨極了，說："我將來得志，一定殺你們一個'裏七外八'！"　後來他果然帶領大兵來到安陽，大殺一陣，直殺得雞犬不留。這是傳說的同點。　"裏七外八"的解說却不一致，有人說城裏剩七個，城外剩八個，是不殺的人。　有的說城裏殺十分之七，城外殺十分之八。　有人說城裏城外，殺十之二三，存十之七八。　有的說，裏七外八，是說廟宇裏的神像，至於人麼，却一個不留。　我的朋友徐靜軒先生同我說的又是一樣：胡大海是山西人，曾在安陽作乞丐，因爲他像貌生得醜惡，人們看見他，老遠都躲開了，有的看他來了，便把門緊緊的閉着。　他餓極了，也恨極了，揚言於街市，"他日得志，非殺盡你們不可"！　後來輔佐明太祖得天下，帶一支大兵攻打安陽，並且向太祖聲明要報此仇。　太祖許他殺盡一箭之內地方的人，多了不許殺。　胡大海到得安陽向空射了一箭，恰巧射在一隻雁子的身上，那雁子帶箭向西飛去，飛到太行山方才落下。　于是太行山以東和安陽全縣的人民全被殺死。　現在安陽的人，多是從洪洞縣遷來的。　靜軒有家譜，他們的祖先就是洪洞遷來的，現在徐姓已成安陽西鄉的大族。

17，朱氏的先塋

明崇禎十年，宗室中有在殷墟立塋者：曰"朱氏先塋"。　乃朱由榆爲他的祖考鎮國中尉，祖妣姚恭人立的。　現在還有石坊，矗立小屯村北。

今小屯村北有石坊一座，坊西面上方有"鄴川朱氏先塋"字樣，有兩聯：曰"日映佳城龍發遠，月明華表鶴歸遲。 郡守黃建中頓首拜題"。 "夕陽古道飛黃葉，滿谷天風護玉龍。 眷晚生劉鼎爵題"。 東面上方有"崇禎歲次丁丑長至穀旦，皇明誥封鎮國中尉祖考鎬溪公，祖妣姚恭人立。 不肖男常淸，承重孫由檔"。 淸康熙間，猶有人葬於此塋的，現在已無人祭掃了。 小屯村北有朱坤地數十畝，曾於二十年前出過甲骨文字。 王裕口，侯家莊，均有朱姓，皆趙藩後裔。 又聞淸初有改朱姓爲侯姓者，侯家莊侯姓即是。 故朱侯兩姓不通婚姻。

18，明淸兩代殷墟的所屬

明時，復以安陽屬彰德府，淸代因之。 殷墟仍屬於彰德府安陽縣。

據安陽縣志地理志。

19，高樓莊與綮家樓

明末，有綮姓居小屯村，建五層高樓一座，於村西北隅。 高樓莊，卽代小屯村而繼起。 登五層樓上，可以望見村北四十里外的彰河灘。 高樓至淸乾隆初年猶存。

高樓莊的始建，今已無可考。 惟今王裕口明中葉的碑文，在村名裏，還沒有他的名字。 現在的小屯村中有五聖祠一座，祠有碑記，云"鄴郡之西北，離府城六里之遙，淇河村，高樓莊"。 淇河村名無可考，高樓莊，就是現今的小屯。 碑記又載稱"五聖祠，其來久矣"。 既說"久矣"，至少總在百年以前。 或者五聖祠的建造，相當於高樓莊的成立。 又五聖祠所祀的神是：馬王，牛王，五道，土地，財神。 可知此祠之設，當在建村以後。 又據村中老戶如霍，崔，何，諸姓的家乘，可以推知高樓莊的成立，至遲也在明末淸初（三百年前）。

蔡家樓在今小屯村西北，有麥場一座，即是樓的發址。村中老人猶能言蔡家故事，謂兒時聽故老傳說，尚有見此樓者（當在百五十年以前）。樓極高，凡五層。登最高一層，可以見"漳河灘"。俗呼漳河爲漳河灘。據說此樓是因地震而倒塌的。大概在去今百年以前。相傳蔡家極富，一天有湖北蠻子來，說他家宅子有毛病，必須在樓頂上豎一杆子，上點紅燈籠一個，以鎮壓邪氣。蔡家如法泡製，每晚點上紅燈，並厚謝蠻子。誰知不上數年，便家敗人亡。後來才知是上了蠻子的當，他們姓蔡，好像是一棵菜，忽然出了榦兒，開了花兒，豈有不死之理。

20、崔家小屯

約當清嘉慶時，蔡氏衰落，高樓頹廢，村名復改爲崔家小屯。此時崔氏爲本村富戶，而且居住最久，他們的祖先就是明時從洪洞遷來者。

高樓莊的易名：一爲高樓倒塌。二爲蔡氏衰亡。三爲馬家繼起。四爲小屯村名的復現。依此四者推算，當在嘉慶時（嘉慶元年，1796——嘉慶二十五年，1820）。

高樓莊的名，今又被抄紙莊佔有。在去安陽城西北三里，鐵道旁，今有村名高樓莊者，原是抄紙莊，不過竊據高樓莊之名而已。今村中猶有抄紙者數家，却絕未見所謂"高樓"者。崔家小屯之名，不過三五十年。今村人韓家老婦，說崔家盛時，蓋房子甚多，但是"連拆帶蓋，不足三十年"。可知崔家小屯之名，也不會很久了。

21，馬家墳

蔡家死亡，馬家繼起。爲小屯村富戶。故老相傳有"馬吃了蔡"之說。今小屯村北有馬家墳。

馬家墳在小屯村北半里許。墳周有柏林，立碑三，一是馬靖邦之祖考馬兆

麟，祖妣王，張兩氏合葬之墓。 在清同治癸酉（十二年）。 一是馬靖邦之父馬鍾靖，母盧氏之墓。 在光緒丙子（二年）。 一是"吉壙"二字。 馬家立墳，在同治（[illegible]年）。 假家創業者是馬光[illegible]，前祖的[illegible]代，當在道光初年，正值蔡氏興盛之際，所以有"馬吃了蔡"的傳說。

22. 後小屯

崔家從衰落，小屯村名加上"崔家"，冠以"後"字，是爲後小屯。 後小屯的名，見於清道光二十七年[illegible][illegible]。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創碑記，文名"後小屯"。 但據村長張學獻分家單，則道光三年已省稱"小屯"了。 分家單白棉紙書，已破碎不堪。 有騎縫，寫"各執一紙"四字，其後所存蓋字的右半。 錄張氏分家單如下："立遺言人張鴝棟，旺，童，同家結不和，同人說明，今將自己欠伊人賬暮（目），張鴝旺承覽（攬），其牛，驢，農器，傢居（俱），麥苗，黨（當）於欠外之賬，永不許（與）胞弟（弟）張鴝棟，童相干。 下有小屯村村莊基地一段，東邊留路五尺，按三股均分。 南爲頭分（份），后東爲二分，西爲三分。 張鴝旺分爲頭，鴝棟分爲二，鴝童分爲三。 恐后無憑，立遺言存證。 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立遺言人張鴝旺，棟，童各書（十字）同親友王朝坤，張興山，邵贊華，李成德，劉成田，王魁元，石天常（名下各書十字）"。 據這般"遺言"，我們可以知道在道光三年，已經省稱爲小屯村了。 小屯村名，重複的很多，冠以"崔家"和"後"的區別詞，大概別於他處之意。 普通只叫他"小屯"罷了。

23. 張學獻世家

今小屯村的村長張學獻，家於小屯甚早，約在清康熙的初年。 惜家譜毀於兵燹，上世已不可考。 他的高祖張草亭，約生當清乾隆年間，自草亭以下至學獻，凡八

世皆居小屯。

張學獻家有田數十畝，為現今小屯之富戶。 他的高祖張草亭，乃是一武秀才，曾在花園莊王家作教師。 王武安人，清乾隆時為陝西布政使，花園莊就是王氏的花園。 自草亭至學獻已有八世。 世系如下表：

- 張草亭（一世）
  - 弼旺（二世）
    - 桂官（三世）——巢（四世）——連同（五世）
      - 章（六世）
        - 育光（七世）—學文（八世）
        - 章元—學獻
      - 宗
    - 桂亭
  - 弼棟
  - 弼童

24，現代的小屯與甲骨的出土

後小屯復省為"小屯"，在清同治以後。 殷墟自明時已居人，田地漸漸開闢，昔時沙礫邱壠，皆易為田畴。 而三千年埋藏地下的殷商遺物，始有出現的機會。 光緒二十五年，乃有龜甲獸骨文字的出土。 而出甲骨的小屯村，也便彰著于世了。

25，民國以來殷墟的所屬

民國初年設河北道，殷墟屬於河北道，安陽縣。

26，科學的發掘與殷墟的評價

殷墟出土甲骨文字，自清光緒二十五年，至中華民國十七年，已是三十年了。三十年中，甲骨出土凡數萬片。 十七年秋中央研究院派員調查，並籌備科學的

發掘。 十八年春秋兩次工作，除甲骨文字外，發現重要的殷商文化史料甚夥。 從此殷墟聲價驟增，成爲中國考古學的重心。

關於殷墟出土甲骨的經過，別詳甲骨年表。

十九年四月草於北平。

刊誤

殷墟沿革圖，備攷欄第三，「帝乙」誤書爲「武乙」。

甲骨年表

（關於甲骨文字三十年來發現研究的總記）

董作賓

表例：

1. 本表紀年，始自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至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

2. 表中第一欄，首，民國紀元及紀元前。次，甲子。又次，清年代。末，西歷紀元。

3. 表中第二欄，分左右為二。左欄為'本年大事紀'，右欄為'本年出版之論著'。附註，低於正文二格。

4. 表之格式如此：

民國紀元（或紀元前）	甲子	清年號年數	西歷紀元
本年紀事： （正文） （附註）		本年論著： （正文） （附註）	

5. 每年皆有此兩欄，文中格式如上表而省去界線。
6. 無紀事及論著之年，僅列第一欄。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　己亥　清光緒二十五年　西歷紀元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山東濰縣古董商人范維卿，初以安陽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字介紹於世。先是，小屯北地濱洹水的農田，常有甲骨發現，村人李成檢拾之，售於藥店，謂之龍骨，經過數十年。　本年范估才開始收買若干片，獻於端方。

　　相傳安陽小屯殷故墟出土的甲骨

文字，爲王懿榮所發現，但據村人所言，初購求者爲古董商人范維卿。范爲端方搜買古物，往來武安彰德一帶，見甲骨刻有文字，購若干片獻端方，端喜極，每字酬以價銀二兩五錢，范乃竭力購致。村人至今以爲美談。據訪聞，今端方家出售古器物，有甲骨文字，可證村人之言不虛。王懿榮得自北京在次年，爲時較晚。村人李成，終其身，專業售龍骨。今已老死。所謂龍骨，多半爲甲骨文字。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爲細面，"作刀尖藥"，每年趕"春會"出售。整批則售與藥材店，價六文制錢一斤。有字者，因藥店不要，盡刮去之。

劉鶚鐵雲藏龜自序云："龜版己亥歲出土，在河南湯陰縣屬之古牖里城。傳聞土人見地墳起，掘之，得骨片，與泥相黏成團，浸水中，或數日或月餘，始漸離晰，然後置諸盆盎，以水盪滌之，兩三月，文字方得畢現。同時出土有牛脛骨，頗堅緻。龜版一種色黃者稍堅，色白者略用

力即碎”。 啓按劉氏所記出土地，蓋受估人之欺。 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言之甚詳。

民元前十二年 庚子 清光緒二十六年 西元一千九百年

本年，范估又“挾百餘片走京師，王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 後有濰縣趙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王氏，未幾，義和拳亂起，王氏殉難”。(鐵雲藏龜自序)

英人考齡（Couling）及美人查爾凡（F.H. Chalfant）在山東濰縣購得甲骨文字殘片甚多。 獻於英國博物院及蘇格蘭博物院，芝加哥之 Field 博物院。 （見殷虛卜辭自序）

民元前十一年 辛丑 清光緒二十七年 西元一千九百零一年

民元前十年 壬寅 清光緒二十八年 西元一千九百零二年

王懿榮之子王翰甫，出所藏古器物，清夙債，龜版最後出，悉數售與丹徒劉鶚。 定海方藥雨，得范姓所藏三百餘片，亦歸劉氏。 趙執齋更爲劉氏奔走齊，魯，趙，魏之郊，凡一年，前後收得三千餘片。 總計劉氏所

藏，約過五千片。（見鐵雲藏龜自序）

上虞羅振玉，在劉鶚家見龜版的墨本，歎爲"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所不得見"的文字。以謀流傳之責自任。於是盡墨劉氏所藏千餘片，爲編印之。（見殷虛書契前編自序）

賓按羅氏自序又云"越歲辛丑，始於丹徒劉君許見墨本"。則此條似應列於辛丑年。但劉氏藏龜自序則稱壬寅年，乃得龜版於王翰甫觀察，則羅氏始見龜版當在壬寅。劉序事方隔年，較爲可信。羅序作於壬子，去壬寅已十一載，記憶或不免有誤，今改隸於本年，以符事實。

民元前九年　癸卯　清光緒二十九年　西元一千九百零三年

本年，劉鶚以所得甲骨文字，選拓一千零五十八片，爲鐵雲藏龜六册。

八月，羅振玉爲鐵雲藏龜作序文，攷正經史者四事：一曰灼龜與鑽龜，二曰鑽灼之處，三曰卜之日，四曰骨卜之原始。（見原序）

九月劉鶚自序鐵雲藏龜，述龜版出土始末，購求原委。又攷證其繇辭體

劉鶚編印之鐵雲藏龜出版。石印本，全六册。凡二百七十二葉。

例，定爲殷人刀筆文字。（見原序）

十月，仁和吳昌綬作鐵雲藏龜序。

民元前八年　甲辰　清光緒三十年　西元一千九百零四年

十一月，孫詒讓自序契文舉例。謂"不意衰年睹此奇迹，愛翫不已。輒竭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復緟者互相采釋，廼略通其文字"。孫氏精於古金文，對於甲骨文字的研究，在中國爲開創之第一人。

本年冬，小屯村人朱坤，率領工人，大挖掘甲骨文字於村北地洹水南岸。搭席棚，起爐竈，工作甚久。所得甲骨盈數車。村人霍文元，劉金聲等與朱姓爭挖掘之地，械鬥成訟。從此縣官禁止，不許挖掘。

朱坤字厚菴，現居安陽城內。他在北地大挖掘的年代，村人多不能確定，現據下列各證，定爲本年。

1.村長張學獻方十歲。學獻說他在十一歲時，他家買北地，那時朱姓剛已挖過，打過官司。

2.村人何國棟八歲。時在朱家地裏看挖坑，坐土堆上檢小塊字骨，忽坑裏工人擲一骨版，打破

瑞安孫詒讓作契文舉例成。全書凡二卷，石印，二册。上卷：月日第一，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國第七，典例第八。下卷：文字第九，雜例第十。

頭顱，大哭一場，至今頭上留有傷疤。

3.袁世凱在洹上村住。

4.正在修洹河上的洋橋，火車還未通。字姓所得，多賣與祝福齋，因無火車，祝以土車運北京

民元前七年　乙巳　清光緒三十一年　西元一千九百零五年

民元前六年　丙午　清光緒三十二年　西元一千九百零六年

民元前五年　丁未　清光緒三十三年　西元一千九百零七年

本年羅振玉方"備官中朝，曹務清簡，退食之暇，輒披尋墨本，及所藏龜版，於向所不能遽通者，繙審既久，漸能尋繹其義，但猶未及遂記"。（殷虛書契前編自序）孫詒讓之後，於甲骨文字貢獻最大，用力最勤的當推羅氏。

民元前四年　戊申　清光緒三十四年　西元一千九百零八年

民元前三年　己酉　清宣統元年　西元一千九百零九年

本年春，村前張學獻家地因挖掘山藥

日本文學博士林泰輔作清國河南省

溝發現甲骨文字。 村人相約發掘，得"馬蹄兒"及"骨條"甚多。

按此年學獻十五歲，今年三十六，推知當在一九〇九。 這次挖掘，未得地主允許，學獻母大罵村人，因被毆打，頭破血流，經人和解，未成訟，由村人出"保辜"了事。 保辜者，乃是一種文約，請醫包治，百日內死，則毆者負責償命，百日外即不負責了

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獸骨一文，揭載於史學雜誌。 同時言固誰叢亦著有古羑里城出土龜甲之說明一文

民元前二年　庚戌　清宣統二年　西元一千九百一十年

林泰輔以所作甲骨論著郵寄羅振玉，羅氏乃於本年二月著手考證貞卜文字，更以長夏屏絕人事，閉戶兼旬，草成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

五月，羅氏作自序，謂始由估人之來自中州者"詢知發見之地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其地爲武乙之墟"。 又因刻辭中有殷帝王名謚，而定爲"殷室王朝之遺物"。 皆屬創見。

六月，羅氏書成，作後記。

羅氏已蒐求甲骨，視攷釋爲尤急，乃於本年遣廠肆估人祝繼先，秋良臣"大索於洹水之陽，先後所得乃逾二

羅振玉著殷商貞卜文字攷出版。 石印一册。 篇目：考史第一：一，殷之都城；二，殷帝王之名謚。 正名第二：一，籀文即古文；二，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筆畫；三，與金文相發明；四，糾正許書之違失。 卜法第三：一曰貞，二曰契，三曰灼，四曰致墨，五曰兆坼，六曰卜辭，七曰薶藏，八曰骨卜。 餘說第四。

萬版"。（見殷虛書契前編自序，載國學叢刊）

民元前一年 辛亥 清宣統三年 西元一千九百十一年

羅振玉就購得的甲骨文字中，"汰其贋作，得光異者三千餘版"。"意不自歉，復命弟振常（子敬），婦弟范兆昌（恆齋）至洹陽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羅氏乃塞戶擁爐，手加氈墨"擬編印行世。（見前編自序）

前編自序云"宣統改元之二年"，遣肆估搜求甲骨，一歲所得逾萬。"意不自歉"，又命其弟振常與范兆昌同往采掘，則振常等再往，在一年之後，應列辛亥。但又說逾年冬而武昌起義，似又應列庚戌。文人的時間觀念，往往如此含混。

聞小屯村人言，同時搜求購買者，尚有上海估人金采卿，及山東范兆慶，北京祝續齋（即祝繼先）。羅振常時年四十許，貌似日人，村人呼曰'日本羅'。呼祝曰，'祝吃巴'，祝識眞僞，土人不能欺。

本年冬，革命軍起，羅振玉逃赴日本

羅振玉以殷虛書契前編三卷，刊入國學叢刊，有印本。

。盡所藏甲與骨載入行篋。因展轉運輸，及稅吏檢查，損壞者十之五六。（見前編自序

中華民國元年　壬子　西元一千九百十二年

十二月，羅氏作殷虛書契前編自序，述甲骨文字之出土，採掘，購求，傳拓，編印始末甚詳。

羅振玉編印之殷虛書契前編出版。珂羅版精印拓本，全書八卷，四册。所收甲骨凡二千二百二十九版。

民國二年　癸丑　西元一千九百十三年

民國三年　甲寅　西元一千九百十四年

本年春，坎拿大人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乘老白馬遊於洹水南岸，考察殷虛出土甲骨文字情形。自此以後，頻往調查搜求，所獲頗多。明氏自謂"第一次所得之大者，乃全爲僞物"。以後乃知小者之不可忽。故所得以龜甲碎片爲多。（見殷虛卜辭自序）

明氏時爲安陽傳教師，甚注意於甲骨的購求。初得大胛骨，乃新牛骨仿製者，估人欺外人不識眞僞，舉以售之。未久，腐臭不可響邇。然明氏從此悉心致

羅振玉編印之殷虛書契菁華出版。全一卷一册。所收甲骨共六十八版。同時羅氏所著殷虛書契考釋出版。王國維手寫石印本，全書一厚册。篇目：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辭第六，禮制第七，卜法第八。

究，終成鑑別眞僞的能手。

十月，羅振玉復影印精印其所藏最大之甲胛骨，脆弱易損，未經拓墨者，爲殷虛古契菁華一卷。有自序。

十二月，羅氏自序殷虛書契考釋。謂"發憤鍵戶四十餘日，遂成考釋六萬餘言"。又述根據遺文，補苴往籍的"三難"，及可資考訂的"六端"。並謂"予爰始操翰，訖於觀成，或一日而辨數文，或數夕而通半義，譬如冥行長夜，乍覩晨曦，旣得微行，又蹈荊棘；積思若痗，雷霆不聞，操觚在手，寢饋或廢"。頗能寫出作者研究的精神。（見殷虛書契考釋自序）

王國維書殷虛書契考釋竟，爲作跋文，歎爲"三代以後言古文者未嘗有"之書。（考釋跋）

民國四年　乙卯　西元一千九百十五年

春正月，羅振玉輯篋中所藏劉鶚贈與之甲骨文字墨本，爲鐵雲藏龜之餘行世。首有羅氏自序。

三月，羅氏至安陽小屯村，考察殷虛遺址。自記有云："三十日，是日巳刻抵安陽，寓人和昌棧。飯進餐，

羅振玉編輯鐵雲藏龜之餘出版。全一册。收甲骨文字凡四十版。

賃車至小屯。 其地在邑之西北五里，東西北三面洹水環焉。 彰德府志以此爲河亶甲城，近十餘年間，龜甲獸骨，悉出於此。 詢之土人，出甲骨之地約四十餘畝。 因往履其地，則甲骨之無字者田中纍纍皆是，拾得古獸角一，甲骨盈數匊。 其地種麥及棉，鄉人每以刈棉後即事發掘，其穴深者二丈許，掘後即填之，復種植焉。 所出之物，甲骨以外，蜃殼至多，與甲骨等。 往歲所未知也。 古獸角亦至多，其角非今世所有，至一鄉人家，見數十具，角之本，近額處，相距約一二寸許，有環節一，隆起如人指之著指環者然，土人謂是龍角。 得貝一，其材以蜃殼爲之，雕文與古玉蒲璧同，惜已碎矣。 旋以天氣亢燥，思飲，亟歸寓"。 （五十日夢痕錄第廿二葉）

民國五年　丙辰　西元一千九百十六年

春三月，明義士印行殷虛卜辭，作英文自序一篇，謂書中所收甲骨，蓋從五萬件中選出者。本書凡三次易稿，經三年之功乃成。 序文作於上海，時明氏將歸坎拿大。（見殷虛卜辭自

明義士編殷虛卜辭出版。 摹寫石印本一冊。 收甲骨凡二千三百六十九版。

羅振玉編殷虛書契後編出版。 影印拓本，凡二卷，二冊。 所收甲骨一

序）

羅振玉序後編云"今年春遊滬，始知歐人哈同君者，篤嗜我國文字之學，嘗創立學舍以養諸生，名之曰倉頡大學，其趨向可知也。聞余爲此書，請而刊焉，乃以十日之力，竣爲二卷付之，俾與前編共傳當世"云。

四月，羅氏自序殷虛古器物圖錄，有云："頃既成殷虛書契後編，私念言殷虛遺物，雖殘缺斷爛之餘，而可窺見古代良工之制作兼可以見古器之狀，收多識之益。今秘予篋中垂十年，世莫得而見也"。"乃說督工影寫，成書一卷，計古器物五十有五"。"考證所得，爲錄一卷，附於圖後"。殷虛出土物，除甲骨文字外，鮮有注意者。羅氏能將其殷虛遺物，搜求流傳，於考古學上的貢獻不少。

五月，羅氏更編甲骨文中不可識之字，爲待問編行世。首有自序。

千一百零四版。

羅氏編著之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說一卷，影印本，全一册，於四月出版。又所編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卷，石印寫本，全一册，於五月出版。

民國六年　丁巳　西元一千九百十七年

王國維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卷，續考一卷，殷周制度論一卷，共一册。同時出版，收入學術叢書中。

民國七年　戊午　西元一千九百十八年

四月，日本林泰輔來華旅行，親至安陽小屯村，調查殷虛。　購得甲骨二十版以歸。　（見徐嘉瑞日本甲骨之收藏與研究）

睢甯姬佛陀編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出版。　收入藝術叢編。

民國八年　己未　西元一千九百十九年

本年有大批僞刻甲骨文字發現。　估人詭稱新出土者，售於開封市。　通許時經訓購得數百片。

時經訓號志畬，講學汴垣，嘗爲吾人言，此物乃是"竹簡"，故名之曰"商簡"，曾錄論於他所編的河南地志中（本年出版）。　志有云："骨董商人名曰龜版，羅叔蘊先生著殷虛書契考釋定爲龜骨，今化驗之，確係竹簡，與鑛質化合，故光瑩如骨。　羅書以爲骨質，誤矣。　用正今名"。　他又說明竹簡不腐的道理，云"此物因河患埋沒土中，排去竹質之細胞，與土中之硅酸鏻質相吸合，是以逾三千年而不腐"

王國維著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一卷出版，全一册。

。又稱「近年復出土甚夥，商訓近購得數百片，其字奇古，有爲羅書所未載者，蓋晚出者係被壓於下層，自爲一系，與初出土者時代不同，文字自異耳」。賓核時先生有三誤：一是定名之誤，誤以甲骨爲竹簡；二是解說之誤，甲骨並無若何之化學變化；三是鑑別之誤，誤以贗品爲眞。他在地志中所舉之字，都是僞品。所惜時先生已與世長別，不及見新出之眞品，以是正前此之錯誤了。

民國九年　庚申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年

是年，北五省大旱成災，鄉人迫於飢寒，相約挖掘甲骨文字於村北河畔。凡前曾出土甲骨之處，搜尋再四。附近村人亦多參加。

十二月，華石斧爲殷虛類纂作序文。王襄亦有自序。

天津王襄編簠室殷契類纂一書出版。石印本全四册。一，正編依說文次序，載甲骨中可識之字凡八百七十三。二，附編輯錄合文；三，存疑；四，待考。

王國維作隨庵所藏殷虛文字跋一文，刊入觀堂別集補遺。

民國十年　辛酉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一年

本年（日本大正六年）十二月，林泰

日本林泰輔編龜甲獸骨文字出版。

輔自序龜甲獸骨文字，謂此書乃就商周遺文會諸家所藏的實物拓本，編印而成者。

全書二卷二冊。　所收甲骨計權石齋，聽冰閣，繼述堂所藏共一千零二十三片。

瑞安柯昌濟作殷虛書契補釋出版。

自刊本，全書一卷，一冊。

民國十一年　壬戌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達古齋主人霍保祿以所藏甲骨文字，捐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凡四百六十三版。

民國十二年　癸亥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三年

春，小屯村中，張學獻家菜園內，有字骨出現。

時學獻菜園築閘締，何國棟爲幫工，掘土，得大骨版二，皆有文字，何默記其地。　這是民國十五年村中大發掘的伏線。　何國棟言。

夏，王國維爲殷虛文字類編作序文，商承祚亦有自序。

丹徒葉玉森作殷契鉤沈二卷，手寫石印，刊入學衡第二十四期。　別有單行本。

番禺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出版。　貽安堂刻本，全六冊。　前四冊爲正編十四卷，通檢一卷，後二冊爲殷虛書契攷釋一卷，殷虛文字待問篇一卷。

東莞容庚作甲骨文之發現及其攷釋一文，刊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四號。

陸懋德作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一篇，載晨報副刊（十二月份）。

民國十三年　甲子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四年

葉玉森著說契一卷，揅契枝談卷甲一卷，刊於學衡第三十一期。　皆葉氏手寫石印，有單行本。

馬叔平（衡），在協和醫院講演三千年前的龜甲和獸骨。　講演稿載京報副刊第二十號。

民國十四年　乙丑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五年

本年春，葉玉森購得劉鶚家所藏龜版一千三百版，乃選未著錄者二百四十版，拓印成册，名之曰鐵雲藏龜拾遺，並附攷釋。　五月書成，作自序。

村人大發掘於村前大路旁，得甲骨盈數筐，胛骨有長至尺餘者。　多售於上海估人。

丹徒陳邦懷著殷虛書契攷釋小箋一卷出版。

葉玉森編著鐵雲藏龜拾遺出版，影拓本，附攷釋一卷，共一册。

王襄著簠室殷契徵文二卷，攷釋二卷出版，全四册。　石印本。

商承祚著殷虛文字攷一篇，載入國學論叢二卷四期。

民國十五年　丙寅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六年

春三月，村人在張學獻家菜園中大挖掘。　時張方爲匪架去，出款多，村人乘機與商，得甲骨文字以半數歸之，約遂定。　掘得胛骨甚多，多歸明義士。

余永梁作殷虛文字攷一卷，刊入國學論叢一卷一號。

龐山王緒祖著殷虛書契考菁二卷出版，自印本。

賓按此書未見，出版年月亦不詳

聞村人言：此次挖掘，卽在村長張學獻家菜園內，共數十人，分三組，鼎足而掘，各由深處向中間探求，忽空處下陷，埋四工人，急救出，皆死而復蘇，因能工。 霍姓子至今爲駝背。

。 因見於本年出版沔陽黃立猷之金石書目，故附於此。

又王維樸東武王氏商盉堂金石叢話云"洎民國丙辰，避地來津，與僑居日本上虞羅丈，借郵筒商確舊學，乃整理舊藏，購致新出，積萬餘枚，選拓成殷虛書契菁英一書，已經黃毅侯農部錄入金石書目中矣"。 是王氏此書，但選拓，未印行耳。

民國十六年 丁卯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

明義士於本年購得大批甲骨文字。

自民國三年以來，明義士駐彰德傳教，土人呼曰"明牧師"。村人言，十餘年間，明氏得甲骨甚夥，民國六年，明氏出版殷虛卜辭時，已收藏五萬片，然皆破碎者，自後能辨眞僞，購求乃及於大版。 十四年及十五年村中所出，本年亦多爲明氏收買。

徐嘉瑞作日本甲骨之收藏與硏究一文，刊入國學月報二卷一號。

陳邦懷著殷虛拾遺出版。 石印一册。

陸懋德作由甲骨文攷見商代之文化一篇，刊入清華學報四卷二期。

民國十七年 戊辰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八年

本年春，北伐軍作戰安陽，駐兵洹水南岸，小屯村人因廢農作， 四月，

聞宥著殷虛文字孳乳硏究，刊於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三號。 又作甲骨學之

軍事結束，村人乃大挖掘於村前道旁，得甲骨文字甚多，多售與開封估人。

村人因受軍事影響，無以爲生，因與地主相商，得甲骨，以半數與之，乃大挖掘於村前路旁，及麥場前之樹林中，得物盈數筐，多售與上海，開封商人。

八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派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員董作賓，至安陽小屯村，調查近年甲骨出土情形。

十月，中央研究院再派董作賓赴安陽，試掘甲骨文字，並由河南省政府及教育廳派員協助工作。　自十三日起，至三十日止，得甲骨文字七百七十四版，古器物十餘種。

工作詳情，見董作賓作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　載入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中。

十二月，中央研究院復聘李濟博士爲考古組主任，主持安陽發掘事宜。李濟乃偕助理員董光忠邀同董作賓再赴安陽查勘，並籌備來春發掘事宜。

董作賓手寫新獲甲骨文字，並後記稿本爲一册。　付石印。

過去與將來一文，載民鐸九卷五號。

陳邦懷著殷虛書契攷出版，石印一册。　又著殷虛徵一書（見書契自序）未見。

胡光煒著甲骨文例出版。　凡二卷，上卷形式篇，下卷辭例篇。　余永梁手寫石印本。　全書一册，爲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攷古學叢書之一。　薰閣作殷虛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著錄與研究一文，載東方雜誌二十五卷十五號。

民國十八年　己巳　西元一千九百二十九年

三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全體赴安陽發掘殷虛，設辦事處於洹上村。三月七日開工，至五月六日停工，得甲骨有文字者六百八十版，古器物，獸骨，蚌殼，陶片之類甚夥。

五月間，軍事突興，土匪蜂起，考古組工作停止，乃以所掘古物一部分，運至北平整理研究。

本年秋，容庚為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購得徐枋舊藏甲骨一千二百版，以甲為多。

十月七日，考古組再赴安陽開工，二十一日，忽有河南省政府所派何日章聲言拒絕研究院工作，並招工自掘。考古組乃暫停工。十一月十五日復開工，至十二月十二日停工，先後得古器物甚多，甲骨文字凡二千七百四十二版。何日章所派人員，挖掘兩月，亦得甲骨文字及古器物甚多。

十二月，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因安陽發掘糾葛，至汴與河南省政府接洽，商定解決辦法五條以歸。

關於安陽發掘交涉經過，詳傅斯年作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殷墟之經過一文。載集刊第一本第二份，安陽報告第

閩宥作研究甲骨文字的兩條新路一文，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週刊百期紀念號。又譯日本林泰輔所著甲骨地名考一篇，載同週刊第九集，第一〇四，一〇五兩期中。

陳邦懷著殷契辨疑出版，石印，一冊。

李濟主編之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出版。本期論文共九篇，洋裝一厚冊。目錄如下：序，蔡元培；發刊辭，李濟；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董作賓；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李濟；殷商陶器初論，李濟；商代龜卜之推測，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附後記，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余永梁。

馬宗薌作甲骨文字學史一篇，載中央大學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丁山作釋疾，釋𡩋，釋豪三篇，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

二期，另有單行本。

民國十九年　庚午　西元一千九百三十年

三月，河南省政府不顧成約，准許何日章派人再赴安陽小屯挖掘古物，中央研究院安陽考古工作，因復完全停頓。　何所派人，自二月二十日起至三月九日止，又四月十二日起至月終止，凡開工兩次，所得古物，未詳。

傅斯年作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安陽之經過一文，單行本出版（本年二月）。

李濟作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一篇，附入發掘安陽之經過，同出單行本。

董作賓作甲骨文研究之擴大一篇，附入發掘安陽之經過，同出單行本。

關百益編著殷虛器物存真第一集出版。　拓本，附圖考一卷，合一册。

郭沫若著卜辭中之古代社會一文，載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於本年二月出版。　著者別有甲骨文釋四卷，同時脫稿。

劉盼遂作甲骨中殷商廟制徵一文，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聞宥作甲骨文中×文之研究一篇，商承祚作殷虛文字用點之研究一篇，葉玉森作芝加哥博物院殷契攝影記一篇，均載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周刊第十一集，第一二五至一二八期合刊之文字專號（四月出版）。

民國十九年七月一日，初稿寫完於北平北海公園靜心齋。

版權保留

不得翻印

本冊實售捌角

代售人得酌加寄費運費

總批發處　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一號

國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北平北海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代售處　各地商務印書館及其他書店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址　南京成賢街

本所現在所址　北平北海公園內

電報掛號

華文　二九八〇

洋文　Philologie

本院駐滬通信處住址　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一號

上海科學印刷公司代印

ACADEMIA SINICA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Vol. II, Part II

CONTENTS

On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the Rimes "Chih" (Nos. 5, 6, 7). Lin Yutang

On a Manuscript Copy of Chia-I Shih-An Chu Hsi-tsu .. ..

On the Legends of Hiuen-Tsiang's Three Disciples Tschen Yin-koh.. ..

On Some Fragments of the Sung Rubbings of Li-Tai Chung-Ting I-Ch'i Kuan-Shih Hsü Chung-shu .. ..

Notes on Chinese and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the Shishiah (Tongutan) Language Wang Tsing-Ju .. ..

The Phonetic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Berhard Karlgren .. Translated by Wang Tsing-Ju .. ..

Transcribing Reversed English Chao Yuen-ren .. ..

History of the Yin-hsü Site Tung Tso-pin .. ..

A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he Discoveries of the Oracle Bones at Anyang Tung Tso-pin .. ..

Peiping

1930